诗经（史诗）新解

雅与颂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何新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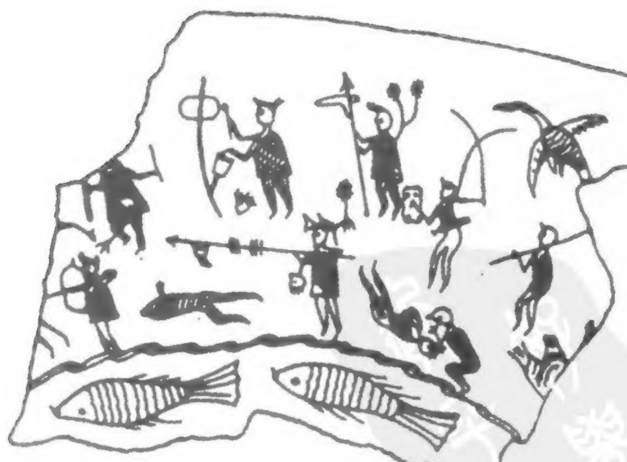
时事出版社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诗经（史诗）新解
——雅与颂

何新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史诗)新解:雅与颂 / 何新著. —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7.1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ISBN 978-7-80232-055-0

Ⅰ. 诗… Ⅱ. 何… Ⅲ. ①诗经 - 注释 ②诗经 - 文学研究 Ⅳ.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4523 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010) 88547595
传　　真:(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本书印张:13　本书字数:230 千字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书总印张:236.5　　全套书总字数:4100 千字
全套定价:680 元(15 册)

我们原是英雄种族的后裔

"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1 面对21世纪的中国，我们有必要抚今思昔，追溯传统。

华夏民族的先史中有一个神话时代。这个时代实际就是华夏民族肇始和文明滥觞的英雄时代。

女娲是敢于蹈火补天的英雄。伏羲、神农、黄帝、炎帝、蚩尤、大禹，或创世纪，或创文明，或拓大荒，或开民智，或奋身为天下先，或舍身为天下法。

鲧与大禹父死子继，以身济世，拯黎民于水火；蚩尤共工九死不悔，虽失败而壮志不屈，天地为之崩陷。

夸父逐日，体现了对于神灵的藐视。而精卫填海，则表现了对于宿命的不驯。

由此观之，中华民族的神话先古时代，实在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慷慨悲壮的时代，奋进刚毅的时代；是献身者的时代，殉道者的时代，创造英雄和产生英雄的时代。

传说中华民族是龙和凤的传人，而龙凤精神，我以为就是健与美的精神。

所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龙飞凤舞，龙腾虎跃，这些灵物就是那些先史男女英灵们的象征化身吧?!

2 然而,“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后人对传说的上古英雄,三皇五帝,其名或能知之,其事则鲜能详之。

近世以来,疑古骂古之风倡行,时髦的是数典忘祖。

许多人因此也忘记了我们中华民族本是一个英雄种族的后裔,忘记了我们这个民族原是出自一种久远的英雄世系。

“中华”得名源于日华,所谓“重华”,所谓“神华”。“汉”之得名源于天汉,《小雅·大东》:“维天有汉。”郑玄云:“天河谓之天汉。”《诗经》:“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晋书·天文志》:“天汉起东方。”《夏小正》:“七月,汉案户。”《埤雅》:“水之在天为汉。”《广志》:“天河曰银汉,又曰银河。亦曰天汉。”由此可知,“中华”得名于重华,即太阳。“大汉”得名于天汉,即银河。[①]太阳与银河,正是华夏民族上古的始祖天文图腾。

明有奇士张燧曾著奇书《千百年眼》。其书序云:“世有千百年眼其人乎?非迷目阿堵(阿堵,即金钱别名),则泥首典籍作蠹虫耳。迷于利者无足论,即迷于书籍者,多从耳根入,偶拾前人舌余,即以为定案……非是千百年胸次,谁能上下剔其隐微,晰其源委?”

面对未来,世途多艰。而多难兴邦!我们今日更需要慎终追远,呼唤一种英雄的精神!“打开窗子吧,让我们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罗曼·罗兰)



---

①天汉本为天河名。传说汉水源自天汉,刘邦封汉中王,取天下后用“汉”为国号。汉武帝用“天汉”为年号,纪为纪年之名,后乃为华夏族名。《淮南子》:“天河者,天神之关也。”《孝经援神契》:“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张衡《灵宪》:“水柱为天汉。”

3华夏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所产生过的一切文明中，最优秀、最智慧、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一种渊源于远古的文明。

5000年来流传有自的系统世序、历法、文献记载，以及近百年来地下出土文物、文献，与这些书面记载的惊人之印证和吻合，使人可以确信，夏商周文明绝不是建立在所谓原始巫教（张光直）或野蛮奴隶制（郭沫若）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当时举世最为先进的天文历法知识、理性宗教哲学和最发达优越的农业及工艺城邦文明基础之上的。

《易经》、《老子》是中国天人学与哲学之源。《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是中国政治学之源。《孙子》、《孙膑兵法》是中国兵学之源。《论语》、《孟子》、《礼记》是中国伦理学之源。三部《礼》经是中国制度设计之源。《素问》是中国医学之源。《诗经》、《楚辞》则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之源。

然而，这些经典古书数千年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际从未真正透彻明晰地被人读通。而读不懂、读不通这些书，就根本没有资格讲论中国文化。

多年来，我不揣愚陋，一直有夙志于全面地重新解读这一系列古代经典。自《诸神的起源》、《龙：神话与真相》、《大易通解》以下，我将陆续出版一系列重新解读诠释华夏上古文明和经典的著作。这一套书是这一努力的又一续篇。

可惜我目前的脑力和目力也许不允许我作完所拟构的全部工作。那么，我拟出版我在1983—1999十几年间的研究札记。这一札记中汇录着我的思考线索和研究脉络，希望以后会有人将我所不能作完的工作给予完成。

何 新

2001年5月22日于沪上雨辰斋养庐

序

《诗经》中有一组歌颂和记述华夏民族先祖英雄史事的史诗。分别收录在“大雅”和“三颂”(周颂、鲁颂、商颂)中。我在本书中对这些诗篇作了新的解读。[①]

本书注文,主要是我读《诗经》时对毛郑马等旧传诂的摘录。所立新说及异说,则或标以“何按”。

这些上古诗篇犹如谜语、隐语。仅以篇题而论,例如“时迈”之读作“世万”,“雨无正”之读作“雨无止”,即雨不止,等等。此皆前人之所未发。

其实,破字而读之法,并非我之所创。在理论上,首创于汉儒。郑玄指出:“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人用其乡音,同音异字,同字异言,于兹遂生矣。”[②]

故唐高僧慧琳(撰著《一切经音义》)曾概述读解上古文字的不二心得云:

“得其音则义通,义通则理圆,理圆则文无滞,文无滞则千经万论如指掌而已矣。朝凡暮圣,岂假终日? 所谓‘不离文字而得解脱。’”

雅者,咏也。颂者,赞也。“颂”乃商周以来太庙明堂国之太祖宗庙,[③]享祀先祖乐舞之大乐及颂诗。颂中有一部分述史之诗,乃为商周瞽史、矇瞍所制作而世传之史颂也。上古宫廷中专有盲人乐师,奏乐而讲颂史诗。这种盲人乐师称作“瞽史”或“矇瞍”。《尚书》称舜父为“瞽瞍”,《书外传》云:“吾非瞽史。”《周礼》有“瞽矇”之职。《大雅·灵台》毛传:“有眸子而无见曰矇,无眸子曰瞍。”孔疏:“矇瞍皆无目之名,其总名则皆谓之瞽。”

《周礼·春官》“瞽矇”注引郑司农曰:“无目眹谓之瞽,有目眹而无见谓之矇,有目

---

①本书是《风·华夏上古情歌》的续篇。

②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

③黄帝时称“明堂”,唐虞时称“五府”,夏后代称“世室”,殷人称“重屋”,西周建祚称“明堂”、“太室”。周公辅政,据说以明堂作为朝会诸侯施布政令之所。

而无眸子谓之瞍。"但在《周礼》中，"瞽矇"二字又是官名。瞽矇即瞽史，瞽史为史官亦为乐官，记诵史诗，讲述先史，并于祭祀时颂先祖之德也。

"瞽史"之略称亦曰"瞽"，《灵台》云："矇瞍奏公(颂)。"《有瞽》曰："有瞽有瞽。"《国语·周语》："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左》襄14年："史为书，瞽为诗，工诵谏。大夫规谏，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

瞽矇又称彭矇，即彭祖，彭祖为上古史官之祖。亦即老彭、老子之先德也。

由此可知，《诗经》所传瞽史之诗，其所由来尚矣。因此，通过重新解读这些上古史诗，可以使我们对中国上古史、特别是夏商周三代的灿烂文明得到一种全新而切近的理解和认识。

何 新

2003年7月25日

记于沪上云水山庄



目 录



(三)宗庙颂

(四)农社颂



商颂

《商颂》原是商王朝的史诗，是商朝的宗社神乐，也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组史诗。商亡后，《商颂》作为周人的战利品被秘藏于周太师。



商 颂

《商颂》原是商王朝的史诗，是商朝的宗社神乐，也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组史诗。商亡后，《商颂》作为周人的战利品被秘藏于周太师。

殷商先祖出于戎狄。《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羌）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卵，简狄取而吞之，孕生契。"

《殷本纪》纪殷族世次谓：

"始祖契（高辛）。契生昭明（太阳）。昭明生相土（后土）。相土生昌若（嫦娥），昌若生曹圉（禺强），曹圉生冥（玄冥），冥生振（王亥），振生微（晦），微生报丁。报丁生报乙，报乙生报丙，报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成汤）。"[①]

殷商本为猎牧民族，不擅农业。殷之先世中心都邑多迁。传说契居商丘，后居蕃，昭明居砥石（碣石），后都商。相土建东都（泰山曲阜）。冥死于河。王亥迁有易，居殷。微伐有易。报丁归商。汤都南亳。仲丁都嚣（敖）。河亶甲居相。祖乙都邢。南庚都奄。盘庚都殷。武丁都蒙亳，武乙徙河北。文丁居殷。帝辛居朝歌。

然而金景芳先生则以为：

"契之故居在蕃。至于昭明迁于砥石，至孙相土始迁于商丘。""契称玄王，玄是北方的意思。玄王即北方之王。""蕃亦作亳。""所谓契封于商，或以为相土所迁乃帝丘，都不足凭信。"[②]

何按：金说甚新。我窃以为，蕃、亳皆北、邶之语转。蕃王即邶王，即玄王。邶即北国，约当后之燕国。[③]

殷商乃宋君之先祖。殷商亡国后礼乐废坏。孔子之四世祖、宋公族公子正考父于周太师处重新发现"商颂"十二章。他将其采辑修订之后，乃以之作为宋之宗社国乐，用以献祀殷商之先祖。

---

①其先祖多以神祇为名号。

②金著《中国奴隶社会史》。

③渤海古称北海，渤亦北之语转。近世河北涞水一带出土大批北子、北伯彝器。

《商颂·那·毛序》说：

"《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

《国语·鲁语下》闵马父说：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

有一种旧说或以为《商颂》作于春秋宋襄公时，《宋世家》"索隐"驳之说：

"《商颂》所存五篇，皆是商家祭祀乐章，非正考父追作。又考父佐戴、武、宣，则在襄公前且百余岁，安得述而美之？斯言谬尔。"

《音义》："商者，契所封之地名。成汤伐桀王天下，遂以为国号。后世有中宗、高宗中兴，时有作诗颂之者。当周宣王之时，宋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归而祭于先。孔子录之时，止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备《三颂》。"

《集传》："契为舜司徒而封于商。及纣无道，为武王所灭，封其庶兄微子启于宋，修其乐以奉商后。商都亳，宋都商丘。"(今按：亳在今河南偃师二里头。)

金德建先生云：

"由于《商颂》是有关商代历史的少数文献之一，又由于歌诗本身体裁的局限，使其记载相对来说比较难以确诂考实，这种材料上的珍贵性与表达上的模糊性的双重特点，既增加了学者探索的兴趣，同时也给学者留下了较多的比附的余地。尤其是《诗经》作为成文年代、所记史事与甲骨金文等古文字材料最相接近的典籍之一，宋代即有学者以金文材料来与《诗经》中的词语相证释，近代，随着甲骨文的发现与古文字、商周史研究的深人，说者更众。以古文字材料与古代典籍互证，是极其必要的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如果比证得法，考据切实，往往有助于很多纷难问题的解决。"

[吴季札记"颂"曰：

"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近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低，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舞蹈(那)

唱起来吧,舞起来吧!
架起我的鼍皮鼓
敲击鼓声锵锵
娱乐我们的列位先祖!
成汤子孙奉享
请降赐我们福祉成功

鼓声滚滚
竹笛悠悠
曲调圆润
配和着玉磬之声
呵,伟大商汤子孙
多么美妙的乐声!

敲击大鼓鸣响钟铎
舞动大龙宛若飞翔
欢迎我们的嘉客
怎能不喜气洋洋!

回想过去往事
先民辛苦开创
经历多少日夜
造就今日事业!
敬请光顾享用
都是成汤子孙所奉献!

那

猗与,那与![1]
置我鞉鼓。[2]
奏鼓简简,[3]
衎我烈祖。[4]
汤孙奏假,[5]
绥我思成。[6]

鞉鼓渊渊,[7]
嘒嘒管声。[8]
既和且平,[9]
依我磬声。[10]
於赫汤孙,[11]
穆穆厥声。

庸鼓有斁,[12]
万舞有奕。[13]
我有嘉客,
亦不夷怿。[14]

自古在昔,[15]
先民有作,[16]
温恭朝夕,
执事有恪。[17]
顾予烝尝,[18]
汤孙之将。[19]

[题解]

这是宋人祭祀殷商先祖成汤的乐歌。

《诗序》:“《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殷商亡国后,礼乐废坏。祀祖之诗断绝。正考父于周太师处找到商颂十二篇,以“那”为首。《笺》:“礼乐废坏者,君怠慢于为政,不修祭祀朝聘、养贤待宾之事,有司忘其礼之仪制,乐师失其声之曲折,由是散亡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时,又无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厉公。”《疏》:“《那》诗者,祀成汤之乐歌也。成汤创业垂统。制礼作乐,及其崩也,后世以时祀之,诗人述其功业,而作此歌也,又总序《商颂》废兴所由,言微子至于戴公之时,其间十有余世。真有君闇政衰,致使礼乐废坏,令《商颂》散亡,至戴公时,其大夫有名曰正考父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此十二篇以《那》为首,是故孔子录诗之时,得其五篇,列之以备三颂也。”

《诗集传》:“契为舜司徒而封于商,传十四世而汤有天下,其后三宗迭兴,及纣无道,为武王所灭,封其庶兄微子启于宋,修其礼乐以奉商后,其地在禹贡徐州泗滨,西及豫州盟猪之野,其后政衰,商之礼乐日以散失,七世至戴公时,大夫正考父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大师,归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编诗时只得五篇)。”这是一篇祭祀汤王的乐歌。

[注释]

①马瑞辰:“按猗那二字叠韵,皆美盛之貌。通作猗傩、阿难。草木之美盛曰猗傩,乐之美盛曰猗那,其义一也。”

何按:猗,即歌。那,即傩,舞也。猗那即歌舞之转语。

②朱熹:“置,陈也。”

何按:置,建也,立也。

笺:“置,读曰植,植鞉鼓者,为楹贯而树之。”植,树立也。

鞉鼓,当作鼍鼓,鞉、鼍音近,相讹。鼍鼓,大鼓,鼍皮鼓。鞉鼓,手持之小鼓,或说即拨浪鼓,又称摇鼓。严粲:“美其设此鞉鼓也。鞉虽小鼓,所以节乐,故首言之。”然而鞉鼓不须“置”。毛传:“鞉鼓,乐之所成也。”

毛传:“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悬鼓。”

③郑玄:“其声和大简简然。”何按:即锵锵,状声之词。

④衎读为刊。衎,康也,娱乐。毛传:"衎,乐也。"

郑玄:"烈祖,汤也。"烈,列也。烈祖,即列祖。

⑤汤孙,成汤子孙。欧阳修《诗本义》:谓主祀之时王,宋人。(宋,舍,同源字。宋商音通)。周庚壶铭:殷王之孙,右币(师)之子,武叔曰庚。张政烺云:右师乃官名,惟宋有之。宋为殷后,庚益宋之公颜仕于齐者,故自称殷王之孙。宋亡国之余,于周为客(何案,西周乃为齐鲁大国之附庸国,公族之子常服执役为齐鲁陪臣大夫)。而怀念其烈祖历久不衰,汤孙之称与商颂、烈祖、殷武同。

汤通唐,堂,商。高唐氏即高汤氏也。即黄帝。

朱熹:"汤孙,主祭之时王也。假与格同,言奏乐以格于祖考也。"

马瑞辰:"按假与格一声之转,故通用。……《尔雅·释诂》:'格,至也。'《释言》:'格,来也。'……凡神人来至曰假,祭者上致于神,亦曰假。"

汤孙,指主祭者。因宋为汤后,故主祭之宗君称为孙。假借为嘏,告也。奏假,犹言祷告。《鲁》:"假"一作"嘏"。

⑥陈奂:"绥,安。成,平也。……安享我太平之福也。思,语词。"绥,读为坠,赐降也。思,斯也。

绥,读为遗,赐予。思,语词。据郑玄所笺,此诗或为太甲祭其祖成汤之诗。《笺》:"汤也,汤孙,太甲也。假,升。绥,安也。以金奏堂下诸县(谓所悬之乐),其声和大简简然,以乐我有功烈之祖成汤,汤孙太甲,又奏升堂之乐弦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谓神明来格也。"

⑦渊渊,犹鼓声隆隆。严粲:"王氏曰:渊渊,深也。深以言其闻之远。"

⑧嘒嘒,萧管之声相和。严粲:"朱氏曰:'嘒嘒,清亮也。'王氏曰:'细也。'"

⑨马瑞辰:"按《周语》单穆公曰:声应相保曰和,细大不踰曰平。"

⑩依,猗也。《笺》:"磬,玉磬也。堂下诸县与诸管声皆和平,不相夺伦。又与玉磬之声相依,亦谓和平也。"郑玄:"磬,玉磬也。"

吕祖谦:"横渠张氏曰:玉磬,声之最和平者,养心。"

⑪於,乌,叹词。赫,显赫。严粲:"欧阳氏曰:於赫汤孙者,谓於赫汤之孙也……叹美此赫赫成汤之孙,其作乐祭祀之时,其声穆穆然美。"

穆穆,和美貌。声,名也。

⑫毛传:"大钟曰庸。斁,斁然盛也。"

庸,镛,大鼓。斁,读铎,钟铎。《鲁》"庸"作"镛"。

⑬朱熹:"奕奕然有次序也。"陈奂:"万舞,舞名,合文舞与武舞。奕,舞态从容貌。"

何按:奕,翼也。

⑭嘉客,指来助祭的诸侯,并非二王之后,因主祭者可为太甲,则无所谓"二王"之后。《笺》:"我客之来助祭者,亦不说怿乎,言说怿也。"

郑玄:"亦不说怿乎?言说怿也。"戴震:"按亦不,犹云不亦。古语然耳。"毛传:"夷,说也。"不,语词,无义。夷怿,喜悦。

⑮严粲:"钱氏曰:自古,谓古已后。在昔,谓今已前也。"

⑯严粲:"先民,犹言前人也。作,承上文,谓作乐也。言声乐之盛,非今日始作之,乃古昔之时前人所作也。"

先民,指古之圣贤。有作,有所成就。

⑰毛传:"恪,敬也。"

旧说:"执事,从事于祭祀的人。谓其人恭敬有礼。恪,恪守其制。"迂曲不通。何按:执,作,造也。恪,通落,成也。

⑱陈奂:"烝尝,时祭也。"何按:顾,过也。予,给予。请先祖及客人享用。

⑲朱熹:"将,奉也。言汤其尚顾我烝尝哉。此汤孙之所奉者,致其丁宁之意,庶几其顾之也。"何按:旧说不确。将,匠也,工也,制作。

祭祀列位先祖(烈祖)

赞叹啊！伟大的先祖
为我们缔造了传统
传递无穷——
直到你们所有的人
敬献上清酒
激励我们追思往日成就
这里有美味的羹肴
请肃穆，请安静！

让我们默默地祝祷
时辰已到请肃静
祈赐我们年寿久长
祈赐老人长寿无疆！

宝车交错而来
鸾铃响个不停
降临吧，快来享用
我受命敬奉你们！

祈请上天降下安康
降下无数丰收的米粮

请降临吧，请来享用
赐予我们无限幸福！
请光顾吧，请品尝
这是成汤的子孙所奉享！

烈 祖

嗟嗟！烈祖[1]
有秩斯祜[2]
申锡无疆[3]
及尔斯所[4]
既载清酤[5]
赉我思成[6]
亦有和羹[7]
既戒既平[8]

鬷假无言[9]
时靡有争[10]
绥我眉寿[11]
黄耇无疆[12]

约軧错衡[13]
八鸾鸧鸧[14]
以假以享[15]
我受命溥将[16]

自天降康[17]
丰年穰穰[18]

来假来飨[19]
降福无疆
顾予烝尝[20]
汤孙之将[21]

[题解]

这是商族祭祖之歌。

《诗序》:"《烈祖》,祀中宗也。"《笺》:"中宗,殷王大戊,汤之玄孙也。有桑榖之异,惧而修德。殷道复兴,故表显之,号为中宗。"《疏》:"《烈祖》诗者,祀中宗之乐歌也。谓中宗既崩之后,子孙祀之,诗人述中宗之德,陈其祭时之事,而作此歌焉。"

异说认为这是祭中宗的乐歌。

中宗,即太戊(从《史记》),汤王玄孙,修德补阙,以伊陟(伊尹子)为相,以巫咸治王家,治国有绩,诸侯归之,殷复兴,史称之为中宗。

[注释]

①嗟嗟,叹美之词。烈祖,烈,伟也。有功德的祖先。一说,指成汤。朱熹:"烈祖,汤也。"

②秩,旧说:积也。(《说文》)秩,继也,承继。改也,迭也,积叠。祜,古也,故也,传统。旧说:吉也,福也。郑玄:"祜,福也。"

③何按:申,受也。旧说皆不确。毛传:"申,重。"陈奂:"申训重。重下也。"申授,锡,赐也。授赐,传承。

④何按:及,即给(古音及)。尔,你们,指从祭的宗族子孙们。斯,此。所,总也。朱熹:"尔,主祭之君,盖自歌者指之也。斯所,犹言此处也。"

⑤何楷:"载谓载之于尊。"毛传:"酤,酒。"何按:字亦作沽。清酤,即清酒。

⑥毛传:"赉,赐也。"

马瑞辰:"按赉从《传》训赐为是。思为语词。成,犹备也。赉我思成,犹云赐我福也。"

何按:旧说不确。赉,励也,激励。思,追想。成,成就。

⑦《郑笺》云:"和羹者,五味调,腥熟得节,食之于人,性安和。喻诸侯有和顺之德也。"《说命》下云:"若作和羹,尔惟盐梅!"

羹,小篆从羔从美。《左传·昭公二十年》:"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梅,以烹鱼肉,燀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

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

⑧何按:既,即,请。戒,肃穆。

平,一说伻也,莅临。《书·立政》:"乃伻我有夏。"《洛诰》:"伻来,来视予卜休恒吉。"马瑞辰:"然以诗承和羹言,戒当训备。《方言》:'戒,备也。'……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此诗所云平也。"戒,至。《传疏》:"言神灵之来至也。平,和平也。既戒既平,犹云神之听之,终和且平也。"一说平者,静也。

⑨《齐》:"鬷"作"奏"。假,皆也。鬷(读总)假,犹言奏假,祝告。无言,默不作声以祷告。

⑩争借为静。

⑪绥,赐。眉寿,长寿。眉,茫也,宏大。陈奂:"绥,安也。眉寿黄耇皆寿征,言安我以无疆之福寿也。"

⑫黄耇(读苟),皇考。老人白发转黄,皆寿者之征。

⑬严粲:"其轻皮缠约其軧,又有文错之衡,其八鸾之声鸧鸧然和。以此格神,以此献神。"约軧错衡,见《小雅·南有嘉鱼之什·采芑》。

⑭鸾,铃,一马二铃,四马八铃,故谓八鸾。鸧鸧,铃声。

⑮假,至。享,谓主祭人致祭。

⑯马瑞辰:"按《楚辞》王注:'将,长也。'此诗将字,王尚书训长是也。盖言我受天之命溥且长,犹《公刘》篇:'既溥既长,'以溥长对举也。"溥,博。将,长,大。

⑰郑玄:"天于是下平安之福使年丰。"康,幸福。

⑱朱熹:"穰穰,多也。"穰穰,谷多貌。

⑲陈奂:"来假来享,犹云以假以享也。"何按:假,降。

严粲:"以格神,而神来格。以享神,而神来飨。降以无穷之福也。"来假来飨,谓先祖之灵前来享祭。

⑳顾,临。烝、尝,皆祭名。

㉑将,敬也,奉献。古意将酒,今言敬酒。

玄 鸟

上天命令神鸟
嫁予简狄而降生商族
开拓了殷国土地辽阔无边

天帝命令威武的汤
征伐拥有大地四方
号令诸侯
统治九州

商朝的先王们
承受天命勤勉不懈
直到武丁的子子孙孙

我们是武丁的子孙
勇武之王战无不胜
龙旗十面之下的勇士
永远承受着吉祥

拥有国土千里
人民自由来往
疆域直达四海
四海都来献敬

来敬者一批又一批
像彩云围绕银河

玄 鸟

天命玄鸟，[1]
降而生商，[2]
宅殷土芒芒。[3]

古帝命武汤，[4]
正域彼四方。[5]
方命厥后，[6]
奄有九有。[7]

商之先后，
受命不殆，[8]
在武丁孙子。[9]

武丁孙子，
武王靡不胜。[10]
龙旂十乘，[11]
大糦是承。[12]

邦畿千里，[13]
维民所止。[14]
肇域彼四海，[15]
四海来假。[16]

来假祁祁，[17]
景员维河。[18]

殷商承受天命长久　　般受命咸宜，[19]
永远享有一切福禄！　　百禄是何。[20]

[题解]

旧说谓祭祀殷高宗武丁的乐歌，诗中叙述始祖契之诞生，成汤之国盛，以及武丁的中兴。实际是殷商宗族的祭歌。

鲁语："商人禘舜（有虞先祖）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契乃商族高祖，亦为华夏民族始祖之一。契即嚣，嚣古音通哭，即喾，喾通夔，夔即俊。夔、俊音转，犹如鬼/九古音通。（《史记·商本纪》鬼侯又称九侯）又，周之始祖曰弃，为农神，疑亦即契之语转。

《诗序》："《玄鸟》，祀高宗也。"《笺》："祀当为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孙之孙也。有雊之异。又惧而修德，殷道复兴，故亦表显之，号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庙，歌是诗焉。"《疏》："《玄鸟》诗者，祀高宗之乐歌也。谓高宗崩，三年丧毕，始为祫祭于契之庙，诗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以高宗上能兴汤之功，下能垂法后世。故经远本玄鸟生契，帝命成汤，言高宗能兴其功业，又述武丁孙子，无不胜服，四海来至，百禄所归，言高宗之功泽流后世，因祫祭而美其事，故序言祫以总之。"

陈炜湛先生云：

令人十分惊讶的是，试将现在《商颂》中显系后人添加的词语删去，将双音词易为同义的单音词，再除去不见于甲骨文及同期金文之虚词、形容词、副词，居然基本上仍能成诗，而其句式大致可易为三言句。试以《玄鸟》为例，经过删除、改易后的形式大致如下：

玄鸟

帝命鸟，降生商，宅殷土，土亡（芒）亡。帝命唐（汤），正四方，命其后，有九州。商先后，受有命，命不危，武丁孙。武丁孙，亡（无）不成。龙□十，大喜（□）承。邦千百，肇四方，四方来，各祈祈。员惟河，般受命，其咸宜，百禄何。

这里有几点需加说明：1.商人认为上帝主宰一切，故常有帝令（命）雨、帝降堇（或谓馑）、帝它我年之类的占卜，而不称"天"。甲骨文天训颠，又与大同义，与周人所谓至高无上之天无关。故商称帝命，后人改称天命。2.商代方国至多，而不见邦畿之概

念,亦不见“里”字,故姑易“邦畿千里”为“邦千百”,言其时臣服之方国众多也。3.甲骨文有四方,分别称东、南、西、北,或曰东方、南方、西方、北方,而无四海之称。故易诗“四海”一语为“四方”。

这样的三言诗,用甲骨文及同期金文可以写出,并无困难。因此,我推测《商颂》的原始记录(与其歌唱形式当然不同)不是四言诗而是三言诗。其四言诗形式是后世添加虚词、副词、迭单词等的结果。如此说成立,则中国诗歌的原始阶段固在商代,其文字记录形式实为三言句或以三言句为主。

旁证是商代铜器宰甫簋的铭文。该铭文首四句即皆三字为句:“王来兽(狩),自豆(麓),在受师(次),王卿(饷)酉(酒)。”此可证商代有三字韵文,商人作三言诗以颂其先祖是可能的。

[注释]

①玄鸟,旧说为燕,我意商族之神鸟乃鸵鸟,青鸟(详参何著《谈龙说凤》,时事出版社 2005 年出版)。

玄鸟,因燕子色黑,故亦曰玄鸟。玄鸟又即玄乌,即玄武、玄冥。

②郑玄:“降,下也。天使玄鸟下而生商者,谓玄鸟遗卵,娀氏之女简狄吞之而生契。”

降当读为嫁。商,旧说为商契。不确,指商族。《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戎氏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列女传》:“契母简狄,有戎氏之长女也。当尧(契)之时,与姊妹浴于言丘之水。有鸟衔卵过而坠之,色甚好,简狄得而含之,误而吞之,遂生契焉。……尧使为司徒,封于。……至殷汤兴,为天子。”

简狄,有氏之美女。狄即戎。易、夷、狄、戎(戎古音近允),四字古音义相通。故简狄或说有易(狄)之女,又或曰“戎女”也。有戎氏之女。《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契父或说为喾,或曰契即喾。

商,指契(读蝎),商族的始祖。传说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与之祈于郊禖,浴于河。吞燕卵而生契,尧亳时为司徒,封于商,即今河南商丘,显商的始祖。(辛、契同源字。辛/楔音通。辛字形象楔木。)

③宅,读为拓,开拓。 郑玄:“自契至汤八迁,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国日以广大芒芒然。”朱熹:“宅,居也。”宅,定居。《笺》:“自契至汤八迁,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

国日以广大茫茫然，汤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殷土指商地。

毛传："芒芒，大貌。"

④古帝，高帝。命，名。(1)古帝，即后语之高帝。古，始也。(2)古帝，天帝。武汤，武王，威武的汤。汤逐夏桀，据有中原。周语："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契下传十四代到汤。"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孔氏正义)"禹兴于西羌，汤始居亳。"(殷本纪)汤，卜辞金文作唐。即高祖唐。马瑞辰："古，始也。万物莫始于天，故天可称古。古帝，犹言昊天上帝。"

郑玄："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汤。"武汤，谓汤有威武之德，商颂称他为武王。《鲁》作"殷社芒芒"。

⑤于省吾："正当读为礼司勋：惟加田无国正。《释文》正本亦作征。……《传》训域为有，是也……正域彼四方，应读作征有彼四方。……肇域彼四海，域亦应读为有，言始有彼四海也。"正，读为征，征伐。域，有，占有。谓汤长有天下之邦域，因而据有天下。

⑥方命，布命。马瑞辰："方，犹旁也。旁之言溥也遍也。"

厥后，即诸后。后，君也。此指诸侯。

郑玄："方命其君，谓遍告诸侯也。"

⑦郑玄："故覆有九州，为之王也。"奄，尽也。有，拥有。奄有，掩有，席卷而有。

毛传："九有，九州也。"何按：九有，九域，九州也。《韩诗》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韩说》曰："九域，九州也。"

⑧殆，懈也。

⑨《笺》："后，君也。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的孙子，言高宗兴汤之功，法度明也。"

陈奂："在武丁孙子，犹云在孙子武丁，倒句以就韵耳。……案篇中曰武汤、曰后、曰先后、曰武王，皆谓汤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言商汤受天命，无有懈怠，以传至武丁孙子也。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言武丁为汤之孙子，于武汤王天下之业，亦无不保任之也。"

武丁，即高宗，盘庚弟小乙之子，商朝第二十二代王。得傅说为相，伐逐鬼方，中兴殷商。用兵征伐各地，加强了统治，在位五十九年，号为中兴之主。

⑩"武丁孙子"，犹《那》与《烈祖》之言汤孙也。孙，古义通系，世系。靡，无也。靡

不胜,战无不胜。

⑪十乘,谓十辆插着龙旗的车子。龙旗十乘,相似于后世之八旗(契丹、鲜卑、女真)。殷商军制为十进制,故分为十旗。

⑫郑玄:“糦,黍稷也。……奉承黍稷而进之者。”

糦,同饎,酒食,用以祭祀。承,贡献奉祀。《韩》:“糦”作“喜”。《说》曰:“大喜,大祭也。”何按:糦,喜也。

⑬毛传:“畿,疆也。”畿,疆,境,皆通。邦畿即国境。言王畿之疆界已扩及千里。

⑭止,之,往。维,任。郑玄:“止,犹居也。”

⑮朱熹:“肇,开也。”肇,始。域,有。王肃云:“殷道衰,四夷来侵,至高宗,然后始复以四海之境也。”

⑯假,至也。四海来假,谓四海诸侯来朝。

⑰郑玄:“假,至也。祁祁,众多也。”祁祁,即济济,人才济济。又作萋萋,芳草萋萋,皆众多貌。

⑱景,明亮。员,云。景云,彩云。河,银河。毛传:“景,大。员,均。”毛说不确。

⑲咸宜,享有。陈奂:“咸宜,言皆合义也。古宜、义通用。”

⑳百,多也。禄,禄命,福禄。何,通荷,蒙受。是荷,承荷。毛传:“何,任也。”陈奂:“何,俗所荷。”

永远效法先祖

（长发）

雄俊明哲我大商
永久奉享吉祥气象！

当年洪水茫茫
禹伯降临夏朝
建立大国多么强盛
幅员广大久长

那时有娀刚刚降生
上帝令她的儿子建立大商
那英武的玄王——
治理小国使它强大
管理大国使它更强
遵守礼制而不违越
顺应形势图谋发展

相土大王轰轰烈烈
征服海外开拓边疆
从不违背上帝之命
一直传到后裔成汤

成汤降临扶摇
聪明尊严日日上升

长发[1]

濬哲惟商，[2]
长发其祥。[3]

洪水芒芒，[4]
禹敷下土方，[5]
外大国是疆，[6]
幅陨既长。[7]

有娀方将，[8]
帝立子生商。[9]
玄王桓拨——[10]
受小国是达，
受大国是达。[11]
率履不越，[12]
遂视既发。[13]

相土烈烈，[14]
海外有截。[15]
帝命不违，[16]
至于汤齐。[17]

汤降不迟，[18]
圣敬日跻，[19]

言教殷殷传播四方	昭假迟迟。[20]
于是上帝降旨	上帝是祗，[21]
上帝命令他拥有九州	帝命式于九围。[22]
接受了小城和大城	受小球大球，[23]
为大夏诸国制定旗旒	为下国缀旒，[24]
承受上天的福祉	何天之休。[25]
不嫉妒也不骄傲	不竞不絿，[26]
不强硬也不柔弱	不刚不柔，[27]
施政宽松和气	敷政优优，[28]
全部政令畅通	百禄是遒。[29]
统领小国和大国	受小共大共，[30]
为大夏诸国制定表率	为下国骏厖。[31]
承受上天的恩宠	何天之龙。[32]
不可震惊不可撼动	不震不动，[33]
不畏艰难不显怯懦	不戁不竦，[34]
显示出其武勇	敷奏其勇，
一切政令得到统一	百禄是总。[35]
汤武之车飘扬大旗	武王载旆，[36]
壮士们手持大钺	有虔秉钺。[37]
如同火焰之猛烈	如火烈烈，
天下谁敢阻遏我！	则莫我敢曷。[38]
那一个根上长出三枝恶苗	苞有三蘖，[39]

不能让它生长壮大!	莫遂莫达,[10]
九州呵都已入界	九有有截。[11]
韦顾先被伐灭	韦顾既伐,[12]
再征服昆吾和夏桀	昆吾夏桀。[13]
到了商朝中叶	莫在中叶,[14]
振兴先祖之业	有震且业。[15]
不愧为上天之子	允也天子,[16]
有人才济济的卿士	降予卿士。[17]
仰仗那位阿衡	实维阿衡,[18]
在左右辅弼商王!	实左右商王。[19]

[题解]

这是一首祭祀商的远祖的诗,包括契、相、成汤等。周语:“言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殷商王朝及商族的历史始于言王。

《诗序》:“《长发》,大褅,郊祭天也。《祀记》曰:‘王者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谓也。”《疏》:“《长发》诗者,大褅之乐歌也。褅者,祭天之名,谓殷王高宗之时。以正岁之正月,祭其所感之帝于南郊,诗人因其祭也,而作此诗焉。”《诗集传》:“言汤世之有哲之君,其受命之祥,发见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国为中国之竟,而幅员广大之时,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盖契于是时始为舜司徒,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实基于此。”

[注释]

①发,读为法。长法,即永远作为法则。

②马瑞辰:濬,与浚通。何按:浚当俊之假借。俊,雄俊。哲,智也。惟,我也。“俊哲我商。”

③郑玄:“长,犹久也。……久发见其祯祥矣。”

发,法也,礼法也。《管子·任法》:“君臣上下贵贱皆发(废)焉。”丁士涵注:“发乃

法之误。"《大戴礼》:"盛德齐王法",注:"五德谓仁义礼智信。"《周礼·水牢》注:"法,谓礼法也。"何按:法,保持,持有。祥,象,气象。发乃法字误。金文废皆以法为之。盂鼎"勿以法朕命",即勿废朕命。废、法古今字通。

④毛传:"洪,大也。"

陈奂:"芒芒,犹汤汤也。"何按:芒芒,即茫茫。

⑤郑玄:"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诸夏,广大其竟界之时。"何按:禹敷,禹伯。下,降临。土方,胡厚宣说即吐藩。禹出西羌。异本作"禹敷下土四方。"

下土,即夏土。并见《小旻》:"敷于下土。"《云汉》:"耗斁下土。"《闷宫》:"奄有下土。"《天问》:"地方九则。"大地四方,省词称方。下土方,即夏土四方。

土方,王玉哲、胡厚宣皆认为即卜辞所见之"土方"。何按:土方即后世(隋唐)之西戎吐蕃。土方后又分化,一为西羌,一为藏羌,一为土族。强人、强盗一语,似亦源于羌人。但此言下土,非言土方也。

⑥孔颖达:"王肃云:外,诸夏大国也。京师为内,诸夏为外。"

何按:不确。外,位也,立也。建立。疆,强盛。

外,古音通位。位,一假于王,又假于立,皆通。外大国即立大国或王大国也。读疆,强也。

⑦幅陨,即幅员,方圆。既,久也。

⑧毛传:"有娀,契母也。将,大也。契生商也。"

有娀即戎族。殷商母系血统中有戎狄成份。郑笺:"禹敷下土之时,有娀之国亦始广大,有女简狄吞乙卵而生契,尧封之于商。"《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

陈奂:"将训大,谓长大也。契母有娀氏女简狄,长大配高辛氏,生子契。佐禹有功,尧立国于商,仍其始对旧号,故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也。"旧说谬!何按:将,降,降生。

马瑞辰:"此诗帝立子生商,亦立有娀之女子为妃而生契。因契受封于商,遂以生契为生商耳。"

⑨帝,上帝。立,择也。

⑩毛传:"玄王,契也。""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国语·周语》)殷商王朝及商族的历史始于玄王。

王先谦:"《韩》拨作发。曰:发,明也。……《释文》引《韩》诗文,盖以桓、发二字平列。训桓为武,训发为明,言玄王有英明之姿。"

桓,有也,古音通。

⑪朱熹:"达,通也。受小国大国,无所不达,言其无所不宜也。"何按:朱说不通。达,大也。

⑫严粲:"王氏曰:循行无所踰也。钱氏曰:不越于道。"何按:履,礼也。率,奉循。率,守也。越,逾也。

⑬陈奂:"发,行也。言巡视述职,已行其教也。"何按:遂,顺。视,势也。发,大也。

⑭毛传:"相土,契孙也。烈烈,威也。"

⑮郑玄:"截,整齐也。……四海之外率服,截尔整齐。"何按:截,界也。

⑯马瑞辰:"按帝命不违,即不违帝命之倒文。"

⑰汤齐,马瑞辰:"诗总括相土以下诸君,谓商先君之不违天命,至汤皆齐一。"

⑱何按:"不迟"二字古无达诂。马瑞辰云迟读如夷,是。不迟,不夷,即扶余也。扶余,东北夷也。商族兴起于东北夷。

⑲跻,毛传:"升也。"

⑳何按:昭假,诏教。朱熹:"迟迟,久也。……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息。为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使为法于九州。"

马瑞辰:"昭假与奏假,义近而殊。盖言其精诚之上达曰奏假,言其精诚之显达曰昭假。戴氏震曰:精诚表见曰昭,贯通所至曰假。是也。"

㉑上帝是祗,何按:祗读为致。陈奂:"祗,敬也。上帝是祗,言敬是上帝也。"

毛传:"九围,九州也。"

孔颖达:"盖以九分天下,各为九处规围然,故谓之九围也。"

㉒陈奂:"式,法也。帝命式于九围,言上帝命汤王天下,为九州所观法。"

㉓何按:球,城也。

㉔毛传:"缀,表。旒,章也。"

戴震:"缀者,悬缀于高,民所瞻望之谓。旒亦重饰,章美以示仪者也。言为下国仰而取法。"

㉕朱熹:"何,荷。"郑玄:"休,美也……担负天下之美誉,为众所归向。"何按:休,喜也。

㉖马瑞辰:"按竞即争竞之义……絿对竞言,从《广雅》训求,为是。争竞者多骄,求人者多谄。竞求二义,相对成文。"何按:竞,嫉,絿,骄也。

㉗刚,硬。柔,软。

㉘陈奂:"敷与布通。"何按:敷,辟也,开辟。

毛传:"优优,和也。"即悠悠,宽大。朱熹:"优优,宽裕之意。"

㉙百,多也。禄,令也。遒,顺也。

㉚小共大共,小典大典。共,国也。

王引之:"球、共,皆法也。球读为捄,共读为拱。《广雅》:拱、捄,法也。此承上文帝命式于九围言之,言受小事之法、大事之法于上帝,故能为下国缀旒,为下国骏厖,所谓式于九围也。然则小球大球,小共大共,谓所受法制有小大之差耳。"

㉛戴震:"骏厖,言恃之以为安也。上章言政,此章言勇。"

马瑞辰:"按如《传》、《笺》训为大、厚,言为下国大厚,似为不词。且与前章缀旒,语不相类。窃考《荀子·荣辱篇》引作骏蒙,大戴将军文子篇引作恂蒙。骏与恂,厖与蒙,古并声近通用。《大学》恂栗,郑注:恂读为骏。《诗》狐裘蒙戎,《左传》作厖戎,是其证也。此诗当以恂蒙为正。恂读为徇,《吕氏春秋·忠廉篇》,高注:徇,犹卫也。是徇有庇卫之义。蒙,《说文》:'幪,盖衣也。'《广雅·释诂》:'蒙,覆也。'为下国恂蒙,犹云:为下国庇覆耳。"

何按:骏厖,异文作厖戎、蒙戎,即光荣。

㉜郑玄:"龙当作宠。宠,荣名之谓。"

㉝陈奂《毛诗后笺》:"吴江潘受生云:'不震不动,不戁不竦二句,当在敷奏其勇之上,与上章一律。'"

㉞"奂案:《家语·弟子行篇》引《诗》不戁不竦,敷奏其勇。是王肃本不误,此亦一证。《大戴礼》卫将军、文子篇引同。"毛传:"戁,恐也。竦,惧也。"

㉟敷奏,布奏。禄,职官薪奉。禄通福,多禄即多福。

㊱陈奂:"《殷本纪》:于是汤曰吾甚武,号曰武王,是武王为汤也。"

王引之:"《荀子·议兵篇》、《韩诗外传》引《诗》并作武王载发。引之谨案:发,正字也。旆,皆借字也。发谓起师伐桀也。《豳风·七月》,《笺》曰:载之言则也。武王载发,武王则发也。"

㊲马瑞辰:"按《说文》:虔,虎行貌。读若矜。徐锴曰:虎之行竞竞然有威。则虔之本义,原取勇猛……有虔,正形容强武之貌……《字林》:钺,王斧也。故王者亲征,多

秉钺。”

㊳朱熹:“曷、遏通。”

㊴朱熹:“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则夏桀。蘖则韦也、顾也、昆吾也。皆桀之党也。”

㊵马瑞辰:“《方言》:‘达,芒也。’遂与达,皆草木生长之称。莫遂莫达,以喻三国不能复兴。”

㊶朱熹:“而天下截然归商矣。”何按:朱说不确。九有,九州(九国)。有截,有界。有边界。

㊷王应麟:“《通典》,滑州韦成县,古豕韦国。《郡县志》,顾城在濮州范县东二十八里(《寰宇记》在县东南),夏之顾国……《郑语》昆吾为夏伯……韦氏注……其后夏衰,昆吾为夏伯,迁于旧许。《传》曰,高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寰宇记》:禹自安邑都晋阳,桀徙安邑。”韦在今河南省滑县东南,顾在今山东省鄄城东北,昆吾在今河南省许昌市东面。夏桀都城在今山西省夏县之北。

㊸昆吾,国名。如韦、顾一样,被商汤所灭,其地在今许昌东。

㊹中叶,商汤中期。马瑞辰:“按《传》以叶为世之假借。……下文允也天子,指汤。承上言之,则中叶宜指汤胙。盖自殷有天下言,则汤为开创之君。自元王立国言,则汤为中叶矣。”

㊺马瑞辰:“按以中叶指汤言,震,亦可从《笺》训威。……《尔释·释诂》:业,大也。有震且业,即言其有威且大耳。”震,振,大也。且,祖也。且业,即祖业。又,震即王亥(王国维)。

㊻允,勇也。又,允,真也。

㊼降,降生也。郑玄:“信也天命而子之,下予之卿士,谓生贤佐也。”卿士,此指伊尹。伊尹,伊名,尹是官名,帮助商汤攻灭夏桀。汤死后,又辅佐其后世外丙,中壬,直至太甲,有大功于国。

㊽毛传:“阿衡,伊尹也。”阿衡,即伊尹。阿衡为官名,为执政的大官。阿,借为掎,持也。衡,平衡。

马瑞辰:“段玉裁曰:伊与阿,尹与衡,皆双声,即一语之转……阿衡,盖师保之官。特设是官,以宠异之。后以声转,而为伊尹。”

㊾实,侍也,事也。

威武的殷商(殷武)

伟大啊！威武的殷商武王
奋起征伐荆楚之国
深入险峻之处
摧毁荆楚人的军旅
占领敌人根据地
这是商汤子孙的事业

你们那野蛮荆楚
居住在国家的南方
想当初在商汤的时代
那些氐、羌之族
谁敢不来奉献
谁敢不来朝拜
尊我商王为君上！

天命多变呵！
大商建城邦在大禹之地
四方按岁时来拜谒
上天不降灾祸
农事不曾荒懈！

上天明亮地观照下方
下方之民不可不敬重
不偷懒不放荡

殷 武

挞彼殷武，[1]
奋伐荆楚。[2]
深入其阻，[3]
裒荆之旅。[4]
有截其所，[5]
汤孙之绪。[6]

维女荆楚，[7]
居国南乡。[8]
昔有成汤，[9]
自彼氐羌，[10]
莫敢不来献，
莫敢不来王，[11]
曰商是常。[12]

天命多辟，[13]
设都于禹之绩。[14]
岁事来辟，[15]
勿予祸适，[16]
稼穑匪解。[17]

天命降监，[18]
下民有严。[19]
不僭不滥，[20]

不敢怠慢荒废	不敢怠遑。[22]
管教下属城邦	命于下国，[23]
封邦建土永继洪福！	封建厥福。[24]
商城呵庞大威严	商邑翼翼，[25]
作为四方各国的中央	四方之极。[26]
有赫赫的声名	赫赫厥声，[27]
有耀耀的光明	濯濯厥灵。[28]
长寿而安宁	寿考且宁，[29]
庇佑我们后人	以保我后生。[30]
登上那景山	陟彼景山，[31]
松柏茂密	松柏丸丸。[32]
斩断然后搬运	是断是迁，[33]
削斫然后截取	方斫是虔。[34]
做成松木椽子	松桷有梴，[35]
立起高大的梁厦	旅楹有闲，[36]
建成神社长保平安！	寝成孔安。[37]

［题解］

《诗序》："《殷武》祀高宗也。"所说高宗即武丁。《疏》："《殷武》诗者，祀高宗之乐歌也。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宫室不修，荆楚背叛。高宗有德，中兴殷道，伐荆楚，修宫室。既崩之后，子孙美之，诗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诗也。"认为这是一首祭祀高宗（武丁）的乐歌。

但丁山认为，武丁不能称高宗。高宗即高祖。"所见于卜辞者，有高祖夔，高祖王亥，高祖上甲，高祖乙等。只限于大乙以前的先帝。大丁以后的先王，决没有称高祖的。武丁自然不能例外。"

朱熹《诗集传》:"旧说,以此为祀高宗之乐,盖自盘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挞然用武以伐其国,入其险阻,以致其众,尽平其地,使截然齐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盖谓此欤!"

一说,这是歌颂宋国伐楚的诗歌。因宋为殷后。魏源说,"春秋僖四年(公元前655年),宋公伐楚,此诗与《鲁颂》'荆舒是惩',同时、同事、同词,诗乃宋襄公作颂,以美其父。"王先谦亦以魏说为是。但宋国已是三国之后,不可能有诗中的威仪,其说不可从。

[注释]

①毛传:"挞,疾意也。"马瑞辰:"按挞,盖勇武之貌。"何按:挞,大也。"《尔雅·释诂》:'挞,壮也。'《广雅·释诂》:'壮,健也。'疾与壮健义近。《传》训疾者,亦壮武之意。"

朱熹:"殷武,殷王之武也。"何按:武系武丁也。

②赵翼《诗辨说》:"愚按《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至重黎,为高辛火正,谓之祝融,其后有陆终,生六子,其长曰昆吾。……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今考殷之所伐荆楚,即昆吾是也。前诗言韦顾既伐,昆吾夏桀,盖可证矣。"何按:昆吾,即鲧禹,乃夏祖也。其族有后裔称昆吾,为楚人先祖。"荆楚"一名,原非楚人自称,而是贬抑之称也。

③马瑞辰:"按《毛诗》作罙者,即《说文》罙之省。《传》、《笺》义虽异字则同。罙与弥通。《广雅·释诂》:'弥,深也。'此正与毛《传》训罙为深同义。"

阻,险阻。土不平曰阻。

④郑玄:"俘虏其士众。"

陈奂:"裒即俘字……旅,众也。"何按:旅,族,卒也。旅,商周军制有旅,亦为军官职名。

⑤截,音从戈,克也,攻占曰克。所,居处也。何楷:"曹氏云:王师所在,截然无敢犯之者。"

⑥汤孙,朱子云:谓高宗。……言此非好大喜功,乃为汤孙者事业当然。必如此而后无愧于为汤之孙也。"绪,通续,序,业绩。

⑦维,有。女,汝。

⑧南乡,南方。乡,向也。毛传:“乡,所也。”

⑨何按:成汤,商传说之古王,北方之王,又称玄王。古读京易,疑即禺京,禺强。

⑩自,此。陈奂《毛诗后笺》:“羌在古雍州西北,氐在雍州西南。”

郑玄:“氐、羌,夷狄国在西方者也。享,献也。世见曰王。维女楚国,近在荆州之域,居中国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汤之时,乃氐、羌远夷之国,来献来见,曰商王是吾常长也。”

⑪王,望也,拜望。郑玄:世见曰王。

⑫马瑞辰:“常、长,声相近。《广雅·释诂》:‘长,常也。’此诗是常,犹云是长耳。”何按:常,尚,上,君上。常、尚古字通。尚,上也。

⑬毛传:“辟,君。”何按:其说谬,不通。辟,此当读作变也。

⑭何按:绩,即址也。马瑞辰:“按《说文》:迹,步处也。或作蹟。古经传多假蹟为绩……此诗又假绩为迹。九州皆经禹治,因称禹迹……正谓设都于禹所治之也。”

⑮岁事,即岁时。郑玄:“来辟,犹来王也……以岁时来朝觐于我殷王者。”

何按,郑说不确。辟,宾也。

⑯王引之:“予,犹施也。祸读为过。《广雅》:‘谪、过,责也。’谪与适通。勿予过谪,言不施谴责也。”何按,适,事也。

⑰郑玄:“责以劝民稼穑,非可解倦。”

⑱命,何按:通名,明。降,向下。郑玄:“降,下。”监,看也。朱熹:“监,视也。”

⑲陈奂:“严读为俨。《尔雅》:‘俨,敬也。’《荀子·儒效篇》:‘严严乎其能敬己也。’杨倞注:严或作俨。”

⑳僭,宋也,偷闲。滥,过度曰滥。马瑞辰:“按《说文》:僭,拟也。僭之本义为以下拟上,引申之为过差。”

㉑怠,惰也,懒惰。朱熹:“遑,暇。”何按:朱说谬。遑,荒也,废也。

㉒马瑞辰:“按命,谓教令也。谓施其教令于下国也。”

㉓封建,封土建邦。郑玄:“大立其福。”

㉔陈奂:“《传》谓商邑,犹周之京师……李贤《后汉书》注,引《韩》诗文云:翼翼然盛也。左思《魏都赋》翼翼京室。翼翼,亦盛大之义。”

㉕“极,中。中,土中也。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言成汤都亳,宅四方之中,以箸声灵之盛大也。”(陈奂)

㉖何按:赫赫,即轰轰。孔颖达:“赫赫乎显盛者,其出政教之美声也。濯濯乎光明者,其见尊敬如神灵也。故商王得寿考且又安宁。”

㉗濯,耀。灵,光芒。闪电古名曰灵。

㉘寿,申也,长也。考,老也。

㉙后生,后人。朱熹:“我后生,谓后嗣子孙也。”

㉚景山,殷商宗社之山,也在今商丘。王国维说:“案《左氏》传:‘商汤有景亳之名。《水经注·济水》篇:‘黄沟枝流,北迳已氏县故城西,又北迳景山东。’此山离汤所都之北亳不远,商邱、蒙、亳以北惟有此山,《商颂》所咏当即是矣。”

㉛毛传:“丸丸,易直也。”马瑞辰:“段玉裁曰:易直,谓滑易而调直。”

何按:丸古音通茂。丸丸,今语即郁郁,茂密也。

㉜陈奂:“迁训徙。是断是迁,言断景山松柏、迁徙以供材用。”

㉝马瑞辰:“斫与虔二字平列。方,犹是也。或言方,或言是,互文以见参错。虔当读如虔刘之虔。《方言》:‘虔,杀也。’《广雅》虔、伐、刘并训杀。是虔,犹伐也、刘也。……是断是迁。是斩伐木于在山之时。方斫是虔,是削伐木于作室之际。”

㉞孔颖达:“以松为屋之榱桷,有梴而和。”毛传:“梴,长貌。”

㉟俞樾:“旅当读为梠。《说文·木部》:‘梠,楣也。’楣与楹相接,故与梠楹并言。松桷有梴,梠楹有闲。桷言松,而梠、楹不言其木者,盖即蒙松字为文。桷也、梠也、楹也,皆以松为之也。……《皇矣》篇:以按徂旅。《孟子·梁惠王》篇作以遏徂莒。旅之为梠,犹旅之为莒也。《释名·释宫室》曰:梠,旅也。是梠、旅声近义通矣。”

何按:俞说不确。旅,立也。楹,梁木也。闲,通夏,即夏,高大。

㊱毛传:“寝,路寝也。”

陈奂:“孔,甚也。言路寝既成而甚安也。”

何按:寝,社宫,神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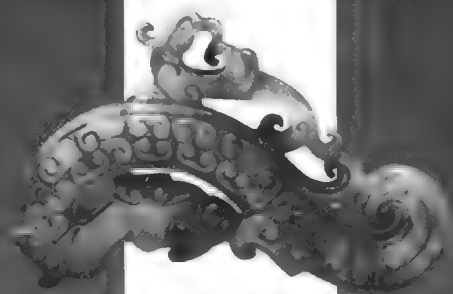
周颂

（一）史　颂

（二）先祖颂

（三）宗庙颂

（四）农社颂



周 颂

周族的发祥地和早期活动的地方在洛水、汾水流域,即夏人之故地。[①]周的礼乐文化乃是华夏文化真正的原型。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周之史诗,在《诗经》中存于“周颂”、“大雅”中。

杜预《世族谱》:

“周,黄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后,封于邰。及夏衰,稷子不窋窜于西戎。至十二代孙太王,避狄迁岐,至孙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有天下。自武王至平凡十三世。自平王至威烈王,又十八世。自威烈王至赧王,又五世。”

《史记》张守节《索隐》:“因太王居周原,国号曰周。”

《地理志》:“右扶风美阳县岐山西北中水乡,周太王所邑。”

《括地志》:“故周城一名美(明)阳城。”

高亨说:

《周颂》为周王朝祭祀时演奏的诗歌,计三十一首。其中,《思文》歌颂周王朝远祖后稷。《清庙》、《维天之命》、《维清》、《天作》、《我将》、《雝(?)》、《赉》等歌颂文王。有《武》、《桓》歌颂武王。《昊天有成命》、《噫嘻》等歌颂成王。《执竞》歌颂武王、成王、康王的,描绘诸侯及夏、殷之后助祭情况的,有《烈文》、《振鹭》、《有瞽》、《载见》、《有客》等。祭祀山川的,有《时迈》、《般》等。赞武功的,有《酌》。报丰年的,有《丰年》、《载芟》、《良耜》等。祭鱼的,为《潜》。祭牛羊的,为《丝衣》。他如《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从抒情语气结合历史事实来看,当为成王居丧,即政遭管、蔡、霍之难而作。

这些诗篇,我们从它祭祖先、祭山川的口气看来,当为武王伐纣以后,建国初期的作品;而更多的是成王时期所作。

下迄年限,有所谓“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执竞》)祭祀提及康王,又当为昭王时或昭王以后所作。我们知道《周颂》中,无歌颂昭王、穆王的诗,有人以为昭穆武功

①详见王玉哲《中华远古史》。

不振，所以不歌颂他们。不过《周颂》中也没有歌颂宣王的诗，但在《大雅》、《小雅》里则有。

这样，从西周武王克商起，迄幽王为犬戎杀于骊山，据《通鉴》记载为352年。

《周颂》的产生时期，当为武王伐纣后300年间之作品，绝大多数诗篇应是周初武王、成王时所作，即公元前1098年以后迄公元前1027年间七、八十年中的作品，实为《诗经》中最早的作品（如果以"商颂"是作于宋人的话）。

《颂》诗在祭祀时演奏，表现舞容、舞姿、步伐，是有动作的。在《礼记·乐记》里孔子描述过关于《大武》诗歌的舞容、舞姿、步伐。吴季札论"周颂"之"大武"曰："美哉，周公德也其若此乎！"

我在这里，从《周颂》及《大雅》中，选择最具史诗性和具历史价值的诗作，分为四组，即：(1)周史颂，(2)先祖颂，(3)宗庙颂，(4)农社颂。

史颂

生民

最初创生我周民的
是大母神姜嫄
万民如何诞生?
是她焚燎祭天
希望降生子嗣

她踩了上帝留下的脚印
是那样虔诚
于是她在那里住下栖息
于是怀里胎儿震动、收缩
于是降生
于是发育
这就有了后稷!

当她怀胎满了十月
生下一个像羊的胞子
胞衣不开也不裂
无灾也无害
显示出赫赫的灵异
打扰了上帝的安宁

由于不安而求禳解
结果使胎中降生了孩子
把他丢到狭窄的小路上

生民

厥初生民,[1]
是维姜嫄。
生民如何?
克禋克祀,[2]
以弗无子。[3]

履帝武敏歆,[4]
攸介攸止,[5]
载震载夙,[6]
载生载育,
时维后稷。[7]

诞弥厥月,[8]
先生如达。[9]
不坼不副,
无菑无害。[10]
以赫厥灵,[11]
上帝不宁。

不康禋祀,
居然生子。
诞置之隘巷,[12]

牛羊来经过都给他喂乳　　牛羊腓字之。[13]
又把他丢进树林里　　诞置之平林，
伐木人却救起了他　　会伐平林。[14]

把他丢在寒冰上　　诞置之寒冰。
鸟儿用翅膀覆护他　　鸟覆翼之。[15]
鸟儿飞去了　　鸟乃去矣，
后稷哭呱呱　　后稷呱矣。[16]

于是成长于是壮大　　实覃实吁，
他的叫声震动道路　　厥声载路。[17]
他本应该爬行　　诞实匍匐，[18]
却已能行走能站立　　克岐克嶷，[19]
能够自已去觅食　　以就口食。[20]

于是他播种了大豆　　蓺之荏菽，[21]
豆荚又大又肥　　荏菽旆旆，[22]
他种的谷穗沉甸甸　　禾役穟穟。[23]
麻麦繁又密　　麻麦幪幪，[24]
大瓜小瓜果实连连　　瓜瓞唪唪。[25]

那后稷种起庄稼　　诞后稷之穑，[26]
真是有好办法　　有相之道，[27]
除掉那杂草　　茀厥丰草，[28]
种植黄黄的米谷　　种之黄茂。[29]
平整土地播下种　　实方实苞，[30]
颗颗种子发了芽，　　实种实褎，
发出芽儿秀了穗　　实发实秀，
果粒饱满又漂亮　　实坚实好，

收割谷穗沉甸甸　　实颖实栗，
送回有邰的家室　　即有邰家室。[31]

上天降下好谷物　　诞降嘉谷，[32]
有秬子有秠子　　维秬维秠，[33]
有穈子有芑子　　维穈维芑。
遍地种上秬与秠　　恒之秬秠。[34]

于是收获于田亩　　是获是亩，[35]
遍地到处是穈芑　　恒之穈芑，
又是抱又是背　　是任是负，
拿回家去作献祭　　以归肇祀。[36]

祭祀时是怎样？　　诞我祀如何，
有的舂米有的舀米　　或舂或揄，[37]
有的簸糠有的搓秕　　或簸或蹂。[38]

淘起米来声音淅沥　　释之叟叟，[39]
蒸起米来飘浮香气　　烝之浮浮。[40]
于是占卜祭神　　载谋载惟，[41]
取来香草涂上羊脂　　取萧祭脂，[42]
牵来公羊剥去皮　　取羝以軷。[43]
又是烤又是烧　　载燔载烈，[44]
祈求年年得丰收　　以兴嗣岁。[45]
把祭品盛入木豆　　卬盛于豆，
把木豆高高供奉　　于豆于登。[46]
让香气开始上升　　其香始升，
让上帝闻到高兴　　上帝居歆。[47]

香气弥漫之时	胡臭亶时，
后稷开始祭祀	后稷肇祀，[1]
一切都做得完美	庶无罪悔，[2]
一直流传到今世	以迄于今。

[题解]

《生民》，是记述周族开创的史诗。周人始祖是一位女性，名姜嫄。她的孩子名叫弃，即后稷。

《诗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疏》："作《生民》诗者，言尊祖也。序又言尊祖之意，以后稷生于姜嫄而来，其文王受命，武王除乱，以定天下之功。其兆本起由于后稷，及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礼，以王功起于后稷，故推举以配天。"

《毛传》："天生后稷，异之于人，欲以显其灵也。帝不顺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异之于天下。"

郑玄《诗笺》则认为姜嫄之所以履上帝脚印而怀孕，生下了后稷，是"天异之"。

姜嫄，《史记》作姜原。姜，即羌，羌族男子称羌，女子称姜。姜从女，与母系氏族有关。

周人所追溯的始祖是女性的姜嫄。姜嫄，姜姓，时知母不知父，是谓母系社会。周之始祖，姜姓也。周人起源于姜姓之母系。

姜嫄之子是弃，死而为农神吞之，称后稷。弃是男性。

《周本纪》："舜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姬即邰之转语，以地名为氏名，其世系由从母之母系，转为从父之父系族社。

姬姓族以姜姓族为其母族。姜与姬累世通婚，世代为婚族。故齐思和以为："姬姜为同一民族的两支族。"

《春秋元命苞》云：姜嫄是在扶桑游閟宫，履大人迹而生后稷的。古人对姜嫄履大人迹一事有种种不同的揣测和说法。《论衡·吉验篇》中说："后稷之时，履大人迹，或言衣帝喾衣，坐息帝喾之处有妊。"

闻一多则认为履迹是一种复杂的祭祀的仪式，疑即一种象征的舞蹈。许慎《五经异义》："诗齐鲁韩、春秋公羊说，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古文家《左传》、《毛诗》认为

圣人皆有父，不同意无父而生的说法，今文家《三家诗》、《公羊传》、以至东汉许慎等则赞成圣人无父而生，即感天而生的说法。

[注释]

①郑玄："厥，其。初，始。时，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

朱熹："姜嫄，炎帝后，姜姓，有邰氏女。名嫄，为高辛之世妃。"

②郑玄："克，能也。"陈奂："禋，敬。……《维清》传：禋，祀也。散文则禋亦祀，对文则禋为敬。"

方玉润："祀者，祭之通名。诗第言克禋克祀者，谓能精意以养祖耳。"

③王先谦："三家弗作祓。"

郑玄："弗之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于郊坛，以祓除其无子之疾，而得其福也。"

④王先谦："《鲁》说曰：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

朱熹："履，践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歆，动也。犹惊异也。"

《笺》："祀郊禖之时，时则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感己者也，于是遂有身，而肃戒不复御，后则生子而养长，名之曰弃，舜臣尧而举之是为后稷。"

马瑞辰："又按歆之言忻，即《史记》所云：心忻然欲践之也。诗先言履帝武敏，后言歆者，倒文耳。"

方玉润："拇、迹，大指处。"

⑤马瑞辰："按介之言界，谓别居也。止即处也……故《笺》以为左右所止居。"

⑥马瑞辰："按《尔雅》：'娠、震，动也。'郭注：'娠，犹震也。'《说文》：'娠，女妊身动也。'《春秋》传曰：后缗方娠。今《左传》作震。震即娠之声近假借。载震，即《周本纪》所云：身动如孕者，是也。"

朱熹："夙，肃也。生子者，及月辰居侧室也。"

⑦后稷，名弃。又名柱，又名杜、社。

《左》昭29年："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鲁语："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谷也，周弃继之，故

祀以为稷。"

稷神有二,炎黄时曰"柱",周以后曰"弃。"柱即社,稷即弃。合称社稷之神。后柱乃专为社神也。

⑧诞,天也。天降,天生也。自然所产,后稷采集发现培育。

吴其昌:"诞,当也。"朱熹:"诞,发语辞。弥,终也。"

胡承珙:"盖诞本训大,即以为语辞,亦必言其事大而后为此语。"

陈启源:"凡言诞者八,诞皆训大,叹美之词也。"

何按:诞,当也。弥,满也。厥,其也,期也。厥月即期月,指女性怀胎九——十个月。

⑨朱熹:"先生,首生也。"《传》:"达,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先生,首生其子。

郑玄:"达,羊子也……生如达之生,言易也。"

魏源:"《初学记》、《艺文类聚》皆引《说文》曰:羍,羊子也……达,七月生羍也。……然则先生如达,盖谓稷妊七月而生。"

马瑞辰:"惟虞东学诗云:人之初生,皆裂胎而出,骤失所依,故堕地即啼。惟羊连胞而下,其产独易,故诗以如达为比,又常熟陶太常元淳曰:凡婴在母腹中,皆有皮以裹之,俗所谓胞衣也。生时其衣先破,儿体手足少舒,故生之难。惟羊子之生,胞仍完具,堕地而后,母为破之,故其生易。后稷生时,盖藏于胞中,形体未露,有如羊子之生者,故言如达。今按前二说是也。下言不坼不副,盖谓其胞衣之不坼裂也。无菑无害,亦当指后稷言。"

⑩吴闿生:"菑、灾古今字。"

⑪陈奂:"赫训显。以显其灵句,承上启下……康,乐也。"

朱熹:"上帝岂不宁乎?岂不康我之禋祀乎?"

⑫魏源:"胞无坼副之形,儿无灾苦之啼。古人未知后世剪胞之法,故见其浑沌包裹,形如卵然,则以为小产未成形而弃之。居然生子者,古人谓卵为子……居然,惊遽词。惊其胎生如卵,是以先弃诸隘巷,再弃诸平林,皆不知其中有婴儿也。迨伐林之人,弃诸寒冰,乃有大鸟翼覆移时,如伏卵然,稷得鸟伏气,乃破胞而出,如鸟出壳,呱呱喤喤,其家始闻而收之,故至是始言实覃实吁,厥声载路。以明前此未尝也。"

⑬腓,庇护。字,乳也,滋育。马瑞辰:"何氏《古义》读同庇,谓隐蔽之也。庇亦庇隐之意。《说文》:'字,乳也。'字、育、乳,三字同义。"

⑭朱熹:"会,值也。值人伐木而收之。"

⑮朱熹:“覆,盖。翼,籍也。以一翼覆之,一翼籍之也。”

⑯朱熹:“呱,啼声也。”

⑰朱熹:覃,长。吁,大也。

马瑞辰:“状其声之长且大也……实者,寔之假借,当从定本作实之言是。”王夫之:“路之训大……覃,长。吁,大。而后云载大者,自言厥声。以足上文不嫌复也。”

⑱匍匐,即仆伏,即爬行。朱熹:“匍匐,手足并行也。岐、嶷,峻茂之貌。”

⑲马瑞辰:“岐当读如跂。……岐当即跂之假借。嶷当读仡立之仡。……疑、仡二字双声,故通用。克岐,谓能跂立。克嶷,则能正立矣。”岐,智,嶷,意。《说文》:“嶷小儿有知也。”

⑳就,求也。吴闿生:“就,成也。口食,口之所食。言其幼时便好种植之事。”

㉑郑玄:“蓺,树也。”

㉒毛传:“荏菽,戎菽也。”王先谦:“《韩》荏作戎。”郑玄:“戎菽,大豆也。”

陈奂:“旆旆从朮声。旆旆犹朮朮。《说文》:朮,草木盛。朮朮然,读若辈。长、盛,义同也。”

㉓郑玄:“蓺,树也。”荏菽,大豆也。”蓺,今作植。(《注文》引此句)。禾役,即禾颖。陈奂:“生者曰苗,秀者曰禾。别言也。浑言苗亦得称禾。禾役者,苗之干也。”

毛传:“穟穟,苗好美也。”禾穗也。

㉔麻麦,即牟麦。

严粲:“曹氏曰:‘幪,密也。’”朱熹:“幪幪然茂密也。”

㉕毛传:“唪唪然多实也。”

㉖穑,《说文》:“谷可收曰穑。”收谷曰穑,动词。播种养护曰稼。稼穑之道。

㉗马瑞辰:“按《尔雅·释诂》:‘相,视也。’《周本纪》云:‘稷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五谷者稼穑焉。’”

相,毛传:助。“有相之道”,即有道相之。相,培育也。

㉘茀,除。王先谦:“《韩》茀作拂。曰:‘拂,弗也。’”

马瑞辰:“《尔雅·释诂》:‘弗,治也。’治为除治之。为毛传所本。茀即弗也。”

㉙毛传:“黄,嘉谷也。茂,美也。”

马瑞辰:“按《墨子·明鬼篇》择五谷之芳黄以为酒醴粢盛,是五谷通可谓之黄茂。毛传但言嘉谷,本泛指五谷言。”

㉚方，耪地，平整土地。苞，播，播种。马瑞辰："按《广雅·释诂》：'方，始也。'方为苗生之始，犹才为草木之初。方之言分也，放也。谷种得气，始分放也。苞之言包。程瑶田：谷始生苗，包而未舒。是也……方为谷始吐芽，苞则渐含包矣。种当读如余发如此种种之种。程瑶田：种，出地短。是也……褎读如《汉书》褎然举首之褎。程氏曰：褎，苗渐长。是也……《吕氏春秋》辨土曰：厚土则孽不通，薄土则蕃不发。盖谓茎不能高发也。则知诗发为发茎。《笺》以为发为发管时，是也。秀谓成穗。《说文》：'秬，禾成秀也。'秬即穗字。发为茎之高发，秀则已成穗矣。坚谓茎坚……好谓均好。《大田》诗：'既坚既好。'《笺》云：尽齐好矣。是也……至于颖则穗之垂者。《传》曰：'颖，垂颖也。'《说文》：颖，禾末也……栗则谷之成者。《传》曰：栗，其实栗栗然。栗栗犹离离，垂实之貌。"

㉛严粲："《释文》曰：邰，今京兆武功县。《传》曰：邰，姜嫄之国也。"

㉜严粲："朱氏曰：'降言教民稼穑，是降于民也。'《书》云：'稷降播种。'是也。"

㉝毛传："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穈，赤苗也。芑，白苗也。"

陈启源："秬秠，黍类也。穈芑，粱类也。孔《疏》引《尔雅》郭璞注，释穈为赤粱粟，芑为白粱粟。"

㉞朱熹："恒，遍也。谓遍种之也。"

㉟严粲："《笺》曰：'成熟则获而亩计之。'今曰计所获也……至熟时，则于是刈获之，于是亩计之。遍种之以穈芑。至熟时，则于是肩任之，于是背负之，以归而始祭焉。后稷封邰，初祭宗庙也。"

㊱严粲："《传》曰：'肇，始也。'王氏曰：'后稷始受国为祭主，故曰肇祀。'"

㊲马瑞辰："按《说文》：舂，捣粟也。《仓颉篇》：抒，取出也。舂，捣米于臼，而揄自臼取出。故《笺》曰：舂而抒出之。揄者，舀之假借。《说文》：'舀，抒舀也。'……揄、舀一声之转，故通用。揄，古音如由，故与蹂、叟、浮等字为韵。"

㊳陈奂："《经》言簸，《传》言簸糠。……《说文》：箕，簸也，簸米去糠也。"

马瑞辰："按《传》蹂黍，当从定本作蹂米。米与糠相对成文。既簸除其糠，复取其米蹂治之也。"

㊴王先谦："《鲁》释作淅。"陈奂："《传》云淅米者，《士丧礼》祝淅米于堂。注：淅，汰也。凡米必先渍之而后汰之，是谓之淅亦。谓之释。今吴俗谓之淘，淘即汰之转耳。"

毛传："叟叟，声也。"

㊵陈奂:"《说文》:烝,火气上行也。烰,烝也。引《诗》作烝之烰烰。《尔雅》:'烰烰,烝也。'烰烰,义近炊米,字从火。三家诗及《尔雅》作烰。烰者,本字。《毛诗》浮浮,则假借也。"

㊶严粲:"《笺》曰:'惟,思也。'今曰:惟,思之专也。"

㊷朱熹:"萧,蒿也。宗庙之祭,取萧合香脂,使臭达墙屋也。"

㊸毛传:"羝,牡羊也。"

马瑞辰:"古者軷祭有二,一为出行之軷……一是冬祭行神。《月令》五祀,冬祭行。郑注引中霤礼曰:行,在庙门外之西,为軷壤,厚二寸,广五尺,轮四尺,北面设主于軷上……冬祭行,则用羊。《周官》羊人五祀共有羊牲,是也。取羝以軷,正冬祭行神之礼。祭行则祀无不举,而今岁之祀毕矣,故曰以兴嗣岁。"

㊹朱熹:"燔,傅诸火也。烈,贯之而加于火也。"

㊺严粲:"嗣岁者,继今岁,谓来年也……皆以兴起来岁之事,谓倚其又丰也。不曰来岁,而曰嗣岁,欲其丰年相续也。"

㊻于省吾:"毛公鼎的印邵皇天,即仰邵皇天。《瞻印》的瞻印昊天,即瞻仰昊天。仰为后起的分化字。……古人祭祀时,设豆于俎几之上,祭者跪拜于神主之前,执燔烈之肉以上盛于豆,故曰仰盛于豆。"

陈奂:"《尔雅·释器》:'木豆谓之豆,瓦豆谓之登'……案豆、登制相似,豆之下跗名镫,则镫必有足。豆以木,镫以瓦,为别耳。"

㊼陈奂:"上章《传》:歆,飨也。居,语词。上帝居歆,言上帝其飨也。"

㊽马瑞辰:"按《广雅·释诂》:'胡,大也。时,善也。'胡臭,谓芳臭之大。……胡臭亶时,与《士冠礼》:嘉荐亶时,句法相似。亶时,犹云诚善也。"

㊾王引之:"悔与罪义相近。《笺》云:'无有罪过',是以过释悔也。过谓之悔。故咎亦谓之悔。"

刘公颂

（公刘）

伟大的刘公！
不愿安居不愿享乐
收拾牧场整治田土
拿出积蓄打开粮仓
制成干粮打捆包装
装进麻袋装进皮囊

思考精密胸怀宽广
张驰弓箭
扬起干戈
开始出征走向远方

伟大的刘公！
于是发现了这块原野
土地肥沃物产丰饶
一片平川四通八达
不再哀叹忧伤

登上山巅
走下平原
怎样来雕琢呢？
就像用美玉和宝石
让它们装饰宝刀

公刘

笃公刘，[1]
匪居匪康，[2]
迺埸迺疆。[3]
迺积迺仓，[4]
迺裹餱粮，[5]
于橐于囊。[6]

思辑用光。[7]
弓矢斯张，
干戈戚扬，[8]
爰方启行。[9]

笃公刘，
于胥斯原。[10]
既庶既繁，
既顺迺宣，[11]
而无永叹。

陟则在巘，[12]
复降在原。
何以舟之？[13]
维玉及瑶，
鞞琫容刀。[14]

伟大的刘公！	笃公刘，
站在瀑布直泻的泉源	逝彼百泉，[15]
展望那广阔的平原	瞻彼溥原，[16]
他登上南山之冈	迺陟南冈，
开始营建那座高城	迺觏于京。[17]
京都之下的原野	京师之野，
让人们安居	于时处处，[18]
建造起帐篷	于时庐旅，[19]
从此安安定定	于时言言，
从此欢欢乐乐	于时语语。[20]
伟大的刘公！	笃公刘，
他居住在这座京城	于京斯依。[21]
来来往往熙攘拥挤	跄跄济济，[22]
准备酒筵陈设桌几	俾筵俾几，[23]
让人们登席安坐	既登乃依。
筛上酒滤掉糟	乃造其曹，[24]
拿来猪肉和牛肉	执豕于牢，
用大瓢舀上酒	酌之用匏。[25]
让人们大吃又大喝	食之饮之，
让人朝拜让人祭祀	君之宗之。[26]
伟大的刘公！	笃公刘。
开辟农田广又大	既溥既长，[27]
迎着太阳走向山冈	既景迺冈。
察看地势阴阳	相其阴阳，[28]

观察泉水流向	观其流泉。
巡视上、中、下三社之埤	其军三单,[39]
度量田亩好坏高低	度其隰原,
划出公田收取公粮	彻田为粮。[40]
直到夕阳西下	度其夕阳,[41]
还不归来而在拓荒	豳居允荒。[42]
伟大的刘公!	笃公刘,
在豳地营建宫室	于豳斯馆。[43]
徒步渡过渭水	涉渭为乱,[44]
采来粗石细石	取厉取锻,[45]
奠基建成一座邦邑	止基迺理。[46]
从此人口繁育增多	爰众爰有,[47]
住满了皇涧西岸	夹其皇涧,
直到涡水、汭水之源头	遡其过涧。[48]
都建满了密集的房屋——	止旅迺密,[49]
一直排到那芮水之滨	芮鞫之即。[50]

[题解]

这是一篇周人叙述其开国立业过程的史诗。记述公刘从邰迁豳创业的过程。公刘,应为刘公。公是称号,刘是其私名。

《诗序》说:"《公刘》,召公戒成王也。成王将莅政戒以民事,美公刘之厚于民,而献是诗也。"《笺》:"公刘者,后稷之曾孙也。夏之始衰,见迫逐,迁于豳,而有居民之道,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摄政,反归之。成王将莅政,召公与周公相成王,为左右,召公慎成王尚幼稚,不留意于治民之事,故作诗美公刘以深戒之也。公刘,王云:公号刘名也。"《尚书传云》:"公爵刘名也,王基云,公刘名也。"欲(成)王亦如公刘,而献是公刘

之诗以戒成王。此诗与《泂酌》、《卷阿》俱是召公所作。

《诗集传》:"旧说,召公以成王将莅政,当戒以民事,故咏公刘之事以告之。"

相传召公当周成王将要亲政时,作了此诗。

成王七年(公元前1104年)周公复政。此诗当写于周公复政的时候。

《史记·周本纪》:"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可以推断,《公刘》就是《史记》中这段记事的张本。

关于《公刘》的事,"三家诗"都有所解说,趣旨大致相同。惟对公刘所生的时代则有不同记载。据《史记》说,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指太康失国),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可见公刘是后稷的四代孙。

但《史记·刘敬传》中,刘敬说高帝:"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又和《周本纪》所记有矛盾。

在《前汉书·古今人表》中,把公刘列在夏王桀的时期。桀是夏代第十四代王。《吴越春秋》也说公刘避夏桀于戎狄。清戴震等人认为不窋和孔甲,公刘和夏桀是同时的人。

[注释]

①何按:笃,敦也,大也。毛传:"笃,厚也。公刘居于邰,而遭夏人乱,追逐公刘。公刘乃辟中国之难,遂平西戎,而迁其民邑于豳焉。"邰,后稷封地,在今陕西武功县境。

②何楷:"匪通作非。居通作凥,《说文》云:处也。康,《尔雅》云:安也。匪居匪康,言不以戎翟之间为可以居处之地,而遂安宁也。"康,静也。宁。

③迺,乃古今字。乃,乃作,为。严粲:"董氏曰:疆,界也。埸、疆皆田之界畔。然诗言迺埸迺疆,当有小别。疆如封疆,所包者广。故王氏于《信南山》言疆为大界,然则埸是小界,今之小土塍也。"

④朱熹:"积,露积也。"

⑤严粲:"糇,干食也。解见《伐木》。粮,食米也。"

⑥朱熹:"无底曰橐,有底曰囊。"

⑦用，允，容也。辑，精。光，广。思精用广。严粲："《书》辑五端。注云：敛也。此辑亦聚集之也。思以敛集其民而光显其国。"

⑧何楷："戚通用鏚。《说文》云：戉也。戚者，大斧也。……扬，《说文》云：飞举也。字从手，盖谓以手举之，其运用之妙，则如飞也。"

⑨马瑞辰："按《尔雅·释诂》：爰，曰也。又爰，于也。曰、于，皆语词。方当从朱子《集传》训始。《广雅》：'方，始也。'"

⑩毛传："胥，相。"

郑玄："广平曰原。"

⑪马瑞辰："按宣之言通也，畅也。言民心既顺其情，乃宣畅也。"

⑫朱熹："巘，山顶也。"

⑬毛传："舟，带也。"

何按：舟，周也，周琢。

⑭维，以。姚际恒："维玉及瑶，言佩玉也。鞞琫容刀，言佩刀也。鞞，刀鞘也。琫，刀上玉饰。……容刀，谓鞞之容此刀也。"

王夫之："刘熙曰：琫，捧也，捧束口也。皆刀鞘之饰也。"

⑮逝，时。彼，立也。百，瀑。郑玄："逝，往也。"何按：引也。百泉，众泉。

⑯郑玄："瞻，视。溥，广也。"

⑰毛传："觏，见也。"何按：遫也。

马瑞辰："按京为豳国之城名……吴斗南曰：'京者，地名。师者，都邑之称。如洛邑亦称洛师之类。'其说是也。"

⑱朱熹："时，是也。处处，居室也。"

⑲马瑞辰："按庐、旅古同声通用……《后汉·光武纪》章怀注亦曰：旅，寄也。与毛《传》训庐为寄同义，是知旅庐一也。"

⑳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

陈奂："直言者，徒言之而已，不待辨论也。论难者，理有难明，必辨论之不已也。"何按：旧解谬。言，晏也，安定。语，虞也，快乐。安居乐业。

㉑陈奂："言于豳之大地，依之以立国也。"

㉒朱熹："跄跄济济，群臣有威仪貌。"郑玄："士大夫之威仪也。"

㉓郑玄："俾，使也。"

孔颖达："公刘则使人为之设筵，使人为之设几。宾来就筵，既登席矣，乃依几矣。"

㉔俞樾："造犹比也。《尔雅·释水》曰：天子造舟。郭注曰：比船为桥……《文选·东京赋》：次和树表。"薛注曰："次，比也。造、次一声之转。次为比，造亦为比。上句既登乃依，《传》曰：宾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然则毛训曹为群者，其意谓众宾也。乃造其曹，谓比次其众宾之位也。"造，祰也。祰祭。曹，褿祭也，祭豕先(谭戒甫说)。

㉕陈奂："《笺》云：酌酒以匏为爵。盖以一匏离为二，酌酒于其中，是曰匏爵，亦谓之匏。"

朱熹："以豕为殽，以匏为爵，俭以质也。"

㉖郑玄："宗，尊也。"

朱熹："既以饮食劳其群臣，而又为之君为之宗也。"君之宗之，祭法封建之起源也。

㉗既，及。朱熹："溥，广也。言其芟夷垦辟土地，既广而且长也。"

㉘何按：既，择也。景，阳。陈奂："景，日景长……既景迺冈句，从上起下之词。《正义》云：考其日景，即上既溥既长，以日景考之也。参之高冈，即下相其观其，是登冈视之也。"

朱熹："相，视也。阴阳，向背寒暖之宜也。流泉，水泉灌溉之利也。"

㉙何按：单，墠。墠，通土，即社。军，旬也。旬，军字通(参《王国维全集·书信》第194页)。旬，巡也，巡视。《说文》："军，圜围也。"《广雅》："军，屯也。"巡视三社墠，上中下也。

旧或说为田税。《传疏》："即后世之三丁抽一。"一说，古代军旅中一种装载旗帜的车子，一车曰一单；三单，三车。皆不可通。

㉚郑玄："度其隰与原田之多少。"

毛传："彻，治也。"

孔颖达："且居其隰原之地，治其豳国之田，以为久住之粮。"

㉛毛传："山西曰夕阳。"何按：度，至也。夕阳，暮晚也。

㉜毛传："荒，大也。"

郑玄："允，信也……豳之所处，信宽大也。"

㉝毛传："馆，舍也。"何楷："乃官府造作之处。"

㉞毛传:“正绝流曰乱。”《禹贡》:“于渭,乱于河。”《左传》:“乱流而渡。”

朱熹:“乱,舟之截流横渡者也。”乱,渡也。

㉟厉,粗石。锻,细石。

㊱朱熹:“止,居。基,定也。理,疆理也……既止基于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则日益繁庶富足。”何按:理,里也,村落曰里。

㊲朱熹:“众,人多也。有,财足也。”

马瑞辰:“按有与众同义。《鱼丽》诗:‘旨且有,’犹言旨且多,有亦多也。下夹其皇涧四句,皆言来居之众多,即承上爰众爰有言之。”

㊳毛传:“皇,涧名也。溯,向也。过,涧名也。”

王应麟:“傅氏曰:‘二涧当在州界。’”

严粲:“或有夹皇涧而在涧两旁以居者,或有遡过涧而开门向水以居者。”

㊴朱熹:“其止居之众日以益密。”

㊵郑玄:“芮之言内也。水之内曰芮,水之外曰鞫……亦就水之内外而居修田事也。”

胡承珙:“芮字为汭之假借。《说文》汭,水相入也……凡水相入之处皆曰汭。其会合襟带,必有隈曲。内曲即芮,外曲即鞫。”

绵绵的瓜藤

（绵）

瓜蔓长长呵绵延不绝——
当周人诞生之初
由土方来到漆水
先祖古公亶父
从山崖上打出了大窑洞
那时还没有私家私室

先祖古公亶父
被朝廷授予“司牧”
从渭河西畔
来到岐山之下
娶了姜族女子
建立起新家园

岐周平原多么肥美
堇菜荼菜甘如糖蜜
如何创始如何筹谋？
如何契刻于那巨大的龟甲？

于是选定基址
于是选好时辰
在这儿建立起家园
自此安家居住

绵

绵绵瓜瓞：[1]
民之初生[2]
自土沮漆[3]
古公亶父[4]
陶复陶穴
未有家室[5]

古公亶父
来朝走马[6]
率西水浒
至于岐下[7]
爰及姜女[8]
聿来胥宇[9]

周原膴膴[10]
堇荼如饴。[11]
爰始爰谋[12]
爰契我龟[13]

曰止曰时[14]
筑室于兹
迺慰迺止[15]
迺左迺右

左左右右	迺疆迺理[16]
规划区域	迺宣迺亩[17]
分划土地	自西徂东
疏通沟渠	周爰执事[18]
丈量田亩	乃召司空
从西到东	乃召司徒[19]
勉励人们各执其事!	俾立室家[20]
招命主管建筑的司空	其绳则直[21]
招命主管劳役的司徒	缩版以载[22]
布置建筑房屋	作庙翼翼
将水平线拉直	捄之陾陾[23]
竖起一块块筑墙的版	度之薨薨[24]
建立座座宫庙房檐如鸟翼	筑之登登[25]

夯土"登登"	削屡冯冯[26]
填土"空空"	百堵皆兴[27]
筑墙"吭吭"	鼛鼓弗胜[28]
削木"砰砰"	迺立皋门
成百座高墙都立起来	皋门有伉[29]
欢庆的鼓声敲个不停	

于是建立起王城的中央高门——	迺立应门
	应门将将[30]
高门昂耸	迺立冢土[31]
于是建立起王城的迎客门——	戎丑攸行[32]
迎客门雄伟	
于是修建了敬神的大社	肆不殄厥愠[33]
要用戎狄首级来献祭	亦不陨厥问
永远不玷污天命	

永远不坠辱威名	柞棫拔矣[34]
柞树、棫树都已清除	行道兑矣[35]
四方道路从此畅通	混夷駾矣[36]
犬戎已惊慌远遁	维其喙矣[37]
从此别想再回来!	虞芮质厥成[38]
虞国芮国来向新城祝贺!	
文王立训教子孙及生百姓:	文王蹶厥生[39]
我们要团结!	予曰有疏附[40]
我们追随于先王!	予曰有先后[41]
我们要勤劳奔走!	予曰有奔奏[42]
我们要抗御外侮!	予曰有御侮[43]

[题解]

这首诗是叙述周族开创兴起的诗篇。古公亶父,即太王,由豳迁往岐周的史诗。古公亶父是先周一位伟大的变革者。他的时代,使周族由一个游牧族团转变为定居的农业族社。

《史记》:“于是古公乃贬(变)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宫室。”

《诗序》:“《绵》,文王之兴,本由大(太)王也。”《传》:“古公处豳,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吾土地。吾闻之,君子不以其所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无君。去之,逾梁山,邑乎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失也。’从之如归市。”

童书业谓:古公亶父犹是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而太王已能翦商。一人之前后势力盛衰太盛不同。自后稷王文至据传仅十数代,前人或疑后稷至不窋有失代之礼。然吾人亦可疑古公亶父至太王之间有脱漏之代。古公亶父尚陶穴,公刘已筑有宫室都邑。古公究在公刘之前之后耶?

《诗集传》:“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诗,追述太王始迁岐周以开王业,而文王因之以

受天命也。”

[注释]

①朱熹:“绵绵,不绝貌。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初生常小,其蔓不绝,至末而后大也。”

②毛传:“民,周民也。”

戴震:“生犹造也。追言周之初造。《公羊春秋》:‘遂者生。生,事也。’何休注云:生犹造也。”

③自土,何按:我读为乍土(胙土命氏)。土,齐诗作杜。沮,沮水。漆,漆水,旧说在陕甘。王玉哲谓在山西汾水流域。徐中舒谓:“古代邠地至为已阔,从甘肃庆阳邠地至山西汾水流域,皆属于古代长林、牛羊、野猪出没的黄土高原地带。”

何按:“豳”字象陷阱中有二野猪形,与“併”为同源词。豳即并,古并州也。

《括地志》:“漆水出岐川普润县东南岐山漆溪,东入渭。诗豳国,公刘所邑邑地也。”

《周颂潜》:“猗与漆沮,潜有多鱼。”

王先谦:“《齐》土作杜。”王引之:“土,当从《齐》诗读为杜。古字假借耳。杜,水名。在汉右扶风杜阳县南。南入渭,今属麟游、武功二县。漆水在右扶风漆县西。北入泾,沮当为徂。徂,往也。”此其首章,言瓜之先小后大,以比周人始生于漆沮之上,而古公之时,居于窑灶土室之中,其国甚小,至文王而后大也。

④朱熹:“古公,号也。亶父,名也,或曰字也。”后稷十二代孙,王季之父,文王之祖。古公亶父,公父皆为尊称,则名曰古亶,即勾亶、高唐。

⑤复,三家诗作覆。即穴也。说文:“穴,土空也。”“覆,地空也。”穴,窑洞。地穴棚也。穴音转即陷。陶,掏也。今语打,陕北今仍称作窑洞为打窑洞,即打复,即掏复也。家,宗也。家,宗庙。室,宫殿。

于省吾《诗义解结》:“烧土制器谓之陶,烧制穴底与穴壁也谓之陶。陶复陶穴的陶,作动词用。是说住穴与复穴的内部,都用陶冶出来的红烧土所筑成。……陶复陶穴,本应作陶穴陶复。其作倒文者,为的是与上下句瓞、漆、室三字协韵。……先掘成住穴,然后在住穴之内又掘成窨穴。大穴套小穴,故曰陶穴陶复。《说文》引作覆,也就是《礼记·月令》郑注所说的复穴。”陶穴,无家,大屋宇,不分私家私室之公房、公社时

代也。后,高媒为母系社会之高母。而古亶则为母系社会中之第一位男性权威人物。应即喾也。国语:“周人禘喾而郊稷。”禘,始祖也。

⑥来朝,朝觐。朱熹:“朝,早也。”何按:走马,即纵马。走马,官职名,又作趣马(韩诗),即后世之司马。起于牧马之族部首长。

王先谦:“《韩》走作趣……《玉篇》:走部,‘趣,遽也。’《诗》曰:‘来朝趣马’,言早且疾也。”

⑦率,顺。西,息也。栖息。浒,即湖也。

岐下,岐山之下,即同原。1976年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大型同原遗址群,1977年出土卜骨。人们认为这里就是岐下的同原。

王引之:“《尔雅》:‘率自,也。’自邠之西也。大王自邠西漆水之厓,南行逾梁山,又西行至于岐山之下。约而言之,则自邠西漆水之厓,至于岐山之下。”

⑧郑言:“爰,于。及,与。”《毛传》:“姜女,大姜也。”《列女传》母仪传:周室三女,首曰大姜。“大姜者,王季之母,有吕氏之女,太王取以为妃,生太伯、仲雍(祝融)、王季(《周本纪正义》所引略同)。

毛传:“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

郑玄:“爰,于。及,与。聿,自也。于是与其妃大姜自来相可居者。”

⑨胥宇,新宇,新居也。《毛传》:“胥,相。宇,居也。”

⑩周原,北倚岐山,南临渭水,千河迤其西,漆水贯其东。南北二十余公里,东西七十余公里的平原。膴膴,读为每每,即莽莽。草木盛茂之貌。所谓莽原也。

郑玄:“广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膴膴然肥美。”

⑪陈奂:“《说文》堇,草。根如荠,叶如细柳,蒸食之甘。”俗名旱芹。

毛传:“荼,苦菜也。”堇葵,味苦。毛茛科,一年生直立草本。荼,苦菜。饴(yí),甜美。堇葵虽苦,食之却甜,有茹苦如甜之意。

朱熹:“饴,饧也。……言周原土地之美,虽物之苦者亦甘。”

⑫陈奂:“爰,于也。于是也。《尔雅》:‘爰,曰也。’曰亦爰,语辞也。”

⑬毛传:“契,开也。”契,刻。龟甲占卜,将龟甲钻一小孔用火烤,见其裂纹定吉凶。《笺》:“此地将可居,故于是始与豳人之从己者谋,谋从,又于是契灼其龟而卜之。卜之则又从矣。”

马瑞辰:“言刻开之,灼而卜之。”

⑭王引之:“二曰字,毕语辞。时亦止也。”

⑮段玉裁:“按《说文》迺、乃,异字同义。俗云古今字。”

毛传:“慰,安也。”

⑯朱熹:“疆,谓画其大界,理谓别其条理也。”

⑰严粲:“苏氏曰:宣,道沟洫也。亩,度广狭也。”

⑱戴震:“巡行国中,视其所当为者,无不使民为之以兴利。”

朱熹:“周,遍也。言靡事不为也。”

黄焯:“而大王巡视国中,以劝农事也。”

⑲郑玄:“司空专营国邑,司徒掌徒役之事。”司空,即司工。《考工记》:“国有六职,百工居一享。”郑注:“百工,司空事官之属。司空,掌营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庙,造宫室车服器械,监百工者。唐虞以上曰共工。”金文或作司攻、司工。工,古音与巨同,即巨也。

司徒,即司土,司礼也。《周礼·地官》:“乃立地官司徒,使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教)邦国。”金文作司土。

⑳郑玄:“俾,使也。……故召之使立位处。”

㉑朱熹:“绳所以为直。凡营度位处,皆先以绳正之。”以绳正之,揆其基地。

㉒缩,索也。以绳捆索。上古筑墙,先竖夹板,用绳索捆,即“缩板”。继于板外立柱,中间填土而夯。

严粲:“依此绳直之处,起而筑之。以绳缩束其筑板。板满筑华,则升下于上,以相承载,作此宗庙翼翼然而整齐。”

㉓马瑞辰:“按《说文》:‘捄,盛土于里中也。’《孟子释文》:‘里,土笼也。’与毛《传》合《传》训为里者,亦谓盛于篮中耳。”

俞樾:“然《说文·阜部》:‘陾,筑墙声也。’知三家诗因有以陾陾为声者。”

㉔王先谦:“《韩》说曰:‘度,填也。’”

度,投。郑玄:“犹投也。筑墙者,捊聚壤土,盛之以虆,而投诸版中。”

严粲:“董氏曰:薨薨如虫之声,则声之众也。”

㉕朱熹:“登登,相应声。”

㉖毛传:“削墙锻屡之声冯冯然。”

马瑞辰:“按古有娄无屡,屡即娄字之俗,当读伛偻之偻。……娄与隆双声,故娄

之义为隆高。窃谓削娄,即削去墙上之隆高者,使之平且坚也。惟其隆高故宜削耳。”

㉗百堵,百段。分段夯筑之法。郑玄:“王版为堵。兴,起也。百堵同时起。”

㉘马瑞辰:“鼛通作皋。皋之言告……皋鼓,取告众以劝役之义,进之非止之也。鼛鼓弗胜,特言工役之众,同时赴工,鼓不胜其击耳。《笺》以为不能止,失之。”

㉙毛传:“王之郭门曰皋门。伉,高貌。”

㉚毛传:“王之正门曰应门。将将,严政也。”

㉛毛传:“冢,大。……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谓之宜。美大王之社遂为大社也。”

㉜于省吾:“戎丑,系指戎狄丑虏言之……攸训用。详王引之《经传释词》,典籍中多训行为去。戎丑攸行,言戎狄丑虏因而遁去。”

㉝马瑞辰:“按《尔雅·释诂》:‘肆,故也’……肆字皆当从《尔雅》训故,《传》、《笺》并训为故今,失之……此二句正言文王事混夷之事。言始事混夷,虽不能绝其愠怒,亦不以以大事小而失其誉闻。下四乃言终伐混夷之事。”

㉞朱熹:“柞,栎也。枝长叶盛,丛生有刺。棫,白桵也,小木,亦丛生有刺。”

陈奂:“拔读为跋,犹剪除也。”

㉟俞樾:“行道连文,行亦道也。”

焦循:“兑与锐古通。道有柞棫则塞,塞则犹夫钝也。柞棫拔去则通,通则犹夫锐也。”何按:兑,通也。

㊱陈奂:“混与昆通。”混夷,即昆吾,古戎族名。

严粲:“《说文》曰:駾,马疾行也。”三家诗駾作突。駾,突,逃也。何按:兑,遁也。

㊲严粲:“《释文》曰:喙,口也。吕氏曰:张喙而息也。奔趋者其状如此。”

㊳虞,芮,古国名,相传两国因争讼未决,请文王公决。虞、芮两国君入周,见其太平盛世,因而感悟,争讼自平。《齐说》曰:“虞侯、芮侯讼田质于文王者。”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

王应麟:“《郡县志》:‘故虞城在陕州平陆县东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国。芮城在陕州芮城县西二十里古芮国。閒原在平陆县西六十五里,即虞芮争田让为閒田之所。”

毛传:“质,成也。成,平也。”

陈启源:“案成,乃邻国结好之称。《左传》求成、请成、行成、董成皆此义。质厥成,

犹云成其成尔。正指相让而退。言始争而今让，是乃成矣。从此归周四十余国，文王之业乃大。故继之曰：蹶厥生。”何按：质，献质纳贡之缩语。

㊴毛传：“蹶，动也。”

陈启源：“蹶生与初生相首尾。周家王业之生，大王始之而渐兴，文王动之而益大。正见文王之兴，本由大王，与序义合。”

朱熹：“或曰：蹶，动而疾也。生犹起也……而文王由此动其兴起之势。”

何按：“蹶，教也。”教，言教。厥，其也。生，生民，百姓。

㊵朱熹：“予，诗人自予也。”

陈奂：“曰，《楚辞·离骚》注，引诗作聿。聿、曰皆语词。”

毛传：“率下亲上曰疏附。”

㊶毛传：“相道前后曰先后。”

何按：先后，先王也。

㊷毛传：“喻德宣誉曰奔奏。”

㊸毛传：“武臣折冲曰御侮。”御侮，御敌的人，即将军。据《左传·昭公二年》：杜注：“谓文王之四臣，指散宜生、闳夭、南宫适及太公姜尚。”

高母颂

（思齐）

怀思尊敬的大任
她是文王的祖母
怀思美丽的周姜
是我周王之妇

太姒继承其谱系
哺育了成百好男儿
奉献于列祖列宗
让列祖列宗不忧烦
让列祖列宗不悲痛
严格要求寡妇
同样严格对待兄弟
家室城邦团结如一人

巍巍的社宫
肃肃的宗庙
彩云环绕着
日夜守候着它

小心戎狄不时作祸
各种灾难不时降临
采纳听不到的善言
收集听不到的劝谏

思 齐

思齐大任，[1]
文王之母。
思媚周姜，
京室之妇。

大姒嗣徽音，[2]
则百斯男。[3]
惠于宗公，[4]
神罔时怨，[5]
神罔时恫。[6]
刑于寡妻，[7]
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8]

雍雍正宫，[9]
肃肃在庙。[10]
不显亦临，[11]
无射亦保。[12]

肆戎疾不殄，[13]
烈假不瑕。[14]
不闻亦式，[15]
不谏亦入。[16]

让成年人有美德	肆成人有德，[17]
少年们有建树	小子有造。[18]
所以国人要无忧虑	古人之无斁，[19]
就要选拔贤能之士	誉髦斯士。[20]

[题解]

这是一篇歌颂文王齐家治国的诗。

《诗序》："《思齐》，文王所以圣也。"《笺》："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疏》："作《思齐》诗者，言文王所以得圣，由其贤母所生，文王自天性当圣，圣亦由母大贤，故歌咏其母。言文王之圣，有所以然而然也。"《诗集传》："此诗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曰：此庄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实能媚于周姜，而称其为周室之妇，至于大姒，又能继其美德之音，而子孙众多。上有圣母，所以成之者远，内有贤妃，所以助之者深也。"

[注释]

①何按：思齐，思敬。大任，即太任。王季之妻，文王之母。

思媚，斯美，那样之美。

媚，爱。周姜，大姜。古公亶父之妻，因其居周原，故大姜称周姜。

朱熹："思，语辞。……周姜，大王之妃，大姜也。"

毛传："齐，庄。媚，爱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

马瑞辰："按思齐四句平列。首二句言大任，次二句言大姜。末二句大姒嗣徽音，乃言大姒兼嗣大姜大任之德耳。古人行文自有错综，不必以思媚周姜为大任思爱大姜配大王之礼也。"

②大姒，文王之妻。嗣，继续。徽音，德音。何按：音，裔。

毛传："大姒，文王之妃也。"

郑玄："徽，美也。"

严粲："欧阳氏曰：美声也。……大姒能继其美声。"

③朱熹:“百男,举成数而言其多也。”

百男,相传文王有子百人,都为大姒抚育,亦包括其他妃妾所生。《孔疏》:“大任以有德之故,为大姒所恭,而嗣行其美教之德音,思贤不妬,进叙众妾,则能生百数之此男,得为周藩屏之卫也。”

④郑玄:“惠,顺也。”

惠,顺。宗公,先公,指已故大臣。

胡承珙:“《周礼·甸师》:‘用牲于社宗’。杜子春以宗为宗庙,然则宗公为宗庙之先公明矣。”

⑤神,先公之神。罔,无。时,所。谓先公之神,对文王的举措无所怨恨。

⑥毛传:“恫,痛也。”恫,痛恨。

马瑞辰:“时与所,古同义通用。(详见王氏《经义述闻》)神罔时怨,犹言神罔所怨也。神罔时恫,犹言神罔所恫也。”

严粲:“无有怨恚而不满者,无有痛伤而降祸者。”

⑦毛传:“刑,法之。寡妻,適(嫡)妻也。”

陈奂:“天子之妻,适一,余皆妾,故《传》释寡妻为適妻。犹《尚书》称適兄为寡兄矣。”

刑,法也。一说,刑,通型。谓以德示妻,为妻所范(型)。《韩说》云:“刑,正也。”寡妻,嫡妻,即正妻。一说,国王自己谦称为寡人,妻亦谦称为寡妻。

⑧毛传:“御,迎也。”

马瑞辰:“按《尔雅·释诂》:‘讶,迎也。’《说文》:‘讶,迎也。’《传》以御为讶之假借,故以迎释之。御、迎以双声为义。……又迎之义为进,谓由刑寡妻至兄弟,以进及于家邦。《传》训御为迓,犹训御为进也。”

御,治理,或训为迎。谓文王的道德为人之规范,而为家族所迎奉。

⑨毛传:“雝雝,和也。”和睦貌也。雝、雍古今字。

陈奂:“宫亦庙也。”

⑩肃肃,恭敬貌。毛传:“肃肃,敬也。”

⑪马瑞辰:“按《传》云:以显临之,则不,为语词。不显,即显也。……古射字与夜、夕字叠韵,亦通用。故《春秋》狐射姑,《穀梁传》作夜姑。曹庄公名射姑,《史记》作夕姑。夜、夕皆有暗冥之义。《广雅》:昔、夜,暗也。昔即夕也。……故诗以射对显言,显

为明,则射为暗矣。诗两亦字皆语词,不显亦临,犹云:显则临也。无射亦保,犹云:暗则保也。临者,临视之义,保者,保守之义,言文王无时不警惕也。”

何按:不显,光明。临,视也。不显,扶相,扶桑,云也。

⑫何按:射,夜也。亦,有。保,守保。

⑬毛传:“肆,故今也。”

马瑞辰:“按《通鉴》注,引《风俗通》:戎者,凶也。《白虎通·礼乐篇》:戎者,强恶也。戎疾与烈假对文。戎疾,皆恶也。《传》训戎为大,失之。厉、烈古同声。厉,《说文》作疠,云:‘恶疾也。’……烈即疠之假借,假即瘕之假借。《说文》:‘瘕,女病也。’段玉裁以女为衍字。蛊假亦一声之转。……诗两不字,皆句中助词。肆戎疾不殄也,即言戎疾殄也。烈假不瑕,即言厉蛊之疾已也。”

肆,于是,所以。戎,战争。疾,灾害。殄,灭绝。此言文王不被战争与灾害所战胜,所毁灭。

⑭烈,厉也。瑕,缺点。

⑮不闻亦式,谓对其前所未闻之事,也能处理得当而合于民情。

⑯不谏亦入,用不着谏诤,也能使事情处理得当。一说,《笺》:“式,用也。文王之祀于庙朝,有仁义之行而不闻达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悌行而不能谏诤者,亦得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备也。”

王引之:“两不字,两亦字,皆语词。式,用也。入,纳也。言闻善言则用之,进谏则纳之。”

⑰成人,指从政者诸人。

⑱马瑞辰:“按《说文》:‘造,就也。’造、就二字,叠韵为训。《尔雅·释言》:‘造,为也。’《广雅·释诂》为、造二字,并云成也。”

小子,指青年一代。有造,有所造化。《笺》:“成人,谓大夫士也。小子,其弟子也。文王在于宗庙其德如此,故大夫、士皆有德,子弟皆有所造成。”

⑲马瑞辰:“按古斁、择字同音通用……《说文》:‘斁,败也。’……今按此《笺》读斁为择,引《孝经》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而曰以身化其臣下,盖亦训择为败。谓古人无败德,故能化其臣下也。”何按:古,故也。斁,忧也,厌也。

《传》:“古之人无厌于有名誉之俊士。”《笺》:“古之人,谓圣王明君也。口无择言,身无择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誉于天下,成其俊义美也。”

⑳马瑞辰:"按誉、豫古通用。《尔雅·释诂》:'豫,乐也。'髦之言芼,谓选择也。《尔雅·释言》:'髦,选也。'正释此诗誉髦斯士,犹言乐选斯士耳。"

俞樾谓:"誉髦斯士",应为"誉斯髦士",传写之误。髦士,英俊之士。斯,语词。何按:二说不同,以俞说为传。马说髦读为选者,借为芼也。《关雎》;"左右芼之",芼者,摸(古音近猫)也。乐摸斯士,实不可通。俞说髦士当读为英俊之士,可从。髦,可训为美也。誉者,用也。另一种解法是:读斁为败,坏也。即:故人之无败法,则会得到赞誉。

后稷颂

（思文）

讲求文德的后稷
能够配享天地
使我众民吃到五谷
无一不是你的恩赐
给我们小麦、大麦
上帝使之繁育
不分此疆彼界
让华夏都得到享用

思文

思文后稷[①]
克配彼天[②]
立我烝民[③]
莫匪尔极[④]
贻我来牟[⑤]
帝命率育[⑥]
无此疆尔界
陈常于时夏[⑦]

[题解]

郊祀后稷配天，并祈祷丰年的乐歌。

后稷，即稷后，名稷。可能也就是甲骨卜辞中所见之商祖季。卜辞极前之公有季、亥、亘。此三人不在商族之世系排列中。亥即《天问》及《国语》中之该。季即稷，字象收获割稷之形，乃商周两族共同敬奉之农先神也。亘，即姮娥，亦即女娲。周人祖先亦有王季，则借季神之名号也。

《诗序》："《思文》，后稷配天也。"《疏》："《思文》诗者，后稷配天之乐歌也。周公既已制礼，推后稷以配所感之帝，祭于南郊，既已祀之，田述后稷之德可以配天之意，而为此歌焉。"《鲁说》、《齐说》同。

[注释]

①朱熹："思，语辞。文，言有文德也。"

后稷，周的始祖，神话传说谓有邰氏姜嫄踏巨人脚迹所生，因一度被弃，故名弃。尧舜时为农官，教民稼穑。（参见《生民》、《閟宫》等篇）

②克,可也。郑玄:“克,能也……后稷之功能配天。”

③郑玄:“立当作粒。烝,众也。”

朱熹:“盖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

立,使民有所立。或训立为粒,指谷粒,谓众民以谷粒为食。烝,众。《笺》:“周公思先祖有义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昔尧遭洪水,黎民阻饥,后稷播殖百谷,烝民乃粒,万邦作义,天下之人,无不于女时得其中者,言仅其性。”《鲁》:“烝”亦作“蒸”。

④尔,指后稷。《传》:“极,中也。”《正义》曰:“北极以居天之中,故训之极,是为中之义也。”

朱熹:“极,至也……盖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

⑤贻,遗留。来,小麦。牟,大麦。来牟,泛指麦子。《韩诗》曰:“贻我嘉来。”《韩说》曰:“来,大麦也。”《鲁》作“饴我厘牟”。《齐》作“诒我来牟。”

朱熹:“来,小麦。牟,大麦也。”于省吾:“《广雅·释草》谓大麦,来也。小麦,牟也。麦有大小,称名各异,由来已久。”

⑥帝,上帝。率,用。育,养育。

朱熹:“率,遍。育,养也……乃上帝之命,以此遍养下民者。”

⑦此疆尔界,谓界限分明。无此疆尔界,谓无论何时、何地、何人不予分别,尽皆养育,一视同仁。《韩》:“界”作“介”,曰:“介,界也。”

陈奂:“于时,于是也。”

何按:陈,用。常,尝,享。时,是。夏,中夏。

于省吾:“陈者,田之借字。《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陈完即田完……《说文》谓田,陈也。是陈可读田的例证。田字在此作动词用。治田曰田……夏谓诸夏……对于来牟的培育,不分彼此疆界,要常久耕治之于是华夏的区域。”

大 明

太阳照耀大地
辉煌发光于天
天命难以预测
不变的只有王道

上天树立了殷朝的敌人
使四方不服从他的命令

挚国任氏女儿
从那殷商
出嫁来到周国
被迎嫔于周京
于是嫁给太子王季

一切遵循礼德而进行
大任怀了孕
生下周文王

啊，正是这个周文王
小心谨慎
敬事于上帝
于是上帝赐他以多福
德行永远不败
用以教导他的邦国

大 明

明明在下，[1]
赫赫在上。[2]
天难忱斯，[3]
不易维王。[4]

天位殷适，[5]
使不挟四方。[6]

挚仲氏任，[7]
自彼殷商。[8]
来嫁于周，
曰嫔于京，[9]
乃及王季。[10]

维德之行。[11]
大任有身，[12]
生此文王。

维此文王，
小心翼翼。[13]
昭事上帝，
聿怀多福。[14]
厥德不回，[15]
以受方国。[16]

	天监在下，
上天监看着下方的他	有命既集。[17]
于是降下天命	文王初载，[18]
文王立位初年	天作之合。
取了上天所配之妻	在洽之阳，
来到那洽水的北方	在渭之涘。[19]
来到那渭水的岸边	
文王有大喜	文王嘉止，[20]
娶到了大国的贵子	大邦有子。[21]
那大国贵子	大邦有子，
像来自天上的美女	伣天之妹。[22]
于是选择吉祥之时	文定厥祥，[23]
亲自迎亲渡过渭水	亲迎于渭。
用舟船架上桥梁	造舟为梁，[24]
婚事办得好辉煌	不显其光。[25]
天命降临	有命自天，
兆示文王	命此文王，
命名国号“大周”城邦为“京”	于周于京。[26]
能继大任的是莘族姑娘	缵女维莘，[27]
从她才能得到长子	长子维行，[28]
于是上天生下了武王	笃生武王。[29]
上天保佑他、命令他	保佑命尔，[30]
必须剪灭大商殷商的军队	燮伐大商。[31]
旌旗密得像森林	殷商之旅，
武王誓师在牧野说：	其会如林。[32]
我即将发起进攻	矢于牧野：[33]
	维予侯兴，

上帝注视着你们	上帝临女，[34]
不可怀有二心！	无贰尔心。
牧野广阔宽敞	牧野洋洋，[35]
檀木兵车堂皇	檀车煌煌，[36]
四马奔驰雄壮	驷騵彭彭。[37]
啊，太师尚父吕望	维师尚父，[38]
就像苍鹰在飞扬	时维鹰扬。[39]
扶助那武王	凉彼武王，[40]
砍伐那大商	肆伐大商，[41]
到黎明天下得明亮！	会朝清明。[42]

[题解]

《诗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

这是周人记述开国诗篇之一,歌颂王季、文王以及武王之克商。《诗集传》:"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诗,将陈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则在上者有赫赫之命,达于上下,去世就无常,此天之所以难忱,而为君之所以不易也。"又:"《国语》,以此及下篇,皆为两君相见之乐。"

王季之时,周人于西部兴起,势力大张。两挫鬼戎,东伐燕京、余无戎。受商命为"牧师"(游牧总管)。"武乙暴虐,犬戎人寇,季历遂伐西落鬼戎。"(《后汉·西羌传》引古本《竹书》)太丁之时,季历复伐燕京之戎。戎人大败。"周人克余年(舒蛮)之戎。于是太丁命季历为牧师。"(同上)其后,周从两翼,一翼沿山西北经燕赵,自东北威胁殷商。另翼沿渭水,自陕豫交界威胁殷商。"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

徐仲舒指出:"《大明》一诗,就所述史实和诗中语气论之,大概是周初瞽史叙述王季及文王开国故事的诗。这首诗的第三第四两章中,全部叙述这一件事实:'天监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丕)显其光!'前面故意的说大邦,说在洽之阳,在渭之涘,仅仅指出了一个方位,却不说明这是怎样一个国家,等到

第四章中突然兜转过来:‘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好像将一个莘国的莘字,那么珍惜地留待最后才郑重说出。在全诗五十六句中,此一事件即占去了十九句,周初的庄严叙事诗中,像这样用力地描写一件婚姻事项的,实在找不出第二例。”

“由此可以看出这不仅是一首诗人的写作,而且是一篇乐人歌唱的范本。在文字之外,还有无限精采动人的叙述,我们还可以想像到:当那用鼍皮蒙着的大鼓,嘭嘭地奏起来的时候,一个盲目乐人,用激动的情绪来歌唱那开国期间悠长而激动人心的故事——婚姻与战争,那是如何精采的一幕!由于这一首诗对于与莘为婚一事的郑重写出,因此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推论:文王之娶太姒,似乎有多方的意义。就疆域形势上讲,自与莘有婚姻之结合,周之势力已跨渭至河,河西遂形成一新的形势。这或者是《大明》诗人于第四章特著‘在洽之阳,在渭之涘’之意?以政治意义言之,有莘为大邦,为强族,殷之置有莘一族于河西,可能为镇服边陲的军事重镇。此民族与新兴之周成立新的结合,则周之力愈固。由是当时的形势因而形成新的发展。”

[注释]

①严粲:“重言明者,至著也。赫赫,显而可畏之意……首二句泛言天人之理。明明在下,君之善恶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夺为甚严也。在下而明,明则达乎上。在上而赫,赫则监乎下。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戴震:“在下者人事,在上者天命。此言天人之际,明察显赫。本章陈纣之所以亡,后七章陈周之所以兴,皆人事之至明,而见天之赫濯也。”

②赫赫,即煌煌转语。辉煌也。

③毛传:“忱,信也。”

朱熹:“去就无常,此天之所以难忱,而为君之所以不易也。”

④严粲:“是故天难信而不可恃,为君岂不难哉?”

⑤位,立也。挟,协也。于省吾:“按位、立古同字,金文位字皆作立……適、敌声同古通……天立殷適,使不挟四方。言天立殷敌,使不能挟有四方也。”適,同嫡,长子。其时殷帝乙崩,其嫡子辛嗣位,是为纣,此谓上帝立纣为君。参见《史记·殷本纪》。

⑥朱熹:“挟,有也。”

姚际恒:“挟,犹持也。”

⑦毛传："挚国任姓之中女也。"挚(zh ì)，古国名，仲虺之后。仲，次女。任，姓。即太任，王季之妻，文王之母。

⑧郑玄："从殷商之畿内。"挚国，是殷商时的一个诸侯，即薛。故说挚仲从商来嫁于周。

王应麟："傅氏曰，自彼殷商，来嫁于周，则挚是殷商畿内国。"

王应麟："孔氏曰，成汤之初，以商为号。及盘庚后为殷，取前后而言之。"

⑨胡承珙："盖自母家言之为来嫁，自夫家言之为曰嫔。互文以俪句耳。"

姚际恒："来嫁，始嫁也。嫔，成妇也。"《传》："嫔，妇也。"

朱熹："京，周京也。"

⑩严粲："乃配王季。"王季，太王之子，文王之父。

吴闿生："大任配王季，与之一德。"

⑪维德之行，以德为行。

⑫毛传："大任，仲任也。身，重也。"郑玄："重谓怀孕也。"孔颖达："以身中复有一身，故言重。"

⑬朱熹："小心翼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谓敬也。文王之德于此为盛。"

⑭陈奂："《繁露·郊祀篇》，引《诗》'允怀多福。'聿与允，皆语词。"

何按：聿，允也。怀，惠也，赐也。

⑮朱熹："回，邪也。"何按：回，坏也，败坏。

⑯受，授也。教也。马瑞辰："按《广雅·释诂》：'方，大也。'《晋语》：'今晋之方。'韦昭注：'方，大也。'方有大义。方国，犹言大国也。"

⑰郑玄："天监视善恶于下，其命将有所依就，则豫福助之。"

李黼平："《韩诗》集作就。是古集与就通。"

⑱戴震："盖古字栽、载通，为丰殖为树立之义。初载，谓初免于怀抱，能自立之时，大姒以是时生。故曰文王初载，天作之合。言天若早为之生配，是故適及文王嘉止之年，而大邦有子，亦在许字之年也。"

⑲马瑞辰："按洽，即郃之假借。《说文》：'郃在冯翊郃阳。'"即今陕西省合阳县。洽，古水名。即今之金水河，源出陕西合阳县北，南支流入黄河。阳，北面。渭，水名。黄河最大的支流，源出甘肃渭源县。涘，水边。

⑳马瑞辰："嘉礼，即昏礼也。《相鼠》诗，毛《传》：'止，礼也。'《广雅》亦曰：'止，礼

也。'嘉止即嘉礼,谓文王将行嘉礼耳。"何按:嘉,喜也。止,祉也。嘉,婚礼。五古礼之一。五礼:吉、凶、军、宾、嘉。

㉑朱熹:"大邦,莘国也。子,大姒也。"(莘,或说在今陕西省合阳县东南。但蒋天枢、李平心曾指出,有莘乃夏朝之后。夏之后其族团播散,在陕西、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江苏都有其遗迹。)

严粲:"子,女也。《论语》:'以其子妻之。'女亦称子。"

㉒"大邦",指夏王朝。有莘姒姓,乃夏氏之后。夏亡后,有莘族虽播散,但势力强大。徐中舒言:"大邦并不是指它的领土,而是指它势力统辖的辽远。"严粲:"《说文》:俔,譬也……大邦有贤女,譬天之妹,尊之之辞也。"

俞樾:"《周易·归妹》王注曰:妹者,少女之称。然则天之际,犹言天之少女耳。"

㉓毛传:"言在姒之有文德也。祥,善也。"

黄焯:"汪氏异义云:《传》意当谓大姒有文德,而文王得以为妃,以圣人而得贤妃,诸福之祥,皆由此定。"

㉔孔颖达:"李巡云:比其舟而渡曰造……孙炎曰:造舟,比舟为梁也……比船于水,加板于上,即今之浮桥。造舟然后可以显出光辉。"

㉕朱熹:"不显,显也。"

㉖朱熹:"言天既命文王于周之京矣。"于周于京,《白虎通·号篇》:"改(国)号为周,改邑为京。"

㉗马瑞辰:"缵女与长子相对成文。"毛传:"莘,大姒国也。"

唐兰记:缵者。缵女即继妻也。(《天壤阁甲骨文存考释》)《史记》正义引《世本》:"莘国姒姓,夏禹之后。"莘,典籍中或作侁、洗。文王似二娶。先娶姜氏,又娶姒氏。

㉘马瑞辰:"瑞辰按上章述大任之事云,乃及王季,维德之行。朱彬曰:行,列也。维德之行,犹言德与之齐等。今按《礼记·服问》上附下附,列也。郑注:列,等也。上言维德之行,言大任德配王季。此言长子维行,言大姒德等文王也。"蒋天枢言:周民族是在这联合"有夏"民族为一体的号召下而兴盛起来的。这种结合,不但要团结夏民族广大的实力,还需要延纳夏民族中的人才,这种趋势可能在文王即位后已经开始,而太姒的来归,尤为这一事项中有力的表现。《尚书·奭君》说:"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大颠,有若南宫适……乃(乃当为厥)惟时昭(钊)文王。迪见冒。闻于上帝,惟时受有殷命。"

㉙毛传:"笃,厚也。"

马瑞辰:"瑞辰按朱彬作《释大》一篇,言《尚书》凡言大者,皆语辞。……按《墨子·经篇》:'厚,有所大也。'是厚与大同义,故笃训厚,亦为语词。"

㉚陈奂:"右通作佑。《易·系辞》、《传》云:'子曰:祐者,助也……尔,犹之也。"

㉛吴闿生:"燮,和也。和犹会合。"

朱熹:"而使之顺天命以伐商也。"

顾广誉:"严氏谓以顺而动,因天子所欲,是为燮伐。"

㉜会,旗也。吴闿生:"旅,众也。"

㉝马瑞辰:"按《尔雅·释言》:'矢,誓也。'虞翻《易》注曰:矢,古誓字。矢于牧野,谓周王誓师于牧野,当连下维予侯兴三句言,三句皆誓词也……维,发语词。《尔雅》:'侯,乃也。'维予侯兴,犹言维予乃兴起。"牧野,在今河南省淇县之南。

㉞马瑞辰:"女指所誓之众,非指武王也。此诗女对上维予侯兴意。予,为武王自指,则知女,指所誓之众矣。临,谓神明鉴之。如有贰心,则必为神明所察,故以上帝临女惧戒之。"

㉟毛传:"洋洋,广也。"

郑玄:"言其战地宽广,明不用权诈也。"

㊱朱熹:"檀,坚木,宜为车者也。煌煌,鲜明貌。"

㊲毛传:"马,原马白腹曰騵。"

孔颖达:"又驾驷騵之牡马,彭彭然皆强盛。"

㊳郑玄:"尚父,吕望也,尊称焉。"朱熹:"师尚父,太公望为太师,而号尚父也。"

㊴毛传:"鹰扬,如鹰之飞扬也。"

㊵毛传:"凉,佐也。"朱熹:"凉,《汉书》作亮。佐,助也。"

㊶毛传:"肆,疾也。"

胡承珙:"《传》肆为疾,盖承上文鹰扬言之。鹰扬有疾速之意,所谓征鸟厉疾也。"

㊷毛传:"会,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焦循:"甲即始也。始朝而天下即清明。"

马瑞辰:"按会朝犹言会明,会明犹言迟明、黎明,皆此明之义也。会甲二字双声……甲朝即一朝也。一为数之始,一朝即始朝也……会明为天比明尚未大明之际。"

辉煌之颂

（皇 矣）

伟大光明的上帝！
威严地俯临下界
监督观察四方天下
救治生民的苦难困厄

过去曾有夏、商两国
其政治不得民心
使那四方诸侯
失去了仪度准则

上帝愤怒了
憎恨它们猖狂
于是眷顾于西方——
是我们的土地家园

我们在这里劳作，在这里开垦
在这里种植，在这里培育
修剪它治理它
引水浇灌修渠排泄
砍掉和清除那些杂柳与荆棘
拔除和斩剃那些野桑和柘木

上帝以天命赐于明德之邦

皇 矣

皇矣上帝①
临下有赫②
监观四方③
求民之莫。④

维此二国⑤
其政不获⑥
维彼四国⑦
爰究爰度。⑧

上帝耆之⑨
憎其式廓⑩
乃眷西顾
此维与宅。⑪

作之屏之⑫
其菑其翳⑬
修之平之⑭
其灌其栵。⑮
启之辟之⑯
其柽其椐⑰

攘之剔之⑱

那些犬戎为我们让出道路	其染其柘。[19]
上天为我们建立明君	帝迁明德[20]
我们受命坚定不移!	串夷载路[21]
上帝察看那山林	天立厥配[22]
柞棫已被拔除	受命既固。[23]
松柏已挺立成行	帝省其山[24]
于是上帝封坛建树	柞棫斯拔
以大伯王季为始	松柏斯兑[25]
这伟大的文王	帝作邦作对
内心充满友善	自大伯王季。[26]
善待兄长	维此文王[27]
事人以诚	因心则友[28]
天赐光明	则友其兄
受命无穷	则笃其庆[29]
必将统治天下四方	载锡之光
	受禄无丧[30]
	奄有四方。[31]
正是这位王季	维此王季
上帝审度了他的心	帝度其心
赋予他以美德	貊其德音[32]
其美德无比光明	其德克明。[33]
由于光明而能哺育万类	克明克类
善于为伯善于为君	克长克君。
领导这大城邦	至此大邦[34]
万民顺从上下	克顺克比。

亲睦伟大的文王	比于文王[35]
其美德善政更大	其德靡悔[36]
承受上帝福祉	既受帝祉
福泽施及子孙	施于子孙。
上帝告诫文王	帝谓文王
不要跋扈	无然畔援[37]
不要贪婪	无然歆羡。[38]
要先登道德之巅	诞先登于岸[39]
须密人不恭顺	密人不恭[40]
竟敢抗拒大邦	敢拒大邦
侵伐阮国去到共国	侵阮徂共。
于是文王赫然发怒	王赫斯怒
下令整顿他的军旅	爰整其旅[41]
去阻止敌人的进犯	以按徂旅[42]
去保护周人的幸福	以笃于周祜
以回答天下人的心愿	以对于天下。[43]
那夷人高居京都	依其在京[44]
也来侵扰阮国边界	侵自阮疆[45]
登上我的山岗窥探	陟我高冈。[46]
不要想望我的山陵	无矢我陵[47]
山陵是我的山陵	我陵我阿[48]
不要饮用我的泉水	无饮我泉
泉水是我的池沼	我泉我池。

看那肥美的原野	度其鲜原[49]
在岐山之南	居岐之阳
在渭水之滨	在渭之将[50]
这里是万邦所向往	万邦之方[51]
是天下百姓之共王	下民之王。
上帝告诫文王	帝谓文王：
我爱你的明德	予怀明德[52]
不喜欢音乐女色	不大声以色
不用刑具和皮鞭	不长夏以革[53]
让人民不识不知你的存在	不识不知
顺从上帝的法则	顺帝之则。[54]
上帝告诫文王：	帝谓文王：
联合你的盟国	询尔仇方[55]
协同你的兄弟之邦	同尔兄弟
赐给你登城的钩梯	以尔钩援[56]
给你攻城的临车和冲车	与尔临冲[57]
去进攻崇国的城池	以伐崇墉。[58]
临车、冲车徐缓前进	临冲闲闲[59]
崇国的城垣摇摇欲坠	崇墉言言[60]
抓住俘虏一串又一串	执讯连连[61]
斩获首级一个又一个	攸馘安安[62]
于是类祭上帝祃祭军旗	是类是祃[63]
招他们到来	是致是附[64]
招他们归附	四方以无侮
四方之国家从此不敢侵侮	临冲茀茀[65]

临车、冲车强大坚固
崇国城垣摇摇撼动
于是大张旗鼓进击
于是大举纵兵冲锋
四方国家从此不敢违命!

崇墉仡仡[56]
是伐是肆[57]
是绝是忽[58]
四方以无拂。[59]

[题解]

这是叙述周人开国历程的极重要史诗。包括太王、王季的开拓,以及文王的伐崇、伐密。

《毛序》:"美周也。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笺》:"监,视也。天视四方可以代殷王天下者,维有周耳。世世修行道德,维有文王盛耳。"《疏》:"作《皇矣》诗者,美周也,以天监视善恶于下,就诸国之内,求可以代殷为天子者,莫若周,言周最可以代殷也。周所以善者,以天下诸国世世修德,莫若文王者也,故作此诗以美之也。"《诗集传》:"此诗序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

《周本纪》:"明年,伐犬戎。晚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晚年,伐邪。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

此诗之主旨是歌颂文王的功业。文王时代,于周原建立了以井田制为核心制度的农村公社。《孟子·梁惠王下》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有一,仕者世禄。炎市讥(沽)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吉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儒家所谓仁政,即爱民之政,其蓝图实本于此。

《潜夫论·班禄篇》:"《诗》云:'皇矣上帝,临下以赫。鉴观四方,求民之瘼。惟此二国,其政不获。惟彼四国,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惟与宅'。"

[注释]

①毛传:"皇,大。"

陈奂:"皇训大,美大之词。上帝,天也。"

②郑玄:"临,视也。"

朱熹:"赫,威明也。"

③朱熹:"监,亦视也。"

④求,救也。毛传:"莫,定也。"说谬。鲁齐诗莫作瘼。瘼,疾也。马瑞辰言:《汉书》、《潜夫论》并引作"求民之瘼","瘼谓病也"。此乃古义。

⑤何按:旧说"维"为语词(虚词)。不确。维,有也。维,曾有。姚际恒:"二国,商周也。获,得也。商周之政,大不相得,于是悉反之,承上天监民定而言。"说谬。毛传:"二周,夏殷也。"《尚书》言:"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

⑥不获,不获民心。

⑦维,以也,使全也。毛传:"四国,四方也。"笺:四国,谓密、阮、徂、芸也。"

⑧严粲:"程子曰:究,寻究也。度,谋度也。"

⑨毛传:"耆,恶也。"《潜夫论·班禄》引作"上帝耆之",耆,嫉也。

马瑞辰:"按《广雅》:'耆,怒也。'《玉篇》:'耆,怒诃也。'《广韵》:'耆,诃怒也。'怒,恶义同。《传》盖以耆为借字,故训为恶。"

⑩陈奂:"憎,亦恶也。式,用也。廓,大。"

吴闿生:"憎其恶之廓大。"何按:廓,狂也。

⑪维,通伟,伟大也。与,我也。宅,居也。

毛传:"西顾,顾西土也。宅,居也。"《论衡》引此作"此惟予度"。何按:度读作"土"。此惟予土,这是我们的土地。

郑玄:"乃眷然运视西顾,见文王之德而与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

⑫王引之:"家大人曰:作读为柞。《周颂·载芟》篇:'载芟载柞。毛《传》曰:除木曰柞。'《周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也。《内则》鱼曰作之。《尔雅》作斫之。郭璞注曰:谓削鳞也。是作有斩削之意。"

严粲:"《释文》曰:'屏,除也。'"何按:屏,通作辟。

⑬毛传:"木立死曰菑,自毙为翳。"谬。菑,栽也。翳,郁也,茂郁。

⑭朱熹:"修、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

⑮旧说皆迂曲。灌,灌溉。水少则灌。栵,当作洌,泄泻也。水多则洌。

⑯朱熹:"启、辟,芟除也。"

⑰朱熹:"柽,河柳也。似杨,赤色,生河边。椐,贵也。肿节,似扶老,可为杖者也。"

⑱严粲:"程子曰:'攘、剔,谓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长也。'"

⑲朱熹:"山桑也。与柘皆美材,可为弓干,又可蚕也。"

⑳陈启源:"帝迁明德,言天去殷即周徙就文王之路,与上章西顾与宅相应。"何按:迁,遣也。

㉑严粲:"《传》曰:'串,习也。'程子曰:'夷,平也。'今曰串夷载路,即《周颂》所谓岐有夷之行,谓民归之者。众串习其平夷而成大路也。《孟子》用之而成路。"

何按:串夷,即混夷,即匈奴。笺:"串夷即混夷,西戎国名。"即犬戎。(马瑞辰)"诗谓帝迁明德,串夷瘠败疲惫而去"。

㉒厥配笺曰:"作配,谓为生明君"。《荀子·大略》:"配天而有天下者"。配,匹也。匹夫,奉亏也。严粲:"王者配天,天将立之以为配,使周家王天下,其受命坚固不易也。"

㉓既固:(1)佝慕。(2)坚固。

㉔陈奂:"《尔雅》:省,察也。山,岐山也。"

㉕毛传:"兑,易直也。"

陈启源:"松柏,故言其材干,滑易而调直。"

㉖自,立也。郑玄:"作,为也。天为邦,谓兴周国也。作配,谓为生明君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时则然矣。太伯让于王季,而文王兴。"

㉗三家谓"维此王季"作文王,毛传本作王季。

㉘姚际恒:"因心者,王季因大王之心也。故受大伯之让而不辞,则是能友矣。下单承则友言,则友其兄,因以笃庆锡光。描摹家庭一段,蔼然致祥光景也。"

㉙笃,敦也。大也。朱熹:"笃,厚。载,则也。"庆,情也。

㉚严粲:"丧,失也。"

㉛马瑞辰:"至此诗及《执竞》并云:'奄有四方。'《閟宫》诗:'奄有下国。''奄有下土,''奄有龟蒙。'《玄鸟》:'奄有九有。'盖以奄有二字连文,奄即有也。奄即为有,而复称这曰奄有,犹抚本为有,(《广雅》抚,有也。)而经传亦连称抚有也。奄训有者,亦语词,犹有虞、有周之比。"

㉜朱熹:"度,能度物制义也。貊,《春秋传》、《乐记》皆作莫,谓其穆然清静也。"何按:貊,美也。

㉝朱熹:"克明,能察是非也。克类,能分善恶也。克长,教诲不卷也。克君,庆赏

刑威也。赏不僭,故人以为庆,刑不滥,故人以为威也。"

㉞至,治也。朱熹:"顺,慈和遍服也。比,上下相关也。比于,至也。"

㉟比,弼,大也。

㊱马瑞辰:"按悔当为晦之假借。《尚书·洪范》:'曰贞曰悔。'郑注:'悔之言晦也。'段玉裁、桂馥并曰:晦,犹终也。《释名》:'晦,灰也。火死为灰。'是晦之义为终为尽,此诗靡悔正当训晦。其德靡悔,犹云其德不已。故下即继以既受帝祉,施于孙子矣。"

㊲何按:无然,不要。畔援即攀援。

陈奂:"《传》以无是释无然,然与是同义,此为全诗然字通训也。畔者,叛之假借字。……《笺》:畔援,犹跋扈也。《释文》引《韩诗》畔援,武强也,《汉书》叙传注作畔换。《玉篇·人部》作伴换,义并同。"

㊳歆羡训贪羡者,歆从音声,贪从分声。声近义通。《文选》孙绰《游天台山赋》注引《韩诗章句》云:'羡,愿也。'"

㊴郑玄:"诞,大。"诞,德也。

马瑞辰:"诞者,语词。训大亦语词也。"

姚际恒:"谓先据高以制下也。于是密人之不恭,则征之。"

㊵毛传:"国有密须氏侵阮,遂往侵共。"《风俗通》:"密须氏,姞姓之国。"

姞,羯也,吉尔吉斯游牧民族(茨冈人)。(姞姓或即姬姓语转,又通于羯、羌)

孔颖达:"有密国之人,乃不恭其职,敢拒逆我大国,乃侵我周之阮地,遂复往侵于共邑。"密,在今甘肃省灵台县西南,阮,在灵台县西北,共,在泾川附近。其实皆游牧族之游国,地望未可确定指实也。

㊶郑玄:"赫,怒意。……五百人为旅。"

马瑞辰:"斯乃语词。斯犹其也。王赫斯怒,犹云:王赫其怒。与《诗》言有扁斯石,则百斯男,有秩斯祜,句法正同。"

㊷马瑞辰:"《传》:'按,止也。'……按按字,《孟子》引作遏。按、遏二字双声。《尔雅》并训为止,故通用。"

郑玄:"整其军旅而出,以却止徂国之兵众。"

朱熹:"徂旅,密师之往共者也。"

㊸马瑞辰:"按《广雅·释诂》:'对,扬也。'古或连称对扬,或称遂扬。对即遂,遂即

扬也。以对于天下,犹言以扬于天下。”

㊹何按,依读为殷。殷人在商京。王引之:“今案依,兵盛貌。依其者,形容之辞。言文王之众,依然其在京地也。依之言殷也。”

㊺严粲:“侵自阮疆,谓自阮疆而侵密,犹《春秋》书:公至自晋。谓自晋而至鲁也。”

胡承珙:“依其在京者,所以整军经武也。然后自阮邑之疆而侵之。……侵本九伐之一,《穀梁传》:苞人民驱牛马曰侵,斩树木坏宫室曰伐。侵与伐有难易轻重之别。”

㊻郑玄:“陟,登也。”

胡承珙:“陟我高冈以下,言升高而望师行无阻。”

㊼毛传:“矢,陈也。”何按:矢,视也。

吕祖谦:“杨氏曰:圣人一视而同仁,则天下无彼我之异,陵、阿、泉、池,皆视之犹我也……盖戒其军士,不为暴扰之辞也。”

㊽郑玄:“大陵曰阿。”

㊾郑玄:“度,谋也。”

吴闿生:“鲜,善也。伐密之后,乃度居善原广平之地,后竟徙都于丰。”

㊿毛传:“将,侧也。”

陈奂:“将之为言墙也。《尔雅》:‘毕,堂墙。’堂墙为山厓边侧之名。其水厓边侧,亦如是也。”

(51)毛传:“方,则也。”

马瑞辰:“万邦之方,犹云:万邦为宪。宪亦法也,则也。《广雅》又云:‘方,正也。’正亦所以谓法则也。”

(52)朱熹:“予,设为上帝之自称也。怀,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

(53)马瑞辰:“按以、与古通用。声以色,犹云声与色也。夏以革,犹云夏与革也。引此诗而释之曰: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声色对举,是其证也。汪氏曰:‘不大声以色者,不道之以政也。声谓发号施令,色谓象魏悬书之类。不长夏以革者,不齐之以刑也。夏谓夏楚,朴作教刑也。革谓鞭革,鞭作官刑也。’其说得之,可正《传》、《笺》之误。”

戴震:“按声与色,谓言貌。夏与革,当谓威力。不大,暴著之也。不长,不尊尚之也。”

(54)朱熹:“又能不作聪明,以循天理。”

戴震:“又谓无私智计度,惟顺乎天道之宜。”

(55)戴震:“《传》:‘仇,匹也。’……仇方,大国也。兄弟,众与国也。以崇强暴不易

伐,故询之大国与己匹者,而连合众与国然后兴师……殊其辞以别大小,故曰询、曰同,曰仇方、曰兄弟……《国语》:‘咨亲为询。’韦注云:‘询亲戚之谋。’”

㊾马瑞辰:“《传》云钩,钩梯者,谓以钩钩梯而上……所以钩引上城,非谓钩即梯也。”

㊿毛传:“临,临车也。冲,冲车也。”

孔颖达:“临者,在上临下之名。冲者,从傍冲突之称。故知二车不同。兵书有作临车冲之法。”

58《周本纪》:“伐崇侯虎”。郑玄:“当此之时,崇侯虎倡纣为无道,罪尤大也。”崇侯虎,《正义》引皇甫谧云“夏鲧封”。何案:崇,即重(重黎之后),即共工(鲧)之国,是为楚之先祖。乃商之亲戚盟邦也。崇墉,即祝融之后也。崇,嵩也,地在河南嵩县。《文王有声》:“既伐于崇”,于崇,即有崇也。“当文王之在岐,地偏国狭,介居戎狄,而崇以大国塞其冲。自灭崇后,周姓盛强,通于河洛淮汉之间,然后关东诸侯得以被其化而归之耳。”

59陈奂:“《传》训闲闲,动摇。茀茀,强盛。茀茀有动摇之义,闲闲亦有强盛之义……《广雅》:‘闲闲,盛也。’盖本三家诗。”

60何按:即奄奄一息之奄奄。郑玄:“言言犹孽孽,将坏貌。”

61郑玄:“讯,言也。执所生得而言问之。”

朱熹:“连连,属续状。”

62杨树达:“攸,语首助词,无义。”毛传:“馘,获也。不服者,杀而献其左耳曰馘。”

严粲:“程子曰:‘安安,不轻暴也。’”

63马瑞辰:“按《尔雅》:是类是祃,师祭也。是类是祃,承上执讯连连,攸馘安安言之,盖与祃并祭于所征之地……祭天曰类,祭社亦曰类。”

64朱熹:“致,致其至也。附,使之来附也。”

65朱熹:“茀茀,强盛貌。”

66王先谦:“《韩说》曰:‘仡仡,摇也。’”

67朱熹:“肆,纵兵也。”

68马瑞辰:“《传》:‘忽,灭也。’瑞辰按《尔雅·释诂》:忽、灭二字,并云尽也。是忽、灭二字同义。凡二字同义即可互训。”

69陈奂:“《释文》引王肃云:‘拂,违也。’”

文王颂

（文王）

文王之神灵在上
与太阳同在于天
周国虽然是旧邦，
承受天命得到新兴

周国正在兴起
上帝赐予天命无限
文王之灵升降天地
护持在上帝左右

伟大的文王
美誉永世流芳
天神赐我周邦
庇佑文王子孙

文王的子子孙孙
宗立分支万世久长
凡是周邦世子
世代分享荣光

世代荣光——
光彩扬扬
众多俊杰人才

文王

文王在上，[1]
於昭于天。[2]
周虽旧邦，[3]
其命维新。[4]

有周不显，[5]
帝命不时。[6]
文王陟降，[7]
在帝左右。

亹亹文王，[8]
令闻不已。[9]
陈锡哉周，[10]
侯文王孙子。[11]

文王孙子，
本支百世。[12]
凡周之士，
不显亦世。[13]

世之不显，
厥犹翼翼。[14]
思皇多士，[15]

生长在这王国	生此王国。
王国生养他们	王国克生，[16]
成为大周栋梁	维周之桢。[17]
如此众多人才	济济多士，[18]
继承文王大业	文王以宁。

优美的文王	穆穆文王，[19]
令人多么敬仰！	於缉熙敬止。[20]
承受天命	假哉天命。[21]
征服商朝子孙	有商孙子。[22]
商朝那些孙子	商之孙子，
现已分裂不已	其丽不亿。[23]
上帝降下命令	上帝既命，
要他们臣服于周邦	侯于周服。[24]

臣服于周朝	侯服于周，
天命变化无常	天命靡常。[25]
殷人仆伏	殷士肤敏，[26]
观礼于周京宗社	祼将于京。[27]
他们都祼着身体	厥作祼将，
脱下殷人的冠服	常服黼冔。[28]
周王告诫他们	王之荩臣，[29]
不要想念他们的祖先	无念尔祖。[30]

不要他们想念祖先	无念尔祖，
重新修整他们的政德	聿修厥德。[31]
甘心陪承天命	永言配命，[32]
乞求自身福祥	自求多福。

殷朝之后代败丧	殷之未丧师,
是由于得罪上帝	克配上帝。[33]
要以殷朝为戒	宜鉴于殷,
保持天命不容易	骏命不易。[34]
天命得之不易	命之不易,
不要断绝在你身上	无遏尔躬。[35]
要发扬美好的声誉	宣昭义问,[36]
取悦于上天	有虞殷自天。[37]
上天的法则	上天之载,[38]
不声不响	无声无臭。
只有效法文王	仪刑文王,[39]
万邦才会臣服	万邦作孚。

［题解］

《诗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笺》:"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疏》:"作《文王》诗者,言文王能受天之命,而造立周邦,故作此《文王》之诗,以歌述其事也。"

这是一首文王"受命"建国的诗,用于祭祀、朝会或两君相见等。等于周的国歌,相传为周公所作,以告诫后世君王明兴亡之理。

［注释］

①朱熹:"言文王既没,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

②毛传:"於,叹辞。"

阮元《研经室集·<大雅·文王>诗解》:"文王在上,乃宗祀明堂。指文王在天上,故曰於昭于天。"

昭,昭阳,太阳。

③邦,封也。陈奂:"周自大王迁岐,故称旧邦。"

④朱熹:“命,天命也……是以周邦虽自后稷始封,千有余年,而其受天命,则自今始也。”维,永也。陈奂:“维,犹乃也。维新,乃新也。”

⑤陈奂:“有周之有,为语词。不显之不,为语助。无实义。”

毛传:“显,光也。”

何按:有,国也,有周即周国。不,方。显,兴。

⑥不,无也。毛传:“不时,无时也。”不时,无限。

林义光:“时,持久也……言有周之光明,帝命之持久……时、持、古并同音。”

⑦朱熹:“盖以文王之神在天,一升一降,无时不在上帝之左右,是以子孙蒙其福泽,而君有天下也。”

⑧毛传:“亹亹,勉也。”朱熹:“强勉之貌。”何按:亹亹,即荡荡,即堂堂。雄伟之貌。

⑨朱熹:“令闻,善誉。”陈奂:“已,止也。令闻不已,言善声之悠久也。”

⑩戴震:“《传》:‘哉,载。’……盖陈,布也。古字载与栽通。栽,犹殖也。言文王能布大利于天下以丰殖周。”

⑪毛传:“侯,维也。”

⑫毛传:“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谓其子孙嫡(正妻的长子)者为天子,庶者为诸侯。皆百世不绝。《笺》:“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声闻,日见称歌,无止时也。乃由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国。”

⑬吴闿生:“汪中云:武荣碑,亦世载德。亦世即奕世。”

⑭郑玄:“犹,谋。”

毛传:“翼翼,恭敬。”

朱熹:“而其谋犹皆能勉敬如此也。”

⑮朱熹:“思,语辞。皇,美……美哉此众多之贤士。而生于此文王之国也。”

⑯严粲:“文王教化作成之也。”

⑰毛传:“桢,干也。”

胡承珙:“案舍人注《尔雅》云:桢,正也。筑墙所立两木也。干,当墙之两边障土者也。是桢与干为两物。《尔雅》、毛《传》盖以皆筑墙之木,故浑言之曰:桢,干也。木所立长曰干,因而人之立事亦曰干。”

⑱严粲:“《诗记》曰:颜氏《汉书》云:‘济济,盛貌。”

朱熹:“文王之国能生此众多之士,则足以为国之干,而文王亦赖以为安矣。”

⑲严粲:“《释训》云:‘穆穆,敬也。’郭璞注曰:容仪谨敬。”

⑳戴震:“按缉熙者,言续其光明不已也。敬止者,言敬慎其止居不慢也。”

㉑朱熹:“假,大。”

㉒郑玄:“使臣有殷之孙子。”

㉓马瑞辰:“按丽者,不为语辞。不亿,即亿。犹云:子孙千亿耳。”

㉔马瑞辰:“服,训为臣服之服。可言维于周服,亦可言维服于周。”

㉕陈奂:“靡,无也。靡常,无常也。商孙子服于周,则见天命之无常。”

㉖严粲:“殷士,总言商之孙子及其旧臣。”于省吾:“肤敏,乃黾勉的转语。肤与黾、敏与勉,并系双声……此诗是说殷士助祭于周,但兴亡之感,不能无动于衷,只有俯首就范,黾勉从事而已。”

㉗严粲:“裸谓以酒献尸,尸受酒而灌于地以降神也。行裸之礼,谓之裸将。”

毛传:“将,行也。”

朱熹:“京,周之京师也。”

㉘朱熹:“黼,黼裳也。冔,殷冠也。”

严粲:“服殷之常服,黼裳而冔冠也。黼裳,商周所同,冔冠,则商之制也。”

王先谦:“蔡邕《独断》云:冕冠,殷曰冔。以三十升漆布,广八寸,长尺二寸,加爵冕其上,黑而微白,前大后小,有收以持笄。”

㉙何楷:“按《方言》:孑、荩,皆余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炊薪不尽曰荩……王之荩臣,以目商孙子及殷士。”

俞樾:“王之荩臣,盖即指殷士也……王,谓殷王也。《方言》:‘荩,余也。’王之荩臣,犹言王之余臣。以其从殷而来,故谓之王之余臣……其人皆商之孙子,故以无念尔祖勖之。”

㉚于省吾:“无字的用法,在此是否定词,与勿字同义,决非发语词。此诗系殷士助祭于周京……故周人劝其弃旧图新,以不要怀念你们商人的先祖为言。”

㉛朱熹:“聿,发语辞……在于自修其德。”

㉜毛传:“永,长。”配,陪也。永言配命,永为陪命。

严粲:“苏氏《终风》解曰:‘言,辞也。’……《诗记》曰: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礼命讨之柄,以临天下,故曰配命,又曰上帝。”说谬。

㉝郑玄:“师,众也。”

朱熹:“又言殷未失天下之时,其德足以配乎上帝乎。”

㉞毛传:“骏,大也。”戴震:“按篇中命字凡八见,皆谓受天命为天下君,能修德能常合于天心。天命在是,即天心在是。配命配上帝,皆德合天心之谓。”

方玉润:“不易,言难保也。”

朱熹:“宜以为鉴而自省焉,则知天命之难保矣。”

㉟朱熹:“遏,绝。”

戴震:“言天心之难合也。不修德,则躬自绝于天矣。”

㊱马瑞辰:“义问,犹言会问、嘉问。字通作闻。《说文》:‘闻,知声也。’引申之义为声闻。”

㊲郑玄:“有,又也。”

毛传:“虞,度也。”

于省吾《诗义解结》:“殷者,依之借字。依与衣,古通用。《皇矣》篇的依其在京,王引之谓依之言殷也。详《经义述闻》。有虞殷自天,应读作又虞依自天。天乃天命的省语。承上命之不易,无遏尔躬为言……这是说:天命之不易,无害尔身,应宜昭义问(训令闻)而揆之以依于天。”

㊳毛传:“载,事。”何按:载,裁也。裁断。

陈奂:“奂谓毛训载为事,实包括生物之义。”说谬!

㊴仪,准则。仪,表也。刑,行也。仪刑,即仪则于。仪则而奉行。

毛传:“刑,法。”

郑玄:“仪法文王之事,则天下咸信而顺之。”

㊵毛传:“孚,信也。”作孚,即作威作服之作服,服顺。

吴闿生:“善法父王,乃为万邦所信也。”

先祖颂

神圣文王
（文王有声）

文王神圣
英俊而神圣
他策划天下安定
终于大功告成
文王真是伟大啊！

文王承受天命
取得赫赫武功
讨伐占领崇国
兴建王都于丰
文王真是伟大啊！

筑城在伊水
兴建镐京和丰京
不是急于实现欲望
而是追继贤明祖宗
我们君王代代伟大啊！

周王功业光耀
建成丰京城垣
四方诸侯归附
成为君后同盟
我们君王伟大啊！

文王有声

文王有声，[1]
遹骏有声，[2]
遹求厥宁，
遹观厥成。
文王烝哉！[3]

文王受命，
有此武功：
既伐于崇，[4]
作邑于丰。
文王烝哉！

筑城伊減，
作丰伊匹。[5]
匪棘其欲，[6]
遹追来孝。[7]
王后烝哉！[8]

王公伊濯，[9]
维丰之垣。[10]
四方攸同，[11]
王后维翰。[12]
王后烝哉！

丰水向东流	丰水东注，
经过大禹的土地	维禹之绩。[13]
四方诸侯会同	四方攸同，
共同辅弼我王	皇王维辟。[14]
皇王真是伟大啊！	皇王烝哉！
营建镐京大社	镐京辟雍，[15]
从西到东	自西自东，
从南到北	自南自北，
四方无不服膺	无思不服。[16]
皇王真是伟大啊！	皇王烝哉！
武王占卜选基	考卜维王，
决定定居镐京	宅是镐京。[17]
龟卜预示吉庆	维龟正之，[18]
武王建都成功	武王成之。[19]
武王真是伟大啊！	武王烝哉！
丰水边杞柳成林	丰水有芑，
武王还要做什么？	武王岂不仕？[20]
为子孙万代筹谋	诒厥孙谋，[21]
让世代长治久安	诒燕翼子。[22]
武王真是伟大啊！	武王烝哉！

[题解]

《诗序》:"《文王有声》,继伐也。武王能广文王之声,卒其功伐也。"《笺》:"继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纣。"《疏》:"经八章,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继之,是继伐。"

这是歌颂文王迁丰,武王迁镐的诗。

[注释]

①孔颖达:"此文王乃有令闻之善声。"

何楷:"有声,言有声誉也。"

何按:声,即圣。

②陈奂:"遹即曰、聿,为发语之辞。"

郑玄:"骏,大。"

朱熹:"文王之有声也,甚大乎其有声也。盖以求天下之安宁,而观其成功耳。"

③陈奂:"烝哉,即君哉,美叹之词。"

王先谦:"《韩》说曰:'烝,美也。'"何按:烝,厚美也,博大,伟大也。烝有厚意,有众意,有美意。

④何按:于崇,即有崇,崇国也。

俞樾:"谨案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两句初非对文。于崇之于,亦国名也……《史记》所载……明年伐于,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说不确。

王应麟:"朱氏曰:'丰在今京兆府鄠县终南山北。"

⑤毛传:"淢,成沟也。匹,配也。"

郑玄:"方十里曰成,淢其沟也。广深各八尺……筑丰邑之城,大小适与成偶。"

孔颖达:"言每方十里之地,其外有此沟,谓之为淢,此淢广八尺,深八尺。"

陈启源:"成方十里,丰城亦方十里,与城相偶,故曰匹。"

吕祖谦:"陈氏曰:'匹,称也。'"

⑥王先谦:"《齐》棘作革。"

陈乔枞:"革、棘、亟,古通用。"

严粲:"初非急于从己之欲以广都邑。"

⑦陈奂:"遹追来孝,犹言追孝于前人也。遹,发声。来,语助。第一字发声,第三

字语助,此其句例。"

王引之:"孝者,美德之通称,非谓孝弟之孝。"

⑧严粲:"尊称文王为王后,诚得人君之道也。"

⑨马瑞辰:"按公、功古同声通用。王公,即王功也。《尔雅·释诂》:'濯,大也。'《方言》:'濯,大也。'……《韩诗》:'濯,美也。'美亦大也。"

⑩陈奂:"垣,墙也。维丰之垣,百堵皆兴也。"

⑪严粲:"然四方归之,皆以文王为桢翰。"

⑫陈奂:"《板》大宗维翰。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干也。文义正同。"

⑬王应麟:"《郡县志》:'丰水出京兆府鄠县东南终南山,自发源北流,经县东二十八里,北流入渭。'"

郑玄:"绩,功。"

⑭朱熹:"皇王,有天下之号,指武王也。辟,君也。……言丰水东注,由禹之功,故四方得以来同于此,而以为君。"

⑮朱熹:"镐京,武王所营也,在丰水东,去丰邑二十五里。张子曰: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刘居豳,太王邑岐,而文王则迁于丰,武王又居于镐。"

方玉润:"灵台辟雍,不必为学,或至此始为学耳。"

林义光:"镐京辟雍,即镐池也……而镐之辟雍则讲武之事在焉。故以东西南北无思不服为言。"

⑯王引之:"无思不服,无不服也。思,语词耳。"

⑰陈奂:"考,成也。考卜,成卜也。王,武王也。宅,《礼记·坊记》引作度。度与宅通。宅,以言作邑也。《传》云:武王作邑于镐京,正释经文考卜维王,宅是镐京二句之义。"

⑱朱熹:"正,决也。"

严粲:"以吉凶取正于龟,出其吉兆,以正定之也。"

⑲朱熹:"成之,作邑居也。"

⑳毛传:"芑,草也。""仕,事。"

郑玄:"丰水犹以其润泽生草,武王岂不以其功业为事乎?"

孔颖达:"言实以功业为事,思得泽及后人。"

㉑陈奂:"诒,遗也。燕,安。翼,敬。言武王以安敬之谋,遗其孙子也。上言谋,下言燕翼。上言孙,下言子。皆互文以就韵耳。"

堂 堂

（荡）

堂堂威武的上帝
你是天下万民的主宰
可敬畏的上帝
你的天命常常变化

上天生育众多人民
他们的生命多么短暂
什么事情不有开始?
但很少事情长久成功!

文王说:唉呀!
你们看殷商——
曾经多么强盛
曾经不可一世
曾经是主宰
曾经多臣仆
上天曾赐以美德
使他们兴盛一时

文王说:唉呀!
你们看殷商——
他摒弃善人
以强霸引起仇恨

荡

荡荡上帝，[1]
下民之辟。[2]
疾威上帝，[3]
其命多辟。[4]

天生烝民，[5]
其命匪谌。[6]
靡不有初，[7]
鲜克有终。[8]

文王曰：咨！[9]
咨汝殷商！
曾是强御？[10]
曾是掊克？[11]
曾是在位？[12]
曾是在服？[13]
天降滔德，[14]
女兴是力。[15]

文王曰：咨！
咨女殷商！
而秉义类，[16]
强御多怼。[17]

流言到处传布	流言以对，[18]
敌寇兴起在国内	寇攘式内。[19]
人人都在诅咒	侯作侯祝，[20]
无止又无休	靡届靡究。[21]

文王说：唉呀！	文王曰：咨
你们看殷商	咨女殷商！
他曾咆哮在中央	女炰烋于中国，[22]
到处招来怨恨还在自得	敛怨以为德。[23]
不修明政治	不明尔德，[24]
身后身旁都没有人支持	时无背无侧。[25]
他的政德多么不明	尔德不明，
所以无人辅佐相助	以无陪无卿。[26]

文王说：唉呀！	文王曰：咨！
你们看殷商	咨女殷商！
没有人不沉湎酗酒	天不湎尔以酒，[27]
不遵守一切规矩	不义从式。[28]
罪衍不知休止	既愆尔止，[29]
分不清光明黑暗	靡明靡晦。[30]
日日大呼大叫	式号式呼，[31]
把白昼当作黑夜	俾昼作夜。[32]

文王说：唉呀！	文王曰：咨！
你们看殷商	咨女殷商！
人人叫得像知了和鳄鱼	如蜩如螗，[33]
像沸腾的水和汤	如沸如羹。[34]
小人大人都快死亡	小大近丧，[35]
人人摇摇晃晃	人尚乎由行。[36]

译文	原文
内乱祸害中国	内奰于中国,[37]
波及到鬼方	覃及鬼方。[38]
文王说:唉呀!	文王曰:咨!
你们看殷商	咨女殷商!
不是上帝不支持他们	匪上帝不时,[39]
殷商已没有盟友	殷不用旧。[40]
没有了老成人	虽无老成人,
只剩下严刑酷法	尚有典刑。[41]
听不进好话	曾是莫听,
所以天命即将颠覆!	大命以倾![42]
文王说:唉呀!	文王曰:咨!
你们看看殷商	咨女殷商!
人们有一句谚语:	人亦有言:
树根已倒拔	颠沛之揭,[43]
枝叶再好又怎样?	枝叶未有害,[44]
本末已倒置	本实先拨。[45]
其实殷人的镜子并不遥远	殷鉴不远,[46]
就在夏后的末世呵!	在夏后之世。[47]

[题解]

《诗序》:"《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疏》曰:"以厉王无人君之道,行其恶政,反乱先王之政,致使天下荡荡然法度废灭,无复有纲纪文章,是周王室大坏败也。故穆公作是《荡》诗以伤之。"

这是一首托文王之口诅咒暴政的诗。

[注释]

①荡荡,堂堂。上帝,天神。旧说甚荒谬。如郑玄:"荡荡,法度废坏之貌。"

陈奂:"《尔雅》:'荡荡,僻也。'盪与荡同。僻当作辟。古邪辟作僻。《笺》:荡荡,法度废坏之貌。与辟义相近。""上帝,指君王。"

②辟,父也。毛传:"辟,君也。"

③疾威,敬畏。朱熹:"疾威,犹暴虐也。"

④多辟,多变。朱熹:"多辟,多邪辟也。"朱说荒谬!

⑤烝,众。

⑥谌,短暂。朱熹:"谌,信也……刘康公曰:民受天命之中以生,所谓命也。"

⑦靡,莫。

⑧鲜,稀少。克,可。初,谓文王也。终,谓厉王也。

⑨毛传:"咨,嗟也。"

⑩何按:"曰曾是者怪诧之辞。上二句曾是,言何乃有是人?下二句曾是,言何乃用是人也?"

胡承珙:"曾犹乃也。"

王先谦:"《鲁》、《齐》御作圉。"

王引之:"家大人曰:御亦强也……强御与掊克相对……皆二字平列,其义相同。《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牧誓》郑注曰:强御,谓强暴也。字或作疆圉,又作强圉。"

⑪掊克,《孟子·告子》赵注:"掊克,不良也。"《释文》有聚敛之说,故谓横征暴政。马瑞辰:"掊克连言,知克亦为掊。然《释文》训掊克为聚敛,而云蒲侯反,只为掊字作音。"

⑫在位,据天子之位。

⑬服,事,此指政事。马瑞辰:"按《尔雅》:'服,事也。'《说文》:'事,职也。'《广雅》:服任也。又职事也……在服,犹云在职在位在官。"

⑭毛传:"天,君。滔,慢也。"陈奂:"慢德,言其德教之慢,即荡荡之意也。"滔(tāo),怠慢,无视德义,此指缺德之人。

何按:旧说谬!滔,大也。天降滔德。

⑮郑玄:"女群臣又相与而力为之,言竞于恶。"

马瑞辰:"窃谓训与为是……与犹助也。女兴是力,犹云女助是力。"兴,兴起,扶植。《诗集传》:"言此暴虐聚敛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滔慢之德而害民,然非其自为之也。乃汝兴起此人而力为之耳。"

⑯何按:秉,摒也。义,仪也。俞樾:“谨按:下文即云强御多怼,与此一气相承……《尚书·立政篇》:兹乃三宅无义民。《吕刑篇》:鸱义奸宄。王氏念孙曰:义与俄同……此经义字,亦俄之假借。类与戾同。《周书·史记篇》:愎类无亲。孔晁类:类,戾也。《说文·犬部》:‘戾,曲也’。”

吴闿生:“秉,柄用也。而,亦女也。”秉,操持,引用。义,俄之假字。邪也。类与戾通。戾,曲也。义类,犹言邪曲,见俞樾《群经平议》。古者俄、义同声,俄,衺(邪)也,倾倒之义。此俞樾引自王引之《尚书·立政》“三宅无义民”注,见《经义述闻》四。以义民作为善民,非。

⑰朱熹:“怼,怨也。”

严粲:“乃用强御作怨之人。”

《笺》:“反任强御众怼为恶者。”怼(duì),怨恨,谓强御之人使人怨恨。

⑱流言,谣言。朱熹:“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使用流言以应对。”

吴闿生:“或采流言以中伤贤人……如此,则寇贼生乎内。”

⑲攘,犹盗。式,用。内,纳,谓盗贼之类的人混入朝廷作恶害民。

⑳郑玄:“侯,维也。”

俞樾:“作,始也。祝亦始也,见《国语·郑语》韦昭注及《释名·释亲属篇》。侯作侯祝,靡届靡究。两句反复相承……盖言厉王任用小人,方兴未艾也。”

何按:《释文》作本或作诅。祝,亦诅咒。作、祝,皆“诅咒”之意。

㉑陈奂:“言无终极,无穷已也。”毛传:“届,极。究,穷也。”

靡,无。届,极。究,穷。谓咒骂之声没完没了。

㉒炰烋(páo xiāo),同咆哮,《笺》:“炰烋,自矜气健之貌。”

㉓敛怨。敛,聚也。聚集为人所怨的人,以为这些人有德而任用之。严粲:“敛民之怨,乃自以为德。汝所以是非颠倒,邪正错乱,不能明尔之德者,由汝背后傍侧,皆无贤人以引翼之也。尔之德所以不明者,由汝无陪贰之大臣,又无贤六卿也。背侧,言前后左右也。”

㉔不明尔德,谓你的德行昏暗不明,以致政治乖错。

㉕时,是。无背无侧,左右无好人从政。

㉖陪,指三公。《传》:“无陪无卿,无陪贰,无卿士也。”亦左右无贤臣为之辅佐。

㉗湎(miǎn),沉迷于酒。马瑞辰:“按《说文》:‘湎,湛于酒也。’……天不湎尔以

酒，犹云天不淫女以酒。"

严粲："天不使尔沉湎于酒，而惟不义之事，则从而尘之也。非天使之，是汝自为恶也。"

㉘从，纵。式，用。朱熹："式，用也。"不义，指纵酒于不义之事，而你偏反常道，纵酒为乐。

㉙陈奂："愆，过也。止，威仪容止也。"愆，过错。止，言行举止。谓举止失常。

㉚靡，无。晦，暗，谓整日昏天黑地的生活。

㉛式，乃。号，啼哭。呼，喧哗，喧哗与啼哭不时发生。

㉜俾昼作夜，白天黑夜不分，整日在寻欢作乐。

㉝严粲："蜩者，蝉也。诸蝉之总名也。螗者，蝘也，螗蜩也。"蜩，蝉。何按：螗，鼍也，鳄鱼。鳄善鸣，其声如雷。

朱熹："如蝉鸣，如沸羹，皆乱意也。小者大者，几无丧亡矣。"

毛传："言居人上欲用行是道也。"

黄焯："盖伤厉王居乎众人之上，不念礼法，而用行非道也。"

㉞羹，汤也。颜注《汉书·五行志》："谓政无文理，虚言沓，如蜩螗之鸣，汤之沸滚，羹之在熟也。"

㉟大小，事无大小，人无老少，都接近死亡。

㊱人尚乎由行，谓坚持错误，不知悔改。《诗集传》："小者，大者，几于丧亡矣，尚且由此而行，不知变也。"

㊲人们对殷纣的愤怒遍及中国。奰（bì），怒，何楷："对夷狄言，则中国为内。奰，《说文》：壮大也……此象其赫奕尊严之状，人不敢近。"

㊳覃（tán），延及。鬼方，匈奴。（王国维）何楷："覃者，延长之义……此诗先言内奰，而承之以覃及鬼方，正谓其峻厉之威，及于远方。"

毛传："鬼方，远方也。"

陈启源："然案干宝《易》注云：鬼方，北方国。见李鼎祚集解。《文选》注引。《世本》注云：鬼方，于汉则先零之戎。先零，西羌也。"鬼方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一带。

㊴匪，非。时，善。马瑞辰："毛《传》'时，善也。'《广雅》亦云：'时，善也。'"

㊵旧，指原有的典章制度。

㊶典刑,旧法常规。马瑞辰:"按《尔雅·释诂》:刑,常也。诗言典刑,犹《易》言既有典常耳。"

郑玄:"犹有常事故法可案用也。"

㊷严粲:"汝曾莫能听用,遂自倾覆其大命。"

吕祖谦:"大命,国命也。"

大命,政权,政权崩溃,国已灭亡。

㊸《传》:"颠,仆。沛,拔也。揭,(树)见根貌。朱熹:"颠沛,仆拔也。揭,本根蹶起之貌。"颠沛,倒下。树已倒下,树根跷起来。

㊹枝叶未有害,树之倒下不是树叶的毛病。

㊺本实先拨,其根本已坏,无法挽救。姚际恒:"拨,开也。大树遭仆拔而揭起之时,其枝叶俨然尚未有害也。而其本实先已拨开于土矣。言本实既无土滋,而枝叶必随之以敝坏也。"

㊻郑玄:"此言殷之明镜不远也。近在夏后之世,谓汤诛桀也。后武王诛纣。今之王者,何以不用为戒。"

鉴,镜子。殷鉴,殷朝这面镜子。原意是殷人灭夏,殷的子孙应以夏的灭亡为鉴戒,后泛称可作借鉴的往事。

㊼朱熹:"夏后,桀也。"

夏后,周人称夏为夏后氏,此谓夏桀之亡乃可为殷鉴之意。

世万

（时迈）

世上万千之邦国
都是皇天的儿子
现在都臣服辅佐于我周邦

强大如雷霆
天下无不震撼
于是祭祀百国之神
还有大河之神与高山之神
英明国王为众王之后
发光明于我周邦
一代一代永远传下去

愿从此收起干戈
藏起弓箭
让我王的美政
施行于华夏
英明的周王永久保有它！

时迈

时迈其邦，[1]
昊天其子之！[2]
实右序有周，[3]

薄言震之，[4]
莫不震叠。[5]
怀柔百神，[6]
及河乔岳。[7]
允王维后！[8]
明昭有周，[9]
式序在位。[10]

载戢干戈，[11]
载櫜弓矢。[12]
我求懿德，[13]
肆于是夏。[14]
允王保之！[15]

［题解］

这是一篇武王巡守祭天的乐歌。

《诗序》："《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笺》："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国，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禅也。《书》曰，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遍于群神。"《疏》："《时迈》诗者，巡守告祭柴望之乐歌也。谓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诸侯，

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为柴望之礼,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巡守而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周公既致太平,追念武王之业,故述其事而为此歌焉。"《鲁说》、《齐说》同。《韩说》曰:"美成王能奋舒文武之道而行之。"

《国语·周语》记祭公谋父谏阻周穆王征犬戎,引用了这诗。他说:"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时迈》是周文公即周公旦在武王伐商纣胜利之后所作。武王克商之年,《史记·鲁世家》以为在文王死后四年(前1066)前,张钰哲定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057年。则《时迈》一诗,应当作于这一年。

时迈,世万。世上万千邦国。

[题解]

①时,通是,世也。为迈通万,金文中"万"字大都迈字。林义光《诗经通解》云:"迈读为万,诸彝器万年多作迈年。迈与万古通用。"其邦,之邦。《经传释词》云:"其犹之也。"《康诰》曰:"朕其弟小子封。"《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非此其身。"言非此之身也。"时迈其邦"即"是万之邦"。

②其,皆也。子,育也。子之,子是动词,表示子的行动。

③实通是。右,佑本字,佑助。序通予,我。《桑柔》"诲尔序爵",《墨子·尚贤篇》引作"诲女予爵"可证。高亨《诗经今注》训我最是。"予有周"即"我有周",有周,周国。

④薄言一词,《诗》中常见,即迫焉。震之,震动。之是代词。

⑤震叠,震惊恐惧。段玉裁《说文注》谓叠即㠪之借字。

⑥怀,归依。柔,安抚。何楷:"杨氏曰:'所谓怀柔百神者,言合祭四方山川之神,故云百神。'"

《尔雅·释言》、《方言》:"怀,来也。"《国语》:"民神怨痛,无所依怀。"韦注:"怀,归也。"

⑦古称"河"即今之黄河。乔岳当为陕西之华山或嵩山。《传》以为岱宗,非是。毛传:"乔,高。高岳,岱宗也。"

⑧毛传:允,立也。郑玄:"允,信也。"孔颖达:"信乎武王之德如是,维宜为天下之君也。"何按:允,英也。维,继承。后,君后。古字后与毓、育为一字,象妇女产子倒出之形,隶变而成"后"矣。母系社会,母即部落之首领,故"后"发展而有"君后"义。

⑨明昭,明白地告谕。昭通诰,即告知义。刘熙《释名·释典艺》云:"诏,照也,昭

也，人暗不见事宜，则有所犯。以此昭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

严粲：“天实明昭有周矣。武王之巡守也，以庆罚黜陟之典，序诸侯之在位者。”

⑩式，通代，世世代代。《周书·立政》：“乃屏我有夏，式商受命。”以式为代，《多士》：“非谓我小国敢弋殷命。”亦以弋为代。郑玄：“载之言则也。”何按：式，世也。

⑪戢，收藏，干，盾牌。戈，长戟。“干戈”一词，为古代兵器之总称。严粲：“《释文》曰：戢，止也，敛也。”

⑫櫜，盛弓箭的皮袋子。动词，盛人袋子之意。

毛传：“櫜，韬也。”

孔颖达：“《释诂》文：櫜者，弓衣。一名韬。故内弓于衣谓之韬弓。”

⑬懿，美也。懿德，美德。朱熹：“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陈于中国。”

⑭肆，施行。时夏，是夏，这夏地。严粲：“故天下莫不信武王之能保天下也。”

⑮保，养护之意。字本作俘，初文为孚。古无轻唇音，孚，保二字古发音相同。

大武(六章)

《大武》是武王克商后制作的一部舞乐。据《乐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祟。"是武之舞凡六成,其诗当有六篇也。王国维说:

"据《毛诗序》于'武'曰奏大武也。于酌曰告成大武也。"则六篇得其二。

《春秋》左氏宣十二年传:'楚庄王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是以'赉'为武之三成,以桓为武之六成,则六篇得其四。

"其诗皆在周颂,其余二篇自古无说。"

王国维考证以为"大武"之初篇即"昊天有成命"。包括武、酌、桓、赉、般共六篇。

高亨指出:"昊天"篇诵成王事,不当武王作。

据高亨考证,"大武"六篇乃即《周颂》中之"我将"、"武"、"赉"、"般"、"酌"、"桓"等六篇。

一、我 将

我奉献祭品举行祭祀
有牛也有羊
请上天保佑我们！

准确效法文王的榜样
让四方一天比一天安祥

伟大的文王！
请保佑我，请享用祭祀

我将日日夜夜
敬畏天的威灵
永远保有天下！

我 将

我将我享，①
维羊维牛，
维天其右之！②

仪式刑文王之典，③
日靖四方。

伊嘏文王！④
既右飨之。

我其夙夜，⑤
畏天之威。
于时保之！⑥

[题解]

《诗序》："《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也。"《疏》："《我将》诗者，祀文王于明堂之乐歌也。谓祭五帝之于明堂，以文王配而祀之，以今之太平，由此明堂所配之文王，故诗人因其配祭，述其事而为此歌焉，经陈周公成王法文王之道为神佑而保之，皆是述文王之事也。"《鲁说》同。

这是祭祀文王于明堂的乐歌。

一说，《我将》是《大武》舞曲中的第一章。武王出兵时祭祀上帝和文王祈求保佑的文章。《大武》有歌有舞，舞六场，歌六章为武王和周公所作。据说，所谓六篇原是一篇共六章，而且篇次已乱。

[注释]

①郑玄:“将,犹奉也。”毛传:“享,献也。”将,献都是奉献祭品。《小雅·楚茨篇》:“絜尔牛羊,以往蒸尝,或剥或亨,或肆或将,祝祭于祊。”《大雅·文王篇》:“祼将于京。”将字都是这个意思。

②维,请也。李黼平:“毛无传,则当与《彤弓》右之飨之彼同。传云:‘右,劝也。’……维天在上,其以此右劝之乎。”

③郑玄:“我仪则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毛传:“刑,法也。”严粲:“钱氏曰:仪式刑,犹《书》云:严祗敬六德也。今曰:累言之者,谓法之不已也。”仪是发语词。(请参考王引之《经释词》卷五)《说文》:“式,法也。”式刑都是效法的意思。《左传》昭公六年引《汉书·刑法志》引,“典”都作“德”,据此典应该读做德。

④王引之说:“伊,发语词也。”(《经传释词》卷三)“《尔雅》曰:‘嘏,大也。’”(《经义述闻》)陈奂:“伊,发语词。嘏与假同。嘏,大也。王肃云:‘善用法文王之常道,日谋四方。维天乃大文王之德,既祐助而歆飨之。’案王说是也。”

⑤朱熹:“则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与文王所以降鉴之意乎?”

⑥吴闿生:“通篇注意在末三句,所以戒成王也。”

二、武

辉煌呵，周武王！
无人可比你的伟烈

美好呵，周文王！
开启了子孙后代的基业

武王继承文王事业
战胜殷商制止了屠杀
成就了你的功业！

武

於皇！武王！①
无竞维烈。②

允文！文王，③
克开厥后。

嗣武受之，④
胜殷遏刘，⑤
耆定尔功。⑥

[题解]

《诗序》："《武》，奏《大武》也。"《笺》："《大武》，周公作乐所为舞也。"《疏》："《武》诗者，奏《大武》之乐歌也。谓周公摄政六年之时，象武王伐纣之事，作大武之乐既成，而于庙奏之，诗人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鲁说》："《武》一章七句，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乐之所歌也。"《齐》、《韩》当同。

这是周代舞乐《大武》的第二章，歌颂武王伐纣取得胜利的乐歌。

[注释]

①於是赞欢的声音。陈奂："於，叹词。皇，美也。"皇读做煌，《小雅·皇皇者华篇》："皇皇者华。"毛传："皇皇，煌煌也。"《采芑篇》："朱芾斯皇。"郑笺："皇，煌煌也。"《文选·闲居赋》李善注引《苍颉篇》："煌煌光明也。"据此，皇是光明的意思。

②《尔雅·释诂》："烈，光也。"毛传："烈，业也。"

郑玄："无疆乎其克商之功业。"

③严粲："信乎文王有文德，以开其后人之基绪矣。"

④郑玄:"嗣子武王受文王之业。"

⑤郑笺:"遏,止也。"毛传:"刘,杀也。"遏刘就是制止杀人。传说商纣暴虐滥杀,故言武王战胜了殷国,救民于水火,制止了随便杀人。马瑞辰:"按《尔雅·释诂》:灭,绝也。虞翻《易》注:遏,绝也。是遏、灭二字同义。"马说又谓:"胜殷遏刘,谓胜殷而灭杀之",则甚谬。

毛传:"刘,杀也。"

⑥毛传:"耆,致也。"戴震:"按尔犹此也。"严粲:"然后致定其功。"最后三句勉励成王。

三、赉

文王曾经付出辛劳
我承受他的事业
颁布政令连续不断
我祖使天下安定
让周朝的天命
永远不断绝！

赉

文王既勤止，①
我应受之。②
敷时绎思，③
我徂维求定。④
时周之命，⑤
於绎思！⑥

[题解]

《诗序》："《赉》，大封于庙也。赉，予也，言所以锡予善人也。"《笺》："大封，武王伐纣时封诸侯有功者。"《疏》："《赉》诗者，大封于庙之乐歌也。谓武王既伐纣，于庙中大封有功之臣，以为诸侯，周公成王太平之时，诗人追述其事，而为此歌焉。《经》无赉字，序又说其名篇之意。赉，予也。言所以锡予美德之人，故名篇曰《赉》。"

一说，这是《大武》舞曲的第三章，叙述武王伐纣后，愿与群臣共定天下。

[注释]

①赉，励也，勉励。毛传："勤，劳。"

②陈奂："我，武王也。"应，膺，膺受，承受，继承。《广雅·释言》："应，受也。"古书或用膺字，《楚辞·天问》："鹿何膺之？"王注："膺，受也。"

③姚际恒："敷，布也，施也。时，是也。绎，联续不绝意。思，语辞。布施是政，使之续而不绝，不敢倦而中止也。"

④陈奂："徂，往也，往伐殷也。定，安也。"《说文》："徂，往也。"

何按：徂，祖。维，为。

戴震："谓往克商，求安天下。"

⑤马瑞辰:“按时与承一声之转,古亦通用。《楚策》:‘仰承甘露而用之。’《新序》承作时,是其证也。周受天命,而诸侯受封于庙者,又将受命于周。时周之命,即承周之命也。《般》诗:时周之命同义。此谓诸侯受命于庙,彼谓巡守而诸侯受命于方岳也。”何按:时,持也。这个时字是奉承接受,当读做侍,《说文》:“侍,承也。”《广雅·释言》:“侍,承也。”《说文》:“承,奉也。”而且时和承又是一音的转变。《战国策·楚策》:“仰承甘露而饮之。”《新序·杂事篇》“承”作“时”这是一个证据。《大雅·文王篇》:“有周不显,帝命不时。”《周颂·清庙篇》:“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孟子·滕文公下篇》:“书曰:‘不显哉文王谟!不承哉武王烈!’”《文王篇》的“不时”就是《清庙篇》的“不承”,《孟子》的“不承”。这又是一个证据。由此可见,“时周之命”就是“侍周之命”,就是“承周之命”。是说奉承周朝的命令,接受周朝的命令。

⑥何按:於,永也。绎,继也。思,斯。永继斯,即永不断绝。旧解皆谬,如姚际恒:“於绎思,又重申己与诸侯始终无倦勤之意。”

四、般　　　　般

(班/还)

啊！多么壮阔啊，这个周国！	于皇！时周！①
登上它的高山——	陟其高山，②
大小山岳	嶞山乔岳，③
远水近河	允犹翕河，④
普天之下	敷天之下，⑤
无不包举在我封疆之内	裒时之对，⑥
承奉我大周的天命！	时周之命。⑦

[题解]

《诗序》："《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笺》："《般》，乐也。"《疏》："《般》诗者，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之乐歌也。谓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岳河海之神，神皆享其祭祀，降之福助，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时，诗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经》无般字，序又说其篇名之意，般，乐也。为天下所美乐。"

一说，这是《大武》舞曲的第四章。

[注释]

①《尔雅·释诂》："时，是也。"此句时字就是"这个"。

②陟，登也。

③毛传：嶞山就是矮小的山。郑笺："乔，高也。"岳，山也。

④允借作远。马瑞辰："按《尔雅·释言》：'猷，若也。'猷、犹，古通用。若如之若，又为若顺之若。《尔雅·释言》：'若，顺也。'《广雅·释诂》：'猷，顺也。'是知允犹即允若。允若，即允顺也。河以顺轨而合流。"何按：顺，川也。允犹即远川。

朱熹:“翕河,河善泛滥,今得其性,故翕而不为暴也。”

⑤郑玄:“遍天之下。”

⑥《说文》没有裒字。裒当是包括的意思,是臼衣两字合成。用两手包裹衣服或用两手拿衣服包裹别的东西,都叫做裒。这个时字与“敷时绎思”的时同义。考金文对作树(《颂鼎》、《毛公鼎》)。甲骨文对作树(《龟甲兽骨文字》卷第二十五页,《殷虚书契前编》卷四第三十六页)。像手拿树木栽种于土上。原来对与封同意,国土的疆界叫做封,也叫做对。古人于疆界上常栽种树,做为标志。散盘铭文可证,后代的柳条边也可以说明这个事实。所以封字对字都像手拿树木栽种于土上(对字或省土字)。这是封对两字的最初意思。《大雅·皇矣篇》:“帝作邦作对。”作邦既作封(邦封古字通用,证据从略)。这句是说此帝给下国画分疆界。可见封与对都是疆界的名称。两国都在疆界上栽种木,彼此相对,所以对字引申有相对的意思。这里“裒时之对”就是说包括这个时代的疆界,和所谓“率土之滨”一样意思。

⑦时,持也。这句下面齐鲁韩诗有“于绎思”一句,见陆德明《释文》。

五、酌

光荣啊，王师！
你们逐走了黑暗
使天下重见光明
于是天下大吉祥！
光荣地继承大业
矫健的武王士兵们！
有才有能后继有人
统率你们大王的英勇军队！

酌

于铄！王师！[1]
遵养时晦[2]
时纯熙矣[3]
是用大介[4]
我龙受之。[5]
蹻蹻王之造[6]
载用有嗣[7]
实维尔公允师。[8]

[题解]

《诗序》："《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也。"《笺》："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归政成王，乃后祭于庙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疏》："《酌》诗者，告成大武之乐歌也，谓周公摄政六年，象武王之事，作大武之乐既成而告于庙，作者睹其乐成，而思其武功，述之而作此诗焉。"这是美武王能酌时宜之诗。《鲁说》曰："《酌》，告成大武，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之所敬也。"《齐说》曰："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风俗通义》："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斟酌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

一说，这是《大武》舞曲的第五章，叙述武王伐殷获胜之诗。

[注释]

①毛传："铄，美也。"孔颖达："於乎美哉，武王之用师也。"《方言》："宋卫韩郑之间曰铄。"郭注："铄，言光明也。"《文选·景福殿赋》："故其华表则镐镐铄铄。"李注："皆谓光显昭明也。"据此"铄"是光明绚烂的"美"。

②遵,读为逐。驱逐。养、有通。《说文》:有,取也。古文毛传曰:"遵,率。养,取。晦,昧也。"

孔颖达:"率此师以取是暗昧之君,谓诛纣以定天下。《左宣十二年传》晋随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下引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兼弱也。《汋》曰:'于乐王师,遵养时晦。'耆昧也。正引《诗》'遵养时晦'为武经'攻昧'之证,是'养晦',即'攻昧'也。攻昧,谓攻取是昧,《逸周书允文解》曰:'遵养时晦,晦明遂语,于时允武。'孔晁注:'养时晦昧而诛之,使昧者修明,而遂告以言武也。'以'遵养时晦'为'诛晦'。"

③郑笺:"纯,大也。"《尔雅·释诂》:"熙,光也。"

马瑞辰:"按纯熙,谓大光明也。武王既攻取晦昧,于是遂大光明……《尔雅·释诂》:介,善也。大介即大善。大善,犹大祥也。故下即以我龙受之,正谓受此大善耳。"

④介读为吉,用,有也。是有大吉。

⑤郑笺:"龙,宠也。"按龙既借做宠。《国语·楚语》:"其宠大矣。"韦注:"宠,荣也。"据此宠有光荣的意思。

⑥毛传:"蹻蹻,武貌。造为也。"

严粲:"于是蹻蹻然威武,以兴事造业。"

造,当读做曹,造曹古通用,《尚书·大诰》:"予造天役(役借做疫)。《汉书》载王莽《大诰》作"予遭天役"。《吕刑》:"尔造具备。"《史记·周本纪》《集解》徐广曰:"造,一作曹。"这是造曹通用的证据。曹是伙伴的意思,《大雅·公刘篇》:"乃造其曹。"(此造字借做告)毛传:"曹,群也。"《左传》昭公十二年:"周原伯绞虐其舆臣,使曹逃。"杜注:"曹,群也。"《国语·周语》:"民所曹好。"韦注:"曹,群也。"据此伙伴群众都称做曹。这篇时的"造"就是《公刘篇》的"曹",更属明显。那末"王之造"就是"王之曹",就是王的伙伴、王的群众、王的士兵了。这句是赞扬战士。

⑦载,材也。用,能也。严粲:"李氏曰:是用后世嗣续而不绝。"

⑧"李氏曰:其所以传嗣而不绝者,盖能合天下之公,而信于众也……实由尔武王之至公,足以信于众也。"

朱熹:"允,信也。"召公当是指周公召公。允字不可解,我疑惑允当作充,字形相似,因而写错了。充读做统,二字古通用,《礼记·儒行》:"不充诎于富贵。"郑注"充或为统",就是例证。充师既统师,是说统领军队。当时周朝的"王师"大概分做两队,由周公召公分别率领。

六、桓

桓

安定了万邦
屡次得丰年
天命永在
英勇的武王
保卫着他的国土
统有着四方
安定了宗庙
如太阳在天上
上皇监看着我们!

绥万邦。①
娄丰年。②
天命匪解。③
桓桓武王,④
保有厥士,⑤
于以四方,⑥
克定厥家,⑦
于昭于天!⑧
皇以间之。⑨

[题解]

《诗序》:"《桓》,武志也。"《笺》:"类也,祃也,皆师祭也。"《鲁说》曰:"桓,师祭,讲武类祃之所歌也。"《疏》曰:"《桓》诗者,讲武类祃之乐歌也。谓武王将欲伐殷,陈列六军,讲习武事,又为类祭于上帝,为祃祭于所征之地。治兵祭神,然后克纣。至周公至成王太平之时,诗人追述其事,而为此歌焉。"为,祭天。祃,师祭。

这是祀武王祭于明堂之诗。

一说,这是《大武》舞曲的第六章,叙述武王克殷后的太平景象。

[注释]

①孔颖达:"数有丰年,无饥馑之忧。"郑玄注:"绥,安也。"

②娄读做屡,《左传》宣公十二年引正作"屡"。

③解,舍弃离开。严粲:"天命之于周,久而不厌也。"

④《尔雅·释训》:"桓桓,威也。"《广雅·释训》:"桓桓,武也。"桓桓,威武勇敢。

⑤士当为土之讹。严粲:“李氏曰:士与熊罴之士、虎贲之士同。”其说迂曲。

⑥这个“以”字与“有”字同意。(可参考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卷一)于,奄,掩也。广也。

⑦家,宗庙。

⑧昭,明也,太阳。于,如也。

⑨间或作闲,《尔雅·释言》:“闲,间也。”《广雅·释诂》:“闲,间也。”《广雅·释诂》:“监,视也。”《孟子·离娄下篇》:“天使人监夫子。”赵注:“监,视也。”

李黼平:“于以四方,能定其家,盖谓四方民之家也。”

陈奂:“间,代。《尔雅·释诂》文。皇字紧承天字。《文王》、《传》云:皇,天也。于昭于天,皇以间之。言武王之德昭著于天,故天以武王代殷也。《皇矣》序云:“天监代殷莫若周,此其义也。”

天作

天生岐山
太王垦治
太王创业
文王赓续
文王去了
岐山道路今平易
子孙永保持！

天作

天作高山[①]
大王荒之。[②]
彼作矣，[③]
文王康之。[④]
彼徂矣，[⑤]
岐有夷之行。[⑥]
子孙保之！

[题解]

《诗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疏》："《天作》诗者，祀先王先公之乐歌也。谓周公成王之时，祭祀先王先公。诗人以今太平，是先祖之力，故因此祭述其事而作歌焉。"《鲁说》同。《齐》、《韩》当同。

这是一首祭祀岐山的乐歌。岐山，为周之发祥地，太王、王季始迁于此，故祭祀之。

[注释]

①毛传："作，生。"

孔颖达："作者，造立之言，故为生也。"

郑玄："高山，谓岐山也。"

②严粲："治荒为荒，犹治乱为乱也。今谚言开荒，即始辟之意也。"

③郑玄："彼，彼万民也……彼万民居岐邦者，皆筑作宫室以为常居，文王则能安之。"

④陈奂："康，安也。"

⑤王先谦："《韩》说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言百姓归文王者，皆曰：岐有夷道，可归往矣。易道，谓仁义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险阻，而人不难。"

⑥严粲："程子曰：'夷，平也。'曹氏曰：'昔者高山之险阻，今为坦途矣。'"

昊天有成命

昊天上帝有明命
文武二王接受了它
成王不敢贪图安逸
日夜敬承天命不敢松懈
呵,奋发前进!
尽心尽力
于是安定了天下四方

昊天有成命

昊天有成命,①
二后受之。②
成王不敢康,
夙夜基命宥密。③
于缉熙!④
单厥心,⑤
肆其靖之!⑥

[题解]

《诗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疏》:"《昊天有成命》诗者,郊祀天地之乐歌也。谓于南郊祀所感之天神,于北郊祀神州之地祇,佑助周室,文武受其灵命,王有天下,诗人见其郊祀,思此二王,能受天之命,勤行道德,故述之而为此歌焉。"《鲁说》同。《诗集传》:"《国语》叔向引此诗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以此证之,则其为祀成王之诗无疑矣。"

这是一篇祭祀成王的乐歌。

一说,此为周代乐舞《大武》六篇之一。

[注释]

①朱熹:"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

严粲:"曹氏曰:'成则不可风气。'"

②毛传:"二后,文武也。"

③于省吾:"基、其古通……宥、又古通……又、有金文同用。密应读用勉。密、勉双声……夙夜基命宥密,应读作夙夜其命有勉……成王不敢安逸,早夜有勉于其

命。"

何按：于说不确。基，敬也。命，天命。宥，读作莫，密，读作靡。莫靡，不懈也。莫靡即黾密，又作黾勉。乃先周成语，不懈勉力之意。（如《小雅·十月之交》）

④朱熹："于，叹辞。"

严粲："王氏曰：'缉，续也。熙，广也。'李氏曰：'缉熙当为成王。'"

⑤严粲："苏氏曰：'单，尽也。'"何按：殚也。

⑥严粲："今曰：书凡发语肆字，皆训故。"

黄焯《毛诗郑笺平议》："语词之故，多为申上之词，亦多为必然之词。其于词为必然者，于事则为坚固，故古于故、固常通用。"

朱熹："靖，安也。"

赫赫武王

伟大的武功是周朝
世世代代有哲王相承
太王、王季、文王升天
武王受命即位镐京

武王受命即位镐京
先世之德唯所是求
天长日久上合天命
成王得到好的辅佐

成王为天下立法
天下四方奉为楷模
天长日久孝顺祖考
孝顺示范臣民仪则

臣民爱戴天子武王
应当学他顺行祖德
天长日久孝顺祖考
正大光明祖业不折!

正大光明导引后人
踏上祖先所辟之途
啊! 亿年万年
永远享受天赐之福

下 武

下武维周,
世有哲王。[1]
三后在天,[2]
王配于京。[3]

王配于京,
世德作求。[4]
永言配命,[5]
成王之孚。[6]

成王之孚,
下土之式。[7]
永言孝思,[8]
孝思维则。

媚兹一人,
应侯顺德。[9]
永言孝思,
昭哉嗣服。[10]

昭兹来许,[11]
绳其祖武。[12]
于万斯年,
受天之祜。

永远享受天赐之福	受天之祜，
四方诸侯皆来祝贺	四方来贺。
啊！亿年万年	于万斯年，
后继无穷！	不遐有佐！[11]

[题解]

这是一首歌颂武王的诗。

《诗序》："《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天人之功焉。"《笺》："继文者，继文王之王业而成之。昭，明也。"《疏》："经六章，皆言武王益有明智，配先人之道，成其孝思，继嗣祖考之迹，皆是继文能昭先人之功焉。"

[注释]

①毛传："武，继也。"郑玄："下，犹后也。哲，知也。后人能继先祖者，维有周家最大，世世益有明知之王。"

何按：下，赫也，伟大。

②毛传："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

朱熹："在天，既没而精神上与天合也。"

③毛传："王，武王也。"

陈奂："京，大也。"

范处义："是言武王上配三后。"

④严粲："苏氏曰：作，起也……以其于先世之德，能起而求之，善继述也。"

⑤陈奂："永，长。"

黄焯："惟诗中言字本多为语助。"

⑥魏源："盖全诗所颂，主于世德作求。《中庸》曰：无忧者，其维文王乎？父作之，子述之。此诗颂武王亦然，以王后为祖父，以成王为子。圣圣相承，为夏殷未有之盛，成王者，生前徽号，而没因以为谥。"

⑦毛传："式，法也。"

郑玄："王道尚信，则天下以为法，勤行之。"

⑧戴震："按孝思，所思皆本于孝也。长此孝思，遂能所思无非至则。则者，准则之

谓,不越畔,斯适当乎则矣。”

⑨郑玄:“媚,爱。兹,此也。可爱乎武王,能当此顺德,谓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毛传:“应,当。侯,维也。”

陈奂:“侯训维。侯为句中语助,无意义。”

⑩郑玄:“服,事也。”

严粲:“昭昭然能嗣其先世之事也。”

⑪王先谦:“三家兹作哉。”

马瑞辰:“按兹、哉,古同声通用。昭兹,犹言昭哉。《广雅》许、御,并训进。又曰:服、进,行也。是知昭兹来许,犹上章昭哉嗣服也……来,犹后也。后,犹嗣也。来许,犹云后进。”

⑫马瑞辰:“按绳之言承也。绳、承,声近。古通用。”

陈奂:“武,迹……《沔水》、《传》:‘蹟,道也。’《说文》迹、蹟同字。祖迹,祖道也……此亦则其先人之意。”

⑬马瑞辰:“按不遐,即遐不之倒文。凡诗言遐不者,遐,胡一声之转犹云胡不也。《传》、《笺》并训为远,失之。”

朱熹:“遐、何通。佐,助也。盖早岂不有助乎云尔。”

棫朴

一丛丛棫树朴树
砍下作柴燎祭上天
雄纠纠的伯王
臣僚们左右紧跟从

雄纠纠的伯王
左右大臣敬奉玉璋
玉璋尖尖
祝福万事咸宜

在泾水中行舟逆流
让众奴隶一齐划桨
周王出征
六军同随

远望银河浩渺
像玉璋镶嵌长天
愿周王长寿
永久守护周族

琢磨玉璋
配以金玉
我王勤而勉
统帅着四方

棫朴

芃芃棫朴[1]
薪之槱之。[2]
济济辟王，[3]
左右趣之。[4]

济济辟王，
左右奉璋。[5]
奉璋峨峨，[6]
髦士攸宜。[7]

淠彼泾舟，[8]
烝徒楫之。[9]
周王于迈，[10]
六师及之。

倬彼云汉，[11]
为章于天。[12]
周王寿考，
遐不作人。[13]

追琢其章，
金玉其相。[14]
勉勉我王，
纲纪四方。[15]

[题解]

这是歌颂周文王的诗篇。

《诗序》:"《棫朴》,文王能官人也。"一说,这是文王伐崇的誓词。《齐说》曰:"天子每将兴师,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天)子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兴师伐崇。其诗曰:'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济济辟王,左右趣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此郊词也。其下曰:'淠彼泾舟,烝徒楫之。周王于迈,六师及之。'此伐词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以此词者,见文王受命则郊,郊乃伐崇。"

《诗集传》:"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言芃芃棫朴,则薪之槱之矣。济济辟王,则左右趣之矣,盖盛德而人心归附趣之也。"

[注释]

①毛传:"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何按:即蓬蓬。棫,白桵,丛生小木。

王引之:"朴,亦木名。《说文》云:枣也……棫与枣皆丛生之木,故类言之。"

②何按:薪,辛也,析也,动词,斫伐。槱,斫积木柴以备燃烧,用以祭天。毛传:"槱,积也。"严粲:"犹可用之为薪以烹饪,其未干者,又积之以待其干而用之。"

③朱熹:"济济,容貌之美也。"

毛传:"辟,君也。"《笺》:"辟,君也。君王,谓文王也。"

④左右,指文王左右的大臣。趣,趋向。毛传:"趣,趋也。"

朱熹:"盖德盛而人心归附趋向之也。"

⑤马瑞辰:"今按《周官》:典瑞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白虎通义》曰:璋以发兵,何璋半圭,位在南方,阳极而阴始,起兵亦阴也,故以发兵也。是璋古用以发兵。此诗下章言六师及之,则上言奉璋,当是发兵之事。故《传》惟言半圭曰璋,不以为祭祀所用之璋瓒耳。"

⑥毛传:"峨峨,盛壮也。"

严粲:"钱氏曰:'衣冠壮伟之貌。'"

⑦毛传:"髦,俊也。"

严粲:"此俊士之所宜,为言得人也。"

⑧毛传:"淠,舟行貌。"

郑玄:"淠淠然泾水中之舟,顺流而行者,乃众徒船人以楫棹之也。"

⑨郑玄:"烝,众也。"

严粲:"《释文》曰:'楫谓之桡,或谓棹。'……在傍拨水曰棹。"

⑩郑玄:"于,往。迈,行也。及,与也。周王往行,谓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为师。"

⑪陈奂:"《说文》:'倬,箸大也。'"

毛传:"云汉,天河也。"

⑫严粲:"云汉倬然明大,为文章于天,人皆仰之。"

⑬毛传:"遐,远也。"

陈奂:"案此乃不誓,誓也。不盈,盈也之例。遐不作人,远作人也。"

严粲:"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曹氏曰:'作者,鼓舞振动之意也。'"何按:旧说滞碍难通。不,读为孚,保也。(孚/保古字近同。)作,读为族。族人,即国人。

⑭毛传:"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质也。"

陈奂:"上句言章,下句言相。上句言雕琢,下句言金玉,合二句成辞以见兴也。金玉以雕琢而明其质,四方以纲纪而端其本,其理一而已矣。"

何按:相,镶也。

⑮郑玄:"以罔罟喻为政。张之为纲,理之为纪。"

孔颖达:"《说文》:'纲,网弦也。纪,别丝也。'然则纲者,网之大绳。故盘庚云: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是其事也。以举纲能张网之目,故张之为纲也。纪者,虽理丝缕。"

宗庙颂

清 庙	清 庙
啊！肃穆的宗庙	于，穆清庙[①]
庄严的先人之像	肃雍显相[②]
士子们整齐肃立	济济多士[③]
秉承文王之教训	秉文之德[④]
颂扬在天上的神灵	对越在天[⑤]
快速行走进入庙堂	骏奔走在庙[⑥]
行奉献奉受之礼	不显不承[⑦]
上天和我在一起	天与射人斯！[⑧]

[注释]

①于，吁。穆，肃穆。穆有静和美(音通)之义。

②雍，容也。显，献。相，享也。

③济济，即齐齐。

④秉，秉承。德，古音循，训也。

⑤对越，金文成语，对扬，颂扬。

⑥骏，亟也，疾。庙，庙堂。

⑦不，读如丕。奉也。不显，奉献。不承，奉承。

⑧射(yì)《礼纪·大传》引作“无斁于人斯”。

射，当读怿，喜悦，乐也。

雝	雝
喜悦而来	有来雝雝，
到此肃穆	至止肃肃。[1]
看那社宫	相维辟公，[2]
传下天子一代代	天子穆穆。[3]
啊，献上肥大的公牛公羊	於荐广牡，[4]
帮我把祭品全部摆上	相予肆祀。[5]
请吧父皇	假哉皇考！[6]
赐佑于孝子们	绥予孝子。[7]
做聪慧明睿的人	宣哲维人，
能文又能武	文武维后。[8]
祈祷皇天	燕及皇天，
昌盛我的子孙	克昌厥后。[9]
赐我们年寿	绥我眉寿，[10][11]
赏我们幸福吉祥	介以繁祉。
既敬祭我列位父王	既右烈考，
也敬祭我美丽的母亲	亦右文母。[12]

[题解]

《诗序》："《雝》，禘，大祭也。大于四时，而小于祫也。大祖谓大王。"《疏》："《雝》者，禘大祖之乐歌也。谓周公成王太平时，禘祭大祖之庙，诗人以今之太平，由此大

祖,故因其祭述其本而为此歌焉。"《鲁说》同。《韩说》曰:"皆升合食于太祖。"

这是一首祭祀周文王的诗。周为祭时撤馔的乐歌。

[注释]

①郑玄:"雝雝,和也。肃肃,敬也。有是来时雝雝然,既至止而肃肃然者。"

止,之。肃,敬。有,于也。来,指诸侯祭祀而来。雝,悦也,乐也。

②朱熹:"相,助祭也。辟公,诸侯也。"

何按:相,视也。辟公,辟雍,社庙。

③严粲:"王氏曰:穆穆,敬和也……是时天子之容,穆穆然敬而和。"

何按:穆穆,绵绵,不绝。

④陈奂:"於,读如字。"毛传:"广,大也。"

朱熹:"广牡,大牲也。"

⑤相,助。肆,陈列,谓陈列其祭祀之祭品。朱熹:"肆,陈。"郑玄:"又助我陈祭祀之馔。"

⑥朱熹:"假,大。皇考,文王也。"《传》:"假,嘉也。"

《笺》:"(诸侯)来时雝雝然,既至止而肃肃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与诸侯也。天子是时则穆穆然进大牡之牲、百辟与诸侯,又助我陈祭祀之馔,言得天子之欢心。"

⑦陈奂:"绥,读以绥后禄之绥。绥,安也。"何按:绥,顺也。

⑧马瑞辰:"按宣哲与文武对举。二字平列。朱子《集传》训宣为通,哲为知,是也。宣之言显。显,明也。宣哲,犹言明哲也。"

朱熹:"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则尽人之道,文武则备君之德。"

宣哲,犹言明哲。

⑨毛传:"燕,安也。"朱熹:"故能安人以及于天。而克昌其后嗣也。"何按:后,后人。

克,能。昌,昌盛。厥后,其后,指文王的后世子孙,能繁荣昌盛。

⑩⑬绥我眉寿。何按:绥,赐也。眉寿,长寿。眉,无、茫,大地。

⑪介,嘉。繁,福,吉。郑玄:"繁,多也。……又能昌大其子孙,安助之以考寿,与多福禄。"

⑫右,祐,祭。既右烈考,既得文王所保佑。

马瑞辰："按《周礼·大祝》：'以享右祭祀。'郑注：右读为侑。侑劝尸食而拜。此诗右亦当读为侑劝之侑。……且诗以烈考与文母对举，文母为大姒，则烈考为文王无疑。"

郑玄："烈，光也。……光明之考与文德之母。"

文，美。

灵 台

设计建造灵台
一边筹划一边安排
民众立刻行动起来
不多几天竣工完成
灵台建成不久
众多子民赶来

文王登上灵台之园
母鹿见他安然伏卧
母鹿肥美光泽闪耀
白鸟洁净毛羽皓皓

文王进入灵台池沼
满池游鱼欢乐蹦跳
钟架鼓架安置堂中
挂起大鼓挂起大钟

啊！依次地击鼓敲钟
啊！演奏音乐在辟雍
啊！依次地击鼓敲钟
啊！演奏音乐在辟雍

鼍皮大鼓响声冬冬
盲人乐师演奏歌颂

灵 台

经始灵台，[1]
经之营之。[2]
庶民攻之，[3]
不日成之。[4]
经始勿亟，[5]
庶民子来。[6]

王在灵囿，[7]
麀鹿攸伏。[8]
麀鹿濯濯，[9]
白鸟翯翯。[10]

王在灵沼，[11]
於牣鱼跃。[12]
虡业维枞，[13]
贲鼓维镛。[14]

於论钟鼓，[15]
於乐辟雍。[16]

於论钟鼓，
於乐辟雍。
鼍鼓逢逢，[17]
矇瞍奏公。[18]

[题解]

这是一首歌颂周文王兴建灵台的诗。

《诗序》:"《灵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

《笺》:"民者冥也,其见仁道迟,故于是乃附也。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侵象,察气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丰,立灵台。"《春秋传》曰:"公既视朔,遂登灵台以望,而书方物为备故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龟鼍。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孟子·梁惠王》上)

[注释]

①严粲:"经度而始为之,言创建也。苏氏曰:'灵,善也。'《传》曰:'四方而高曰台。'"

何按:经,建也。

马瑞辰:"又按经与基双声。《尔雅·释诂》:'基,台也。'《释言》:'基,经也。'经亦台也……毛《传》于训诂灵台之下,始云:经,度之也。是以度之释下经之营之之经,非释上经始灵台之经也。"

王应麟:"《三辅黄图》:'在长安西北四十里,高二十丈,周四百二十步。'"

②严粲:"朱氏《孟子解》云:经,量度也。营,谋为也。经营,皆图谋之意。"

③毛传:"攻,作也。"何按:攻,通作作,作也。

④严粲:"不日,不多日也。今人言不久为不日。"

⑤郑玄:"亟,争也。"

⑥俞樾:"《史记·律书》曰:子者,滋也。言万物滋于下也。盖古音子与滋同。……《说文·水部》:滋,益也。经始勿亟,庶民滋来,古文孖。同是滋字,古文有从二子者,则子来之为滋来无疑矣。"何按:俞氏说可备一说。俞樾以为:民子即子民之倒语。词也。

⑦马瑞辰:"按《说文》:囿,苑有垣也。一曰养禽兽曰囿。古者囿盖有二,一是田猎之处,一是宴游之所。虽同养禽兽,而地之大小不同……赵岐《孟子》注:雪宫,离宫之名。宫有苑囿台沼之饰,禽兽之乐。所谓囿,皆养禽兽以供玩游也。此诗灵囿与台沼并言,其为玩游之囿无疑。"

⑧严粲:"《释兽》曰:'鹿,牝麀。'王氏曰:'攸伏,则孳乳得其时'……文王游于灵囿,则牝鹿乳其子攸而不动。"

杨树达:"攸,连词,用于主词与动词之间。"

⑨马瑞辰:“按《尔雅·释诂》:‘濯,大也。’《韩诗》:‘濯,美也。’《孟子》赵注:‘兽肥饱则濯濯。’《广雅》:‘濯濯,肥也。’盖本三家诗。肥与美大义并相近。”

⑩毛奇龄:“白鸟,鹤也。翯,古皓字。《说文》谓鸟之白者曰皓。”

朱熹:“皓,洁白貌。”

⑪毛传:“沼,池也。”

⑫毛传:“牣,满也。”

朱熹:“鱼满而跃,言多而得其所也。”

⑬朱熹:“虡,植木以悬钟磬,其横者曰虡。业,栒上大板,刻之捷业如锯齿者也。枞,业上悬钟磬处,以彩色为崇牙,其状枞枞然者也。”

⑭毛传:“贲,大鼓也。镛,大钟也。”

⑮朱熹:“论,伦也,言得其伦理也。”

胡承珙:“於,本古义乌字,不必言音乌。毛于《文王》於昭于天,云:於,叹辞矣,故此不复传。”

段玉裁:“汉以前论字皆读为伦。”

⑯戴震:“《传》:水旋丘如璧曰辟雍,以节观者。……辟雍于经无明文。汉初说礼者规放故事,始援《大雅》《鲁颂》立说,谓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如诚学校重典,不应《周礼》不一及之。……周鼎铭曰:王在辟宫,献工锡章。《左氏春秋》曰:郑伯享王于阙西辟。《史记》曰:丰镐有天子辟池。谯周曰:成王作辟上宫。此单言辟者也。《周颂》曰:于彼西雍。古铭识有曰:王在雍上宫。此单言雍者也。其曰辟上雍上,则以名池名泽,而作宫其上,宫因水为名也。赵岐注《孟子》雪宫,曰离宫之名也。宫有苑囿台池之饰,禽兽之饶,此诗灵台、灵沼、灵囿与辟雍连称,抑亦文王之离宫乎?闲燕则游止肆业于此,不必以为太学。”

马瑞辰:“辟雍,特象其池之形制而名之也,……至以大学、明堂、辟雍,三雝同处,此自汉儒据汉制言之耳。”

⑰朱熹:“鼍似蜥蜴,长丈余,皮可冒鼓。”

马瑞辰:“《释文》:逢,《埤苍》云:鼓声也。瑞辰按:逢逢,皆彭彭之假借。《说文》:‘彭彭,声也。’”

⑱毛传:“有眸子而无见曰矇,无眸子曰瞍。”

马瑞辰:“公、功、工,古同声通用。……此诗奏公,亦谓奏厥成功,此王者所谓功成作乐也。”

閟宫

神秘之宫安祥！
坚实严密
赫赫光明的姜嫄！
她的美德不会消失

上帝保佑她！
没有灾难、没有伤害
满了月数不延迟
就那样生下了后稷

天降给他百福
黍子稷子播满田疃
生长着各种大豆小麦

他福荫天下诸国
帮助人民稼穑
种出稷子、黍子
稻子、黑米

庇荫天下土地
继承大禹业绩
后稷的裔孙
就是太王

閟宫

閟宫有侐！[1]
实实枚枚。[2]
赫赫姜嫄！[3]
其德不回，[4]

上帝是依。[5]
无灾无害，
弥月不迟[6]
是生后稷。

降之百福：
黍稷重穋，[7]
稙稺菽麦。[8]

奄有下国，[9]
俾民稼穑。
有稷有黍，
有稻有秬。[10]

奄有下土，[11]
缵禹之绪。[12]
后稷之孙，
实维大王。

他住在岐山的南方	居岐之阳,
开始削弱殷商	实始翦商。[13]
一直到文王武王	至于文武,
承继着太王的事业	缵大王之绪。
施行上天的讨伐	致天之届,[14]
来到殷商的牧野:	于牧之野:
不动摇不迟误	无贰无虞![15]
上帝面对着你们	上帝临女。
消灭殷商的军旅	敦商之旅,[16]
终于完成了大功	克咸厥功。[17]
成王说:叔父!	王曰叔父,[18]
建立您的长子	建尔元子,[19]
使他封侯在鲁	俾侯于鲁。
大大开辟您的土地	大启尔宇,[20]
作为周室的藩辅	为周室辅。
于是任命鲁公	乃命鲁公,
使他封侯在东	俾侯于东。
赐给他山川、	锡之山川,[21]
田地和属国附庸	土田附庸。
周公的裔孙	周公之孙,
庄公的儿子	庄公之子,
打着交龙之旗来祭祀	龙旂承祀,[22]
六马驾车真威风!	六辔耳耳。[23]
春秋两季不敢松懈,	春秋匪解,[24]

献祭之礼不曾差误：

煌煌上帝！皇祖后稷！
奉献红牛作牺牲
于是祭祀而享用
神降下多福
皇祖周公也降福给你！
秋天献神新品奉尝
夏天在栏中备好
白色红色雄牛

牺尊响锵锵
烧草烹煮大肉块
竹笾木豆陈设大房
演奏喜洋洋的《万舞》
孝顺的嗣孙在奉享

赐您兴旺发达
赐你长寿强壮
长久保有东方！
鲁之国运久而长

不亏损不毁崩
不震荡不翻腾
寿命长远
好像山岳大地

兵车千辆
装饰着红缨、绿绳

享祀不忒：

皇皇后帝！[25]
皇祖后稷！
享以骍牺，[26]
是飨是宜，[27]
降福既多。
周公皇祖，[28]
亦其福女。
秋而载尝，[29]

夏而楅衡。[30]
白牡骍刚，[31]
牺尊将将。[32]
毛炰胾羹，[33]
笾豆大房。[34]

万舞洋洋，[35]
孝孙有庆。[36]
俾尔炽而昌。[37]
俾尔寿而臧。[38]
保彼东方！[39]
鲁邦是常。

不亏不崩，[40]
不震不腾。[41]
三寿作朋，[42]
如冈如陵。
公车千乘，

护卫武士双矛双弓	朱英绿縢,[43]
步兵三万	二矛重弓。
贝壳般头盔顶着缨穗	公徒三万,
一排排行进在征途上!	贝胄朱綅,[44]
	烝徒增增。[45]
迎击北来的戎狄	
痛揍南蛮的荆徐(舒)	戎狄是膺,[46]
所到之处谁人敢阻挡!	荆舒是惩,[47]
	则莫我敢承。[48]
赐您兴旺发达	
赐您长寿富裕	俾尔昌而炽,
使秃发驼背的老人	俾尔寿而富。
虽老犹竞相言事	黄发台背,[49]
	寿胥与试。[50]
使您昌盛强大	
使您耆老而苍艾	俾尔昌而大,
活到万岁千岁	俾尔耆而艾。[51]
长寿没有灾害!	万有千岁,
	眉寿无有害![52]
泰山上积石岩岩,	
是鲁邦的象征	泰山岩岩,
覆盖龟山蒙山	鲁邦所詹:[53]
直到遥远海东	奄有龟蒙,[54]
	遂荒大东。[55]
迎受海上之国	至于海邦,
淮夷也来通使	淮夷来同。[56]
无人敢不顺从	莫不率从,
来向鲁侯进贡	鲁侯之功![57]

保护凫山峄山
包括徐戎旧宅
远方滨海之国
淮夷蛮貊
以及南方远夷
谁敢不服命
谁敢不听从
鲁侯之诏令！

天赐鲁公洪福！
长寿保有鲁国
盘踞于常邑许邑
恢复周公的疆土

鲁侯平安喜乐
享有美妻寿母
礼待大夫士人
国家永享太平

享有多多福祉
秃发生长壮齿

徂徕山上有松
新甫山上有柏
在此斩断丈量
分成八尺一尺

短松作椽长作梁
建成高大的正堂

保有凫绎，[58]
遂荒徐宅，[59]
至于海邦，
淮夷蛮貊。[60]

及彼南夷，
莫不率从，
莫敢不诺，[61]
鲁侯是若！[62]

天锡公纯嘏！[63]
眉寿保鲁。
居常与许，[64]
复周公之宇。[65]

鲁侯燕喜，[66]
令妻寿母。
宜大夫庶士，[67]
邦国是有。

既多受祉，
黄发儿齿！[68]
徂徕之松，[69]
新甫之柏，
是断是度，[70]
是寻是尺。[71]

松桷有舄！[72]
路寝孔硕，[73]

建成巍峨的新庙　　新庙奕奕。[74]

[此诗是奚斯所作:　　奚斯所作;[75]
诗句虽长很动人　　孔曼且硕,[76]
万民读之都顺口!]　　万民是若![77]

[题解]

这是一首赞美鲁公的诗。诗中叙述了周的复兴,鲁的建国和建设宗庙等,据说这首诗是奚斯所作。

成王元前(前1063),周公摄政,封长子伯禽于鲁。鲁邑始在河南鲁山,周公东征平定三监后,迁鲁于曲阜。

《左传》定四年: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治)天下,于周为睦(穆)。分鲁公以大路(旅)之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俦),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氏之虚。"

《诗序》:"《閟宫》,颂僖公能复周公之宇也。"《笺》:"宇,居也。"《疏》:"作《閟宫》诗者,颂美僖公,能复周公之宇,谓复周公之时土地居处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是周公之时,土境特大,异于其余诸侯也。伯禽之后,君德渐衰,邻国侵削,境界狭小,至今僖公有德,更能复之,故作诗以颂之也。"

[注释]

①《传》:"閟,闭也。先妣姜嫄之庙,在周常闭而无事。孟仲子曰:'是禖宫也。'禖,古人求子之祭。也指求子所祭的神。郑玄注《礼记·月令》:"后王以为禖宫嘉祥而立其祠焉,变媒言禖者,神之也。"即后世所谓之"娘娘庙"。"侐,清静也。"

王先谦:"宫与庙通。《释宫》:宫谓之室,室谓之宫。又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

②朱熹:“实实,巩固也。”

毛传:“枚枚,砻密也。”

③郑玄:“赫赫乎显著姜嫄也。”

④陈奂:“《大明》,《传》:‘回,违也。’”回,晦。

⑤朱熹:“依,犹眷顾也。”依,佑也。

⑥郑玄:“弥,终也……终人道十月而生子。不迟晚。”

⑦黍,黍子。稷,谷子。孔颖达:“《七月》,《传》曰:‘后熟曰重,先熟曰穋。’”

严粲:“重字亦作种,穋字亦作种。”

⑧孔颖达:“重穋植穉,生熟早晚之异称耳,非谷名。先种曰稙后种曰穉。当谓先种先熟,后种后熟。”

⑨郑玄:“奄,犹覆也。”

朱熹:“奄有下国,封于邰也。”奄,荫,有,佑。

⑩俾,辅,助。郑玄:“秬,黑黍也。”

⑪严粲:“刘氏曰:奄有下国,《书》言后稷建邦启上。是也。春如是,则民附之,而无此疆尔界矣,故能奄有下土也。《语》言后稷躬稼而有天下。是也。奄有下国,所以原其始。奄有下土,所以要其终。”

⑫毛传:“绪,业也。”

严粲:“钱氏曰:至武王遂能奄有天下,继禹之业。”

⑬马瑞辰:“按翦与践古同音通用。《玉藻》凡有血气之类,弗身践也。郑注:践读作翦。是翦可借作践矣。窃谓践亦可借作翦。此诗翦商,当读为践覆之践。周自不窋窜居戎狄之间,及公刘迁豳,皆近戎狄。至大王迁岐,始内践商家之地。故曰实始翦商。翦商,即践商也……实始翦商,正承上居岐之阳,故知其为践商也。”

⑭孔颖达:“届,极……《释言》又云:极,诛也。然则此极又转为诛。纣为无道,天欲诛之。武王奉行天意,故云致天之届。”

⑮毛传:“虞,误也。”

马瑞辰:“按虞与误古同音通用……《广雅·释诂》:‘虞,欺也。’误亦欺也。无贰无虞,皆无欺误之义。”

⑯马瑞辰:“按《常武》,《笺》:敦当作屯。《文选·甘泉赋》注:敦与屯同。此诗敦亦当读屯。屯,聚也。敦商之旅,犹《商颂》:裒荆之旅。裒亦聚也。盖自聚其师旅为聚,

俘虏适度之士众,亦为屯聚之也。"

⑰马瑞辰:"《方言》:'备、该,咸也。'《广雅》:'备、晐,咸也。'是咸与备可互训……《广雅》:'备,成也。'克咸厥功,犹云克备厥功,亦即克成厥功也。"

⑱毛传:"王,成王也。"

郑玄:"叔父,谓周公也。"

⑲朱熹:"元子,鲁公伯禽也。"

郑玄:"我立女首子,使为君于鲁。"

⑳毛传:"宇,居也。"

郑玄:"大开女居,以为我周家之辅。"

㉑郑玄:"加赐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

朱熹:"附庸,犹属城也。小国不能自达于天子,而附于大国也。"

㉒郑玄:"交龙为旂。承祀,谓视祭事也。"

㉓马瑞辰:"按耳耳即尔尔之假借。《说文》:尔,丽尔。犹靡丽也。单言尔亦为盛。"

㉔严粲:"春秋四时,非有懈怠。献享祭祀,无有差忒。"

㉕郑玄:"皇皇后帝,谓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鲁郊祭天,亦配以君主后稷。"

㉖毛传:"辛,赤。牺,纯也。"

郑玄:"其牲用赤牛纯色。"

享,献也。

㉗马瑞辰:"按宜本祭祀之名。《尔雅·释天》:'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而后出谓之宜。'孙炎注:'宜,求见福佑也。'是也。凡神歆其祀,通谓之宜。……《尔雅》:'宜,事也。'《传》:'宜,宜其事。'"

㉘戴震:"按皇祖周公,倒句以就韵。"

㉙郑玄:"载,始见。秋将尝祭,于夏则养牲,楅衡其牛角,为其触人也。"

陈奂:"衡,古横字。楅衡者,谓以横木逼束之。"

㉚楅衡(古音必杭)。楅,备。衡,牛栏。《说文》:衡,牛触衡大木。段注:"是栏杆之谓。"

㉛马瑞辰:"刚者,犅之假借。《说文》:'犅,特也。'特,牛父也。是冈与犅名异而实同。"刚,犅,特也。特,公牛。

㉜朱熹:"牺尊,画牛于尊腹也。或曰尊作牛形,凿其背以受酒也。"

于省吾:"按近出世土之尊,其体制象物形者,有牺尊、象尊……等。"

陈奂:"《执竞》,《传》云:'将将,集也。'集犹合作也……始祭而合作之将将然也。"

㉝毛,茅。炰,烹烧。毛传:"毛炰,豚也。胾,肉也。羹,大羹胾羹也。"

孔颖达:"毛炰,豚者。《地官》封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故知毛炰是豚,彼注云:烂去其毛而炰之也。胾谓切肉。《曲礼》注云:胾,切肉。是也。大羹胾羹者,以《特牲》士之祭祀,尚有大羹胾羹,故以此羹,兼二羹也。《特牲》注:大羹湆,煮肉汁不和,贵其质也。胾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

㉞孔颖达:"其食器有竹笾木豆,又有大房之俎。"

毛传:"大房,半体之俎也。"

朱熹:"大房,半体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

㉟严粲:"《诗记》以万舞为二舞之总名。"

陈奂《毛诗后笺》:"万舞,有干有羽也。"

㊱孝,孝顺。

㊲炽,旺。昌,大。

㊳孔颖达:"使汝得福炽盛而昌大,使汝年命长寿而臧善。"臧,强。

㊴郑玄:"保,安。常,守也。"

㊵郑玄:"亏、崩,皆谓毁坏也。"

㊶严粲:"曹氏曰:不震,则如地之常静,不腾,则如水之常平。"

㊷王夫之:"三寿者,寿之三等也。《养生经》曰:上寿百二十,中寿百年,下寿八十。三寿作朋者,合并三寿,祝孝孙以无疆之寿也。"

㊸毛传:"朱英,矛饰也。縢,绳也。"

严粲:"公之兵车,有大国千乘之赋矣。每一车上,皆有三人。右人持矛,其矛有朱色之色饰。左人持弓,其弓有绿色之绳縢约之。此朱英绿縢者,是二矛重弓也。必二必重者,备折坏也。"冈,山岳。陵,陆也。

㊹马瑞辰:"按朱綅承贝胄言。段玉裁言毛意谓以朱线缀贝于胄,是也。"

㊺毛传:"增增,众也。"何按:烝徒,征途。增增,层层。排列也。

㊻朱熹:"戎,西戎。狄,北狄。"马瑞辰:"赵注《孟子》曰:'膺,击也。'"

㊼朱熹:"荆,楚之别号。舒,其与国也。"郑玄:"惩,艾也。"

孔颖达:“惩、艾皆创,故为艾也。”

㊽郑玄:“天下莫敢御也。”则,皆。毛传:“承,止也。”

㊾严粲:“曹氏曰:老人发白而更黄,背皱如鲐鱼皮。”

郑玄:“黄发台背,皆寿征也。”何按:台背,即驼背。黄发,荒发,稀发。

㊿郑玄:“胥,相也。”

马瑞辰:“按试犹式也。字通作视。《吕氏春秋》式夷,《汉书·古今人表》作视夷。《广雅》:‘视,比也。’比之言比拟也。寿胥与试,承黄发台背言,犹云寿相与比耳。”胥,相。试,事。

51严粲:“使汝耆寿而且老艾。”

52郑玄:“眉寿,秀眉。亦寿征。”何按:眉寿,无寿,眉,无也。寿无疆。

53王夫之:“毛《传》曰:‘詹,至也。’盖与六日不詹之詹意近。至者,疆界所抵也。”

54《鲁》“奄”作“鄣”。

郑玄:“奄,覆也。”毛传:“龟,山也。蒙山也。”

王应麟:“《郡国志》:‘泰山博县有龟山。’《郡县志》:‘在兖州泗水县东北七十五里。’《地理志》:‘蒙山在泰山蒙阴县西南’。”龟,山名,在今山东新泰县西南。蒙,山名,在山东蒙阴县南。

55毛传:“荒,有也。”《韩诗》曰:“荒,至也。”

郑玄:“大东,极东。海邦,近海之国也。”何按:至,致也。同,通也。

56同,盟也。来同,来受其盟以朝我也。马瑞辰:“按《说文》:‘同,会合也。’朝与会同,对文则异,散文则通。诸侯朝见天子曰同,小国会朝大国亦曰同……来,语词。”至,致。同,通。

57严粲:“莫不相率而顺从。”率,顺。功,贡。

58毛传:“凫,山也。绎,山也。”

王先谦:“《鲁》绎作峄。”

王应麟:“《郡县志》:‘凫山在兖州邹县东南三十八里。峄山一名邹山,在邹县南二十二里’。”凫,凫山,在山东邹县西地。绎,又作峄,山名,在邹县东南。

59毛传:“宅,居也。”

严粲:“曹氏曰:禹贡徐州之地,而鲁宅之,故曰徐宅。”徐宅,即徐国。在今安徽泗县北。

⑥⓪严粲："若淮夷也，南夷之蛮也，东夷之貊也，又及彼南方之夷荆楚也。"蛮貊，对南方或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

⑥①郑玄："诺，应辞也。"

⑥②毛传："若，顺也。"

严粲："唯鲁侯僖公之是顺。"

⑥③郑玄："纯，大也。受福曰嘏。"锡，赐。纯，敦，嘏，祥，福。

⑥④毛传："常、许，鲁南鄙、西鄙。"常，地名。《国语·齐语》、《左传·庄公九年》，"常"均作"堂"，其地在今山东蒙阴西北。许，即许田。其地在今山东临沂县西北。

郑玄："许，许田也。鲁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尝，在薛之旁。"

⑥⑤陈奂："《绵》，《传》云：'宇，居也。'"

严粲："以复周公之故居。"复，恢复。宇，疆宇，土地。按常与许都是周公时的疆域，后"常"被齐国所侵。许被郑国所侵，僖公曾收复这两个失地，故谓"复周公之宇"。

⑥⑥郑玄："燕，燕饮也。令，善也。僖公燕饮于内寝，则善其妻，寿其母，谓为之祝庆也。"　何按：燕，安。

⑥⑦郑玄："与群臣燕，则欲与之相宜，亦祝庆也。是有，犹常有也。"宜，仪。

⑥⑧朱熹："儿齿，齿落更生细者。亦寿征也。"

⑥⑨毛传："徂徕，山也。新甫，山也。"

王应麟："《郡县志》：'徂来山……在兖州乾封县。'……《后魏志》：'鲁郡汶阳县有新甫山。'"徂来，山名。在今山东省泰安县东南。

新甫，山名，在今山东新泰县西北。

⑦⓪度，度量。

⑦①严粲："于是用八尺之寻、十寸之尺以量之。"寻，八尺。尺，一尺。

⑦②毛传："桷，椽也。舄，大貌。"

⑦③毛传："路寝，正寝也。"何按：廊寝。

方玉润："黄氏佐曰：路寝在庙之后，所以藏衣冠。"

郑玄："孔，甚。硕，大也。"

⑦④郑玄："奕奕，姣美也……修旧曰新。新者，姜嫄庙也。"新庙，即閟宫。奕奕，洋洋。

⑦⑤马瑞辰："奚斯所作，当属下孔曼且硕读之，不当属上新庙奕奕读。孔曼且硕，

犹《嵩高》诗,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也。"奚斯,公子奚斯,即鲁大夫公子鲁,此庙由奚斯主持建成。

⑯毛传:"曼,长也。"

⑰马瑞辰:"《尔雅·释诂》:'若,善也。'……此承上奚斯作诗言之,则宜训善,谓善其作是诗也。"

有 瞽

盲乐师呵盲乐师
坐在周邦宗庙中
摆好座子架钟鼓
插上牙板树彩羽

小鼓大鼓加悬鼓
鞉磬虎架列成行
乐器安置好
箫管齐鸣奏

箫钟一齐和鸣
乐声多么洪亮
诸先祖神灵降临听赏

我的贵客都欢乐
久久观赏直到乐终

有 瞽

有瞽有瞽，[1]
在周之庭。[2]
设业设虡，[3]
崇牙树羽。[4]

应田县鼓，[5]
鞉磬柷圉。[6]
既备乃奏，[7]
箫管备举。[8]

喤喤厥声，[9]
肃雝和鸣。
先祖是听，[10]

我客戾止，[11]
永观厥成。[12]

[题解]

这是记述周天子大合乐于宗庙所作的乐歌。

《诗序》："《有瞽》，始作乐而合乎祖先。"《笺》："王者治定制礼，功成作乐。合者，大合诸侯而奏之。"《疏》："《有瞽》诗者，始作乐而合于太祖之乐歌也。谓周公摄制六年，制礼作乐，一代之乐，功成而合诸乐器，于太祖之庙奏之，告神以知善否，诗人述其事而为此歌焉。"

[注释]

①郑玄:"瞽,矇也。以为乐官者,目无所见,于音声审也。"

②庭,庙庭,宗社朝庙。孔颖达:"其作乐者,皆在周之庙庭矣。"

③马瑞辰:"按《说文》:业,大版也。所以饰悬钟鼓,捷业如锯齿,以白画之,象其钼铻相承也。……《尔雅·释器》:大版谓之业,业为悬乐之版……《释名》笋上之版曰业,刻为牙,捷业如锯齿也。"

④马瑞辰:"《尔雅·释诂》:'崇,重也。'崇牙,盖取两层相承之义……正义引皇氏云:崇,重也。谓刻画大版,重叠为牙。是也。"

毛传:"树羽,置羽也。"朱熹:"树羽,置五彩之羽于崇牙之上也。"

⑤毛传:"应,小鞞也。田,大鼓也。县鼓,周鼓也。"

陈奂:"应,应鼓也……《尔雅·释乐》:'小者谓之应',是应为小鼓也。《传》云小鞞,鞞乃鼙之借字……鼙,小鼓也。"

孔颖达:"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县鼓,是周法鼓始在县,故曰县鼓,周鼓。"

⑥朱熹:"鞉磬如鼓而小,有柄,两耳,持其柄摇之,则傍耳还自击。磬,石磬也。柷状如漆桶,又木为之,令左右击以起乐者也。"

吴闿生:"圉,状如伏虎。背有钼铻,以木尺栎之,以止乐者也。"

⑦严粲:"设之备具,乃使瞽人击而奏之也。"

⑧王夫之:"按郭璞《穆天子传》注曰:管如并两笛。郑氏礼注亦云:如笛而小,并两而吹之……盖庄子所谓比竹也。"

⑨严粲:"《执竞》,《传》曰:'喤喤,和也。'"

⑩严粲:"皆恭敬和谐而鸣,不相夺伦。先祖之神,于是降而听之。"

⑪戾,乐。

⑫永,长。观,赏。厥,其。成,乐终。

旱山之麓

远望旱山脚下
榛树楛树密集
有美德的君子
美德必有好命

洗净那玉盏
黄酒流动杯中
有美德的君子
福禄将降临

苍鹰高飞冲天
游鱼跃在深渊
有美德的君子
怎能不为人之典范?

清醇美酒已斟满
红色公牛已备好
献上礼品举行祭祀
请神赐我们以洪福

砍伐柞树棫树
人们将它点燃
有美德的君子

旱 麓

瞻彼旱麓,[1]
榛楛济济。[2]
岂弟君子,[3]
干禄岂弟。[4]

瑟彼玉瓒,[5]
黄流在中。[6]
岂弟君子,
福禄攸降。[7]

鸢飞戾天,[8]
鱼跃于渊。
岂弟君子,
遐不作人?[9]

清酒既载,[10]
骍牡既备。[11]
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12]

瑟彼柞棫,[13]
民所燎矣。[14]
岂弟君子,

天神会保佑他	神所劳矣。[15]
茂密的葛藤	莫莫葛藟,[16]
蔓延着一根根枝条	施于条枚。[17]
有美德的君子	岂弟君子,
追求幸福不走偏路	求福不回。[18]

[题解]

《诗序》:"《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刘之业,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禄焉。"《疏》:"作《旱麓》诗者,言文王受其祖之功业也,又言其祖功业所以有可受者,以此祖之先祖,能世修后稷公刘之功业,谓大王以前先公,皆修此二君之业,以至于大王王季,重以得天之百福所求之禄焉,文王得受其基业,增而广之,以王有天下,故作此诗。"

《诗集传》:"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言旱山之麓,则榛楛济济然矣,岂弟君子,则其干禄也岂弟矣,干禄岂弟,言其干禄之有道。犹曰其争也君子云尔。"

这是一首祭祀先祖的诗篇。

[注释]

①毛传:"旱,山名也。麓,山足也。"王应麟:"《地理志》汉中郡南郑县旱山,沱水所出,东北入汉。"旱,山名。在今陕西省中南郑县。麓,山脚。《笺》:"三家诗作旱山之足。"

②朱熹:"榛似栗而小,楛似荆而赤。"楛,木名,陆玑:"楛,其形似荆,而赤盖以蓍。"

毛传:"济济,众多也。"

③朱熹:"岂弟,乐易也。"何按:旧说可疑。君子,或说指周文王。岂,恺,美也。弟,悌,德也。

④毛传:"干,求也。"

姚际恒:"干禄,干天之禄也,犹言求福。"何按:干,甘也。禄,令也,命也,名也。干禄,甘禄,美名。

⑤吴闿生:"瑟,鲜洁貌……玉瓒,圭瓒也。以圭为柄勺,以黄金为饰……黄流,秬

鬯也。酿秬黍为酒，以瓒酌而祼之。”

何按：瑟，洗。瓒，与盏一声之转，盛物之器。一说，玉瓒，以玉圭为柄，柄的一端为勺，祭祀时，盛酒于器皿。

⑥黄流，黄酒。黄流，用香草所酿成的黄色香酒，盛于玉盏之中。《传》：“流，鬯也。”《传疏》：“鬯（chàng），杙，黄流在中，言杙鬯之酒，自勺中流出也。”

⑦朱熹：“攸，所。降，下也。”

⑧孔颖达：“《说文》云：‘鸢，鸷鸟。’”朱熹：“戾，至也。”何按：戾，临。

⑨遐，胡，曷，何也。

⑩王先谦：“《韩》说曰：‘载，设也。’”

⑪骍，红色。牡，公牛。周人尚赤，故以红色公牛为祭。陈奂：“《白虎通义·三正篇》释诗云：言文王之牲用骍，周尚赤也。此是《鲁》诗义，解经骍牡二字。”

朱熹：“备，全具也。”

⑫陈奂：“享，孝也。介景，皆大也。文王当年丰畜硕，以孝祀其先祖，能得大大之福。”

何按：介，降，结（古音 jì）。

⑬何按：瑟，肆也，伐。

⑭严粲：“柞棫瑟然密茂，则民取以为薪而燎之矣。”燎，《释文》云：“燎，《说文》作‘祭’。一云柴，祭天也。

⑮郑玄：“劳，劳来，犹言佑助。”何按：劳，赉也，奖也。

⑯朱熹：“莫莫，盛貌。”

⑰严粲：“延蔓于木之枝干。”何按：施，曳也。

⑱朱熹：“回，邪也。”何按：回，坏也。

何楷：“黄震云：……回，乃入于邪之所自始也。人心初何尝不正不直，一旦祸福在前，计较之念一萌，即为回转……不知一有回转，即入于邪，不可复还。”

庭燎

是深夜几何时候?
夜色还正长
庭中燃起大炬
君子来了
车铃之声锵锵

是深夜几何时候?
夜色还未尽
庭中大炬明亮
君子来了
车铃之声丁当

是深夜几何时候?
夜色已现晨光
庭中大炬闪余辉
君子来了
抬头观看旗帜升起

庭燎

夜如何其?[①]
夜未央,[②]
庭燎之光。[③]
君子至止,[④]
鸾声将将。[⑤]

夜如何其?
夜未艾,[⑥]
庭燎晣晣。[⑦]
君子至止,
鸾声哕哕。[⑧]

夜如何其?
夜乡晨,[⑨]
庭燎有煇。[⑩]
君子至止,
言观其旂。[⑪]

[题解]

这是一首赞美君王勤政早朝的诗。

《诗序》:"《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笺》:"诸侯将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时,问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者,王有鸡人(鸡人,周官名,掌报时以警夜)之官。凡国事为期,则告之以时,王不正其官而问夜早晚。"《列女传》:"宣王尝夜

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姜之不才，使君王失礼而晏朝，以见君王乐色而忘德也，敢请婢子之罪。’宣王曰：‘寡人不德实自生过，非夫人之罪。’遂复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兴之名。”

[注释]

①朱熹：“其，语辞。”

②何按：央，已也。王引之：“夜未央者，夜未已也。《楚辞·离骚》：‘时亦犹其未央。’王注云：‘央，尽也。’《九歌》：‘烂昭昭兮未央。’注云：‘央，已也。’尽亦已也……是古人谓未已为未央也。夜尽则旦，故毛传：央，旦也。”

③陈奂：“庭燎，大烛。大烛别于凡烛谓之燎。燎设于庭，谓之庭燎。《笺》云：‘于庭设大烛。’燕礼，甸人执大烛于庭，是也。”何按：庭燎，大炬。

④君子，指诸侯。西周之称谓：君子，诸侯。公子，诸侯子。公孙，诸侯孙。“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不得称先君。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不得称诸侯。”(《仪礼·丧服传》)止，之。

⑤陈奂：“鸾，古作銮……鸾在镳，故将将为鸾镳声。鸾者，铃也。”

⑥王引之：“予谓艾，亦已也。已、央、艾，一声之转。夜未艾，犹言夜未央耳。襄九年《左传》：‘大劳未艾。’杜注云：艾，息也。宣十二年《传》：‘忧未歇也。’歇、息、艾，皆已也。”

⑦朱熹：“晣晣，小明也。”

⑧朱熹：“哕哕，近而闻其徐行声有节也。”

⑨王引之：“案：晨，谓昧爽时也。乡，犹方也。字亦作晌……夜乡晨，亦谓夜方晨也。凡将明、未明谓之晨，故明亦谓之晨，义相因也。此言庭燎有辉，则晨是未明之时矣。”乡，同向。乡晨，近晓。

⑩毛传：“煇，光也。”煇，同辉。

⑪陈奂：“言，语辞。”《传》：“君子，谓诸侯也。”止，语气词。言，语词。旂，同旗。

农社颂

臣 工

济济的臣子和众工们
小心地奉侍公田
王爷赐予土地
快来栽种锄耨

众多的田保和甲士
现在已到暮春之时
你们还在等待什么
还不快安排轮种的田地

你们要收获大麦小麦
必须顺受天命
光明显赫的上帝
祈祷永远赐我们丰年

命令我的臣民们
先准备好铲和锄
再备好小刀和大镰

臣 工

嗟嗟臣工，[1]
敬尔在公。[2]
王釐尔成，[3]
来咨来茹。

嗟嗟保介，[4]
维莫之春，[5]
亦又何求，[6]
如何新畬。[7]

于皇来牟，[8]
将受厥明。[9]
明昭上帝，
迄用康年。[10]

命我众人，
庤乃钱镈，[11]
奄观铚艾。[12]

[题解]

《周颂》中的《臣工》，本是抒写周王视察农事的诗。

《诗序》说："《臣工》，诸侯助祭，遣于庙也。"三家诗亦同此说，但与诗义不合。

《诗序》："《臣工》，诸侯助祭，遣于庙也。"《疏》："《臣工》诗者，遣于庙之乐歌也。

谓周公成王之时，诸侯以礼春朝，因助天子之祭，事毕将归，天子戒敕而遣之于庙，诗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鲁说》同。

这是一首天子藉田之诗。所谓"藉田"，是天子或者诸侯重视农业的一种表示，或谓古礼，藉田，是天子诸侯借用民力，耕种他们所据为己有的田地。周时藉田天子千亩，诸侯百亩，每逢春耕之前，由天子或诸侯亲至田亩执耒耜在田上三推或一拨，称为藉礼，然后举行宴会，叫做劳酒。这篇《臣工》和下篇《噫嘻》，都是在宴会上告诫农官或农人的诗。或认为这两篇是一篇，后人分为二篇。

[注释]

①朱熹："嗟嗟，重叹以深敕之也。"何按：嗟嗟，济济，多貌。臣工，即司工，后世之司空也。

马瑞辰："臣工二字平列，犹官府之比。工与官双声，故官通借作工。《小尔雅》：'工，官也。'……臣工，盖通指诸侯卿大夫言之。"

②严粲："朱氏曰，在公，凡公家之事也。"何按：公，公田。

③马瑞辰："按王与往，古同声通用。釐当为禧之假借。《尔雅·释诂》：禧，告也。《说文》：'禧，礼告也。'王釐，犹言往告也。禧借作釐。犹《尔雅》禧、福，《汉书》多借作釐。《春秋》僖公通作釐公也。成、熟一声之转，故古以谷熟为成……王釐尔成，谓往告尔以丰成也。来者，词之是也。来咨来茹，犹言是咨是茹。"何按：禧，锡也，赐。成，田土。咨，甾，栽也。茹，薅也。

郑玄："咨，谋。茹，度也。"

④陈奂："《吕览》孟春纪，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高诱注云：措，置也。保介，副也……案高注以保介为副……副即天子之副，即下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也。"何按：嗟嗟，济济，多也。保，田保。

介，甲，甲士。

⑤维，已。莫，暮。

⑥亦，伊，你们。

⑦毛传："田二岁曰新，三岁曰畬。"

⑧朱熹："於皇，叹美之辞。来牟，麦也。"何按：来，大麦。牟，小麦。皇，获也。

⑨王引之:"家大人曰:《尔雅》曰:明,成也。暮春之时,麦已将熟,故曰将受厥成。"何按:明,命也。

⑩马瑞辰:"《传》:'康,乐也。'……则康年犹云乐岁矣。迄,至也。至犹致也。迄用康年,犹云用致康年。"何:按迄,祈也。用,永也。

⑪高亨《周颂考释》:"《说文》:'庤,储置屋下也。'……此饬臣工命令庶民,藏其耨器,因暂时不锄田而将割麦也。"何按:庤,侍,备也。毛传:"钱,铫。鎛,槈。"乃,你们。何按:鎛即布。

马瑞辰:"郭注皆古锹锸字……今俗通以插地起土者为铁锹,犹古语也。"

孔颖达:"《释文》云:'鎛,锄类也。'"

⑫马瑞辰:"按《方言》:奄,遽也。陈、颖之间曰'奄遽'者,疾速之意。奄为久,又为遽,义以相反而相成。奄观铚艾,甚言其收获之速,乃所以为劝耳。观与灌,音近而义同。灌为丛聚,即多也……《说文》:铚,获禾短镰也……艾亦之假借。《说文》:又,芟草也。"

何:奄,又。观,看也。

噫嘻

啊！成王
已经降下诏令于你们
率领你们的农夫
播种那些谷物

快用起你们的耒耜
来到三十里的垅头
脱掉上衣耕作
集合一万人成对耕作

噫嘻

噫嘻！成王，①
既昭假尔，②
率时农夫，③
播厥百谷。④

骏发尔私，⑤
终三十里。⑥
亦服尔耕，⑦
十千维耦。⑧

[题解]

《诗序》："《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也。"《笺》："祈犹祷也，求也。月令孟春，祈谷于上帝，夏则龙见而云，是与。"《疏》："《噫嘻》诗者，春夏祈谷于上帝之乐歌也，谓周公成王之时春郊夏雩，以祷求膏雨，而成其谷实，为此祭于上帝，诗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鲁说》曰："《噫嘻》一章八句，春夏祈谷于上帝所歌也。"

《诗集传》："此连上篇亦戒农官之词，昭假尔，犹言格汝众庶，盖成王始置田官，而尝戒命之也。"

说见上篇。

[注释]

①郑玄："噫嘻，有所多大之声也。"

胡承珙："考《说文》无嘻字。言部：譆，诵也。然《春秋传》诶诶出出，今《左传》作譆譆出出。是诶、譆字通。"毛《传》云："噫，和者。"《说文》："和，相膺也。"盖以噫为叹，

而嘻和之。

②何按:既,已。昭,诏。假,降。尔,你们。朱熹:"昭,明。假,格也……此连上篇亦戒农官之辞。昭假尔,犹格尔众庶。盖成王始置田官,而尝戒命之也。"

③朱熹:"时,是。"

④郑玄:"播,犹种也。"

⑤郑玄:"骏,疾也。"何按:骏,亟,急,快。

郭沫若:"骏发尔私的私,注家均称为私田,这是所谓增字解经。其实只是指各人所有的家私农具。"何按:郭说是。私,耜也。

⑥毛传:"终三十里,言各极其望也。"何按:终,长也。

⑦郑玄:"亦,大。服,事也。"何按:亦,易。服,服装。尔,而。

⑧朱熹:"盖耕本以二人为耦,今合一川之众为言,故云万人毕出,并力齐心,如合一耦也。"

载芟

斩草除树
耕田松土
千对农夫锄草
走在田埂小路

陪伴家主和父伯
所有的姻亲和族人
所有的劳力和帮佣

午饭吃得真香
那些妇人真美
男子身壮力足
犁锹锋利轻快
开始耕种南亩
播下各类种子

种子颗颗能活
幼苗纷纷出土
早苗生长壮劲
一般苗整整齐齐

耘草频繁细密
果实收获济济
众多粮食堆积

载芟

载芟载柞，[1]
其耕泽泽。[2]
千耦其耘，[3]
徂隰徂畛。[4]

侯主侯伯，[5]
侯亚侯旅，[6]
侯强侯以。[7]

有嗿其馌，[8]
思媚其妇，[9]
有依其士。[10]
有略其耜，[11]
俶载南亩，[12]
播厥百谷。[13]

实函斯活，[14]
驿驿其达。[15]
有厌其杰，[16]
厌厌其苗。[17]

绵绵其麃。[18]
载获济济，[19]
有实其积，[20]

多达千亿万亿	万亿其秭。
用来酿制酒醴	为酒为醴，
奉祭先祖先妣	烝畀祖妣，[21]
各种祭礼交替	以洽百礼。
酒食四溢芳香	有飶其香，[22]
邦国光大昌盛	邦家之光。
酒香伴着椒香	有椒其馨，[23]
老人长寿安康	胡考之宁。[24]
不是只有一代祖先	匪且有且，[25]
不仅是今天才这样	匪今斯今，[26]
但愿万古年年都如此！	振古如兹。[27]

[题解]

这是一首春耕祀农神的乐歌。

《诗序》:"《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笺》:"籍田,甸师氏所掌,王载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亩,诸侯百亩,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谓之籍田。"《疏》:"《载芟》诗者,春籍田而祈社稷之乐歌也。谓周公成王太平之时,王者于春时亲耕籍田,以劝农业,又祈求社稷,使获其年丰岁稔,诗人述其丰熟之事而为此歌焉。"三家同。

[注释]

①郑玄:"载,始也。"

毛传:"除草曰芟,除木曰柞。"何按:《说文》:芟,除草。芟,删义字通。

马瑞辰:"柞又与斫声近而义同。《说文》:斫,斩也。斩,截也。"

②姚际恒:"泽泽,郑氏训解散,若是,则以泽作释,何如依本字,谓方春土脉动,润泽可耕之为得乎?"

③孔颖达:"又二人相对者有千耦之人,其皆耘除此所芟柞草木之根也。"

④朱熹:“隰为田之处也。畛,田畔也。”

陈奂:“古徂、且同声,且、而同义。故且谓之而,徂亦谓之而矣。诗盖以两载字、两徂字、六侯字,皆叠用之为语词。”

⑤毛传:“主,家长也。伯,长子也。”何按:侯,候也,陪伴。

⑥毛传:“亚,仲叔也。旅,子弟也。”何按:亚,姻娅。旅,族也。

⑦郑玄:“彊,有余力者。《周礼》:‘以彊予任民。’以,谓闲民,今时佣赁也。《春秋》之义,能东西之曰以。”何按:以,借为佣。

⑧朱熹:“嗿,众饮食声也。”

郑玄:“馌,馈饷也。”

⑨马瑞辰:“今按《小尔雅》:‘媚,美也。’《说文》:‘娓,顺也。读若媚。’《广雅》:‘媚,好也。’盛与美义近,思媚其妇,亦形容美盛之词。思,语词,犹言有也。”

⑩马瑞辰:“按依、爱以双声为义,依与殷亦双声,古通用。王尚书曰:依之言殷也。马融《易》注:殷,盛也。有依为壮盛之貌。有嗿其馌四语,皆形容之词。”

毛传:“士,子弟也。”

⑪毛传:“略,利也。”

⑫朱熹:“俶,始。载,事也。”

⑬郑玄:“播,犹种也。”

⑭郑玄:“实,种子也。”

王夫之:“函,外所函……谷外之郛壳也。凡藏种者,必暴令极燥,中仁缩小,不充函壳。迨发生之时,播之于地,得土膏水泽之润足,则函内之仁充满其函,而后苗芽愤盈以出于函外。函不实,则不活。故曰实函斯活。”

⑮吴闿生:“驿驿,《韩诗》作绎绎,盛貌。”

郑玄:“达,出地也。”

⑯胡承珙:“案《说文》:‘厌,饱也。’今字作厌。厌本饱足之称。苗之得气足者,先长为傑,故曰有厌。乃气至则众苗齐足,故曰厌厌。”

⑰严粲:“钱氏曰:积叠之貌。苗齐等动摇,厌厌然若积叠之。”

⑱毛传:“麃,耘也。”

孔颖达:“孙炎云:绵绵,言详密也。”

严粲:“既苗,则又绵绵然详密而芸之。不详密,则伤苗也。芸、麃,皆除草也。”

⑲朱熹:“济济,人众貌。”

严粲:“至于成熟,则获刈之,济济然其人之众也。”

⑳郑玄:“有实,实成也。其积之乃万亿、及秭,言得多也。”

严粲:“上言实函斯活,此言有实其积,皆以实为谷实。”

朱熹:“积,露积也。”

㉑郑玄:“烝,进。畀,予。洽,合也。进予祖妣,谓祭先祖先妣也。”

黄焯:“诗三云以洽百礼(《宾之初筵》、《丰年》及此篇)皆言祭祀……下文有飶其香、有椒其馨,正言进祖妣之酒醴。香馨上升,祖妣飨之。而邦家以之有荣光,降福则得年寿与安宁也。”

㉒姚际恒:“飶字从食,只是饭食之类。”

㉓严粲:“《诗故》曰:椒之气烈,故古者谓椒酒,取其香且烈也。”

㉔毛传:“胡,寿也。考,成也。”

严粲:“李氏曰:胡考,老人也。《士冠礼》祝云:‘永享胡考。’”

㉕郑玄:“匪,非也。”

毛传:“且,此也。”

马瑞辰:“按且与此双声,故《传》训且为此。即以且为此字之假借。读从此音,与兹为韵。”

陈奂:“言不期有此,而今适有此也。此者,指上文洽礼获福而言。”

㉖陈奂:“言不始于今,而其见于今也。”

㉗毛传:“振,自也。”

陈奂:“振古即自古,自古犹自昔也。”

良 耜

尖尖的犁头
开耕于南田
播下百种禾谷
种子内藏生机

有人前来看望
手提圆箩方筐
送来黄粱米饭
斗笠草绳缠绕

新犁犁地真快
薅除水旱杂草
杂草全部腐烂
黍子稷子并茂

刷刷割谷收获
谷垛堆积高高
堆高真像城墙
密集真像篦子

打开仓房百间
间间粮食装满
让妻儿贮藏看守
献上一只肥大的公牛

良 耜

畟畟良耜，[1]
俶载南亩。
播厥百谷，
实函斯活。

或来瞻女，[2]
载筐及筥。[3]
其饟伊黍，
其笠伊纠。[4]

其镈斯赵，[5]
以薅荼蓼。[6]
荼蓼朽止，[7]
黍稷茂止。

获之挃挃，[8]
积之栗栗。[9]
其崇如墉，[10]
其比如栉。[11]

以开百室，[12]
百室盈止。[13]
妇子宁止。
杀时犉牡，[14]

一对牛角向上弯弯	有捄其角。[15]
一代承继一代	以似以续,[16]
继承古之先人	续古之人。

[题解]

这是秋收后祀神的乐歌。

《诗序》:"《良耜》,秋报社稷也。"《疏》:"《良耜》诗者,秋报社稷之乐歌也。谓周公成王太平之时,年谷丰稔,以为由社稷之所佑,故于秋物既成,王者乃祭社稷之神,以报生长之功,诗人述其事,而作此歌也。"三家同。

一说,此篇与下篇《丝衣》本为一篇,《诗经》误分为二。

[注释]

①毛传:"畟畟,犹测测也。"俶(shù),始。载,事。谓开始耕作。《鲁说》曰:"畟畟,耜也。"

胡承珙:"凡人深者,必以渐而进。《尔雅》:'深,测也。'《说文》:'测,深所至也。'畟畟测测,皆状农人深耕之貌。"

耜,古代的农具名,类似今之锄。良耜,锋利的农具。畟(cè)畟,喻犁锄入土锋利貌。一说,前进貌。何按,疑畟乃傻之讹,尖锐也。

②郑玄:"瞻,视也。有来视女,谓妇子来馌者也。"

实,指种子。函,含也。谓把种子播在地里,为土所含。

瞻,同赡,供给食物。女,你,指耕在地里的农人。瞻女,谓送饭到地里给你们吃。

③载,装。方筐曰筐,圆筐曰筥,泛指所有盛物的竹器。严粲:"载其方箱及其圆筥,所盛之饟,维是黍也。"

④饟,饷的异体字,指送来的食物。伊,是。其饟伊黍,谓送来的食物为小米高粱。《齐》:"饟"作"饷"。

毛传:"笠,所以御暑雨也。"

姚际恒:"谓以绳纠结于项下也。"笠,斗笠,用以御雨防暑的宽边帽子。纠,三合绳,谓斗笠为三合绳所编织而成。

⑤毛传:"赵,刺也。"何按:赵古音肖,削也。锋利。

孔颖达:"镈是锄头。"何按:镈,布也,方首布。

胡承珙:“《传》训赵为刺者,《淮南·汜论篇》:修戟无刺。注:刺,锋也。盖刺者,锋利之谓,言其鎛刃锋利,故可以薅草耳。”

⑥严粲:“《说文》曰:‘薅,拔田草也。’”

孔颖达:“蓼是秽草。荼亦秽草,非苦菜也……王肃云:荼,陆秽。蓼,水草。然则所由田有原有隰,故并举水陆秽草。”

薅(hāo),除去田中杂草。荼,陆地秽草。蓼,水草。谓除去杂草,以利禾苗之成长。

⑦严粲:“荼、蓼皆秽草,既朽败矣,黍稷乃茂盛矣。”朽,沤腐,使杂草变成肥料以肥田。止,语词。

⑧茂,茂盛。毛传:“挃挃,获声也。”获,割稻。挃(zhì)挃,收割庄稼时所发出的声音。

《鲁说》曰:“挃挃,获也。栗栗,众也。”《齐》、《韩》作“挃之秩秩”。

陈奂:“《释名》作铚铚,云:断禾穗声也。挃挃,声义相近。”

⑨朱熹:“栗栗,积之密也。”栗栗,谷物堆积众多貌。《鲁说》曰:栗栗,众也。

⑩毛传:“墉,城也。”郑玄:“以言积之高大。”

⑪郑玄:“且相比迫也。”比,密集如比。栉,篦子。谓粮食之多,如篦齿一样,一齿一齿互相排比。

严粲:“《说文》:‘栉,梳篦总名。’”

朱熹:“栉,理发器,言密也。”

⑫郑玄:“其已治之,则百家开户纳之。”

⑬朱熹:“盈,满。宁,安也。”

⑭马瑞辰:“《尔雅·释畜》:黑唇犉又。牛七尺为犉……此诗及《无羊》诗:九十其犉,皆当以牛七尺曰犉释之。犉谓牛之大者。犉牡,犹言广牡,广亦大也。”

⑮郑玄:“捄,角貌。”

朱熹:“捄,曲貌。”

胡承珙:“案捄当作觩。《说文》角部作斛,云角貌。”

⑯陈奂:“似读为嗣同。续亦嗣也。传训以似,谓嗣前岁,以续,谓续往事,言嗣续前岁已往之事也。”

《笺》:“于是杀牲报祭社稷,嗣前岁者,后求有半年也。续往事者,复以善人也。续古之人,求有良司穑也。”司穑,古之农官,或谓田畯。社神,即后土。稷神,五谷之神,或谓后稷之类的古人。

丰 年

丰年多收黍稻
粮仓储粮高高
是万是亿难计
可酿美酒香醪
献给先妣先考
配合礼祭诸神
普降恩泽嘉好

丰 年

丰年多黍多稌。①
亦有高廪，②
万亿及秭。③
为酒为醴，④
烝畀祖妣，⑤
以洽百礼，⑥
降福孔皆。⑦

[题解]

《诗序》:“《丰年》,秋冬报也。”《笺》:“报者,谓赏也,烝也(秋季曰赏,冬季曰烝)。”《疏》:“《丰年》诗者,秋冬报之乐歌也。谓周公成王之时,致太平而大丰熟,秋冬赏烝,报祭宗庙,诗人述其事而为此歌焉。”

这是一首秋冬二季在宗庙祭祀祖先的乐歌。

[注释]

①黍,小米。稌(tú),稻。毛传:“稌,稻也。”

②朱熹:“亦,助语辞。”

廪,米仓。严粲:“《释文》曰:‘廪,仓也。’”

③毛传:“数万至万曰亿,数亿至亿曰秭。”

《传》:“数万至万曰亿,数亿至亿曰秭。”状其数量之多,无法胜数。《诗集传》:“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湿而暑,黍稌皆熟,则百谷无不熟矣。”《韩说》曰:“陈谷曰秭。”万亿及秭是形容丰年黍稷之多,故云陈谷曰秭。

④酒,清酒。醴,甜酒。严粲:“曹氏曰:酒正辨三酒之物,惟清酒以供祭祀。郑氏

以谓中山冬酿接夏而成者。又辨五齐之物，惟醴酒最浊，郑谓成汁滓相将，如今之甜酒也。"

⑤烝，献。畀(bì)，给予。祖妣，世代男女祖先。郑玄："烝，进也。畀，予也。"

严粲："《诗记》曰：周以后稷为祖，以姜嫄为妣，然祭祀则无所不在也，故总以祖妣言之。"

⑥洽，备，百礼，所有的礼仪。朱熹："洽，备。皆，遍也……言其收入之多，至于可以供祭祀，备百礼，而神降之福将甚遍也。"

⑦孔，甚。皆，普遍。

既 醉

畅饮美酒已醉
饱受主人恩德
祝愿君子万年
为你降下大福

畅饮美酒已醉
嘉肴非常善美
祝愿君子万年
为你降下光明智慧

明德盛大融融
高明善誉终生
终生显耀美名
颂神祝福相通

颂神祝福何告?
“竹笾、木豆,很美好
群臣、宾客相辅佐
大家佐助很有礼

礼节完美
君子纯孝子孙
孝子不会穷匮
福气赐你族类

既 醉

既醉以酒,①
既饱以德。②
君子万年,
介尔景福。③

既醉以酒,
尔肴既将。④
君子万年,
介尔昭明。⑤

昭明有融,⑥
高朗令终,⑦
令终有俶。⑧
公尸嘉告。⑨

其告维何?⑩
“笾豆静嘉。⑪
朋友攸摄,⑫
摄以威仪。

威仪孔时,⑬
君子有孝子。⑭
孝子不匮,⑮
永锡尔类。⑯

你那族类如何	其类维何?
千家万户团圆	室家之壶。[17]
祝愿君子万年	君子万年,
祖宗永赐幸福	永锡祚胤。[18]
子孙将会如何?	其胤维何?
上天永赐官禄	天被尔禄。[19]
祝愿君子万年	君子万年,
永保奴仆隶属。	景命有仆。[20]
奴仆隶属如何?	其仆维何?
老天赏赐女人	釐尔女士。[21]
老天赏赐女人,	釐尔女士,
生育无数子孙。"	从以孙子。"[22]

[题解]

《诗序》:"《既醉》,大平也。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笺》:"成王祭宗庙,旅酬下遍群臣,至于无算爵,故云醉焉,乃见十伦之义。"《疏》:"作《既醉》诗者,言大平也,谓四方宁静而无事,此者平之大者,故谓大平也。成王之祭宗庙,群臣助之,至于祭末,莫不醉足于酒,厌饱其德,既荷德泽,莫不自修,人皆有士君子行焉。"

这是一首成年礼(冠礼)上的祝福之诗。《诗集传》:"此父兄所以答《行苇》之诗,言享其饮食恩意之厚,而愿其受福如此也。"

一说,系周公戒成王之诗。

[注释]

①毛传:"既者,尽其礼,终其事。"《笺》:"礼谓旅酬之属,事谓惠施先后,及归俎之美。"如以答《行苇》之意而言,则谓"受人恩德"。

②朱熹:"德,恩惠也。"

严粲:"既醉我以酒矣,燕接之间,恩泽充足,既饱我以德矣。无以报上,愿其享万年之寿,而天助尔大福也。"

③郑玄:"介,助。景,大也。"何按:介,加也。

④郑玄:"尔,女也。殽,谓牲体也。"将,浆。

马瑞辰:"将、臧声相近。臧为美,将亦美也。《广雅·释诂》:将,美也。"

⑤郑玄:"昭,光也。"《孔疏》:"天又光大汝成王,与之以昭明之道,谓使之政教常善,永作明君也。"

严粲:"丘氏曰:谓发其智虑也。"

何楷:"谓助发其智虑,小事大事,皆无不明也。"

⑥何楷:"融,《说文》云:炊气上出也。服虔云:高也。……言其明高出,足以照临四方,所谓居上克明也。"

⑦何楷:"下文言高,即有融也。言朗,即昭明也。徐错以月之明为朗。高朗,明之盛也。"高朗,高明,如名声之美。令终,善始善终。朱熹:"令终,善终也。"《笺》:"令,善也。天既予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有高名之誉,而以善告终,是其长也。

⑧毛传:"俶,始也。"

吴闿生:"祝其善始善终。"

⑨陈启源:"公者,君也。天子祭宗庙,以卿为尸。卿出封则为侯伯,侯伯入仕王朝则为卿。皆有君道,故称公尸。"尸,代祖先受祭的人,其祖如为公,则尸为公尸。嘉告,祝福之词,此以后为祝词。

朱熹:"嘉告,以善言造之,谓嘏辞也。"

⑩陈启源:"《笺》云: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 盖此维何,与下三维何语气稍异,故郑特加训释,是问其告之故,非问其告之词也。祭馔既美,助祭又有威仪,克当神明之意,正答以告之故也。"

⑪笾、豆,皆祭器,见前。静嘉,祭器中的食物干净美好。

马瑞辰:"而经典中静、竫、靖,古字多通用。《广雅·释诂》:'靖,善也。'《艺文类聚》引《韩诗》有静家室云:静,善也……静即靖之假借,亦善也。"

⑫朱熹:"朋友,指宾客助祭者。"

陈奂:"《经》言摄,《传》云摄佐,此益其辞以明其义。《诗述闻》云:'摄,即佐也。'"

何按："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训以威仪也。"

⑬郑玄："孔，甚也。时，宜。一说，善。"

马瑞辰："按《广雅·释诂》：'时，善也。'时、善以双声为义。"

⑭马瑞辰："首、二章及五、六章，君子皆指成王，则此章君子有孝子，亦指成王。有者，又也。言君子又为孝子也。"孝子，指主祭人。

⑮陈奂："匮、竭，古声同部。不竭，犹无已也。《礼记·祭统》云：大孝不匮，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又《皇矣》、《传》云：'类，善也。'施无私曰类。此《传》以不匮为不竭，即是博施备物。以类为善，即是勤施无私。博施勤施，其意与下章壸广之意相通。则不匮不类，非有二义也。永，长。赐，予。尔，尔孝子也。言孝子有不竭之善，则祖考之神，长予孝子以善也。"

⑯毛传："匮，竭。类，善也。"《笺》："永，长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极之时，长以与女之族类，谓广大以教导天下也。"

⑰毛传："壸，广也。"

李黼平："《传》意言天锡善道如何乎？使女室家之内，意诚心广，皆有士君子之行也。""壸(kǔn)，广大。"《传疏》："壸，本为宫中巷名，引申之则为广，广之言扩充也。"是谓由家而国以及天下。

⑱陈奂："《尔雅》：'胤、嗣、续，继也。'胤为继，亦为嗣，互相为训。祚当依《释文》作胙。《说文》有胙无祚。肉部，胙，祭福肉也。因之凡福皆曰胙。胙胤，胤胙也。言长予子孙以福禄也。孝子对祖考言，故永锡为祖考长予之。两永锡同。若谓天长予，则失其义矣。下章天被尔禄，才说到天命耳。"何按：胤即裔也。

⑲郑玄："天覆被女以禄位，使临天下。"

⑳陈奂："景命，大命也。"

严粲："李氏曰：'仆，属而不绝也。'"何按：仆，当读为福。

㉑毛传："釐，予也。"

郑玄："女士，女而有士行者。"

㉒郑玄："从，随也。"

朱熹："谓又生贤子孙也。"

行苇

从从芦苇生道边
不要让牛羊践踏
开始含苞长茎
绿叶柔泽茂盛

相亲相爱的兄弟
不论近远都来到
或坐于地
或坐于几案
陈筵设酒席

安排几案踌躇恭敬
主人献酒宾客回敬

洗爵再献受之暂停
两种肉酱献上案中
烧肉烤肉香气腾腾

五脏做嘉肴
又歌又咏诵

雕弓十分强劲
四枝鍭矢匀称

行苇

敦彼行苇,[1]
牛羊勿践履。[2]
方苞方体,[3]
维叶泥泥。[4]

戚戚兄弟,[5]
莫远具尔。[6]
或肆之筵,[7]
或授之几。
肆筵设席。

授几有缉御。[8]
或献或酢,[9]

洗爵奠斝[10]
醓醢以荐,[11]
或燔或炙,

嘉肴脾臄,[12]
或歌或咢。[13]

敦弓既坚,[14]
四鍭既钧,[15]

放矢发发射中	舍矢既均，[16]
中靶多少论座次	序宾以贤。[17]
雕弓弯弯	敦弓既句，[18]
又备上四箭	既挟四鍭。
四箭皆命中	四鍭如树，[19]
谦让而不逞武	序宾以不侮。[20]
周室曾孙是主人	曾孙维主，[21]
清酒浊酒美味醇	酒醴维醹，[22]
酌满大勺	酌以大斗，[23]
祝愿长寿	以祈黄耇。[24]
见秃发驼背	黄耇台背，[25]
要伸手扶助	以引以翼。[26]
祝他们长寿吉祥	寿考维祺，[27]
福上加福！	以介景福。[28]

[题解]

此篇记述贵族之射礼。

《诗序》："《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笺》："九族，自己上至高祖，下至玄孙之亲也。黄，黄发也。耇，冻梨也；乞言，从求善言可以为政者，敦史受之。"《疏》："作《行苇》诗者，言忠诚而笃厚也。言周家积世能为忠诚笃厚之行，其仁恩及于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爱惜，况在于人，爱之必甚，以此仁爱之深，故能内则亲睦九族之亲，外则尊事黄发之耇，以礼尊敬养此老人，就乞善者，可以为政，以成其周之王室之福禄焉。此是成王之时，则美成王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者，欲见先世皆然，非独成王，故即言国家以广之。"

[注释]

①马瑞辰："按苇为丛生之物，故《传》以敦为聚貌。读如团聚之团。敦、团声本相

近,敦彼为形容之词,犹依彼、郁彼之比。"

姚际恒:"行苇当音杭,谓成行列也。"

②陈奂:"履,亦践也。"

③马瑞辰:"按《尔雅》如竹箭曰苞。苇之初生,似竹笋之含苞,故曰方苞。体当读如无以下体之体,谓成茎孔。"

④王先谦:"《韩》作苨。"

马瑞辰:"《传》:叶初生泥泥。瑞辰按《广雅》:苨苨,盛也。泥如苨之假借。"

⑤毛传:"戚戚,内相亲也。"

⑥陈奂:"具,俱也。"

戴震:"按尔,犹此也……尔、是、此三字义通。言无有在远者,皆具集于相亲接,为之设筵授几。"

⑦朱熹:"肆,陈也。"

何楷:"筵,《说文》云:竹席也。引《周礼》主堂以筵。筵一丈。授,《说文》云:'予也。'几,《说文》云:踞几也。象形。徐锴云:人所凭坐也。阮谌云:几长五尺,高广二尺……愚按或按或设,俱以执事之人言,卑幼者,为设筵而已,尊长者,则加之以几。"

⑧郑玄:"缉,犹续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为设重席授几,又有相续代而侍者。"

⑨郑玄:"饮酒于客曰献,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酬客,客受而奠之不举。"

⑩于省吾:"今以出土的商周时代酒器验之,则斝为有柄(把手)、两柱、三足(或四足)圆口之器,用以贮酒。爵为饮酒器,今俗称之为爵杯。以容量计之,则斝大于爵约十余倍。""此诗之爵言洗,斝言奠者,爵为手执之饮器,是说主客在献酢之后,主人再酬客,故言洗。斝为贮酒器,需要用斗以挹注于爵,亦可能置斝于爵之两柱上而直泻之。因为斝器较大,常设于爵侧,故言奠。"

⑪陈奂:"以肉作酱谓之醢。肉酱有汁谓之醓醢,醓即醢之汁。《传》云:以肉曰醓醢,盖举肉,不必言肉汁矣。"

严粲:"有肉酱多汁之醓醢以荐进之。"

⑫吴闿生:"脾,析牛百叶也。胃薄如叶,碎切之,谓之脾。"

毛传:"臄,函也。"严粲:"《说文》:'函,舌也。'又曰:'口里肉也。'"

⑬毛传:"歌者,比于琴瑟也。徒击鼓曰咢。"

⑭毛传："敦弓，画弓也。"

朱熹："敦、雕通。画也。天子雕弓。坚，犹劲也。"何按：敦，劲也。

⑮朱熹："鍭，金镞翦羽矢也。钧，参亭也。谓参分之，一在前，二在后，三订之而平者，前有铁重也。"

陈奂："案矢长三尺，杀一尺，翦羽六寸，刃二寸。刃即箭镝。参亭者，谓一在前，二在后，皆已停均轩轻中也。亭，古停字……参亭，犹参均耳。"

何楷："此既钧，亦谓调均。"

⑯孔颖达："舍，释。俱是放义。故舍之言释，谓既射放矢也……但此说大射，当谓鹄也。"

朱熹："均，皆中也。"

⑰严粲："丘氏曰：'射以中多者为贤。'"

⑱朱熹："谓引满也。"

何按：句，勾也，弯弯。

⑲马瑞辰："按《方言》：'树，植立也。'树之言竖。《广雅·释诂》：竖，立也。射之中质，有如竖立于其上者，故曰如树。"

⑳朱熹："不侮，敬也。或曰：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多中者隽，以不侮为德。"

㉑方玉润："曾孙，主席者之称，不必祭也。如宗子嫡孙之类。"

㉒陈奂："小稷多米曰醴，《韩》以醴为汁滓酒……《说文》：'醹，厚酒也。'"

㉓陈奂："言挹取酒醴，用大勺以注尊中。大斗即大枓。"

杨慎："斗，酒器也。石经作什，象形。"

㉔朱熹："祈，求也。黄耇，老人之称。"

严粲："而求于黄耇之人，谓乞言也。"

㉕王先谦："《鲁》台作鲐。说曰：鲐背耇老。寿也……《释诂》文孔疏引舍人曰：鲐背，老人气衰消瘦，背若鲐鱼也……孙炎曰：黄耇，面冻梨色如浮垢，老人寿征也。孔疏又引《释名》云：九十曰鲐背。皆当本三家诗训。"

㉖严粲："以善道引而导之，翼而辅之，以成其德。"

吴闿生："在前曰引，在旁曰翼。"

㉗毛传："祺，吉也。"

㉘郑玄："介，助也。养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

云汉

仰望那银河
曲折明亮在上天
王说:啊呀!
如今人们犯了什么罪过?
使得上天降下来祸乱
饥馑之灾交替发生

我们并非不祭祀神灵
也未曾吝惜献祭于神灵
圭璧都已用尽
为什么神灵听不到我们的祈盼之声?

旱灾已太甚!
酷暑热气熏蒸
不断举行祭祀
从郊野直到上宫

为祭祀天地献礼埋玉
没有对神不尊敬
后稷不保佑
上帝也不降临
损耗败坏的下土
我宁愿奉献我这一身!

云汉

倬彼云汉,[1]
昭回上天。[2]
王曰於乎,
何辜今之人。[3]
天降丧乱,
饥馑荐臻。[4]

靡神不举,[5]
靡爱斯牲。[6]
圭璧既卒,[7]
宁莫我听。[8]

旱既大甚,
蕴隆虫虫。[9]
不殄禋祀,[10]
自郊徂宫。[11]

上下奠瘗,[12]
靡神不宗。[13]
后稷不克,[14]
上帝不临。[15]
耗斁下土,[16]
宁丁我躬。[17]

译文	原文
旱灾已太甚！	旱既大甚，
已经不能够排除	则不可推。[18]
危殆恐惧	兢兢业业，[19]
像雷霆使人震悸	如霆如雷。
周族的子民	周余黎民，[20]
已没有多少个人还活着	靡有孑遗。[21]
浩浩青天上帝	昊天上帝，
仍不给我们以慰助	则不我遗。[22]
怎能不畏惧	胡不相畏，
先祖之祀将自此断绝！	先祖于摧。[23]
旱灾已太甚！	旱既大甚，
已无法阻挡	则不可沮。[24]
像赫赫的烈焰	赫赫炎炎，[25]
逼得我们没有躲避之所	云我无所。[26]
天生命即将终结	大命近止，[27]
没有谁会被特殊照顾	靡瞻靡顾。
群公先贤之神灵	群公先正，[28]
也不能给我们帮助	则不我助。
父母和先祖之灵	父母先祖，
如何对我们这样忍心？	胡宁忍予。[29]
旱灾已太甚！	旱既大甚，
到处是光秃枯干的山陵、河川	涤涤山川。[30]
旱魔如此作虐	旱魃为虐，[31]
如火焰到处焚烧	如惔如焚。[32]

我心中畏惧酷暑　　我心惮暑，[53]
忧心有如烟火蒸熏　　忧心如熏。[54]

群公先贤诸神　　群公先正，
为何不闻不问！　　则不我闻。[55]
浩浩青天上帝　　昊天上帝，
竟这样让我们困顿？　　宁俾我遯。[56]

旱灾已太甚！　　旱既大甚，
怎样努力才能免除？　　黾勉畏去。[57]
为什么要让旱灾肆虐　　胡宁瘨我以旱，[58]
谁也无法知道原因　　憯不知其故。[59]

祈年的祭祀很早　　祈年孔夙，[60]
四方社神示敢荒怠不敬　　方社不莫，
浩浩青天上帝　　昊天上帝，
为何仍不保佑我们？　　则不我虞。[61]

如此恭敬神明　　敬恭明神，
神灵不该如此的愤怒！　　宜无悔怒。

旱灾已太甚！　　旱既大甚，
人民离散失去纲纪　　散无友纪。[62]
困难呀，众官长庶正　　鞫哉庶正，
辛苦呀，众宗长冢宰　　疚哉冢宰。[63]
从牧马到乐师　　趣马师氏，
从膳夫到王之左右　　膳夫左右。
没有人不焦虑　　靡人不周，[64]
也没有人能制止　　无不能止。[65]

仰望浩浩青天	瞻仰昊天，
是怎样的忧思！	云如何里。[46]
仰望浩浩青天	瞻印昊天，
那闪闪发光的众星	有慧其星。[47]
大夫君子们	大夫君子，
祈请神灵不要怠慢	昭假无赢。[48]
即使天命已近结束	大命近止，
也不要抛弃你们的前功	无弃尔成。[49]
我自身又有什么祈求？	何求为我，
只是怜悯着众人	以戾庶正。[50]
仰望浩浩青天	瞻印昊天，
何时再能赐予我们平安！	曷惠其宁。[51]

[题解]

这是周宣王抗旱救灾及祷雨的诗。

《诗序》："《云汉》，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厉王之烈，内有拨乱之志，遇旱（灾）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复行，百姓见忧，故作是诗也。"《笺》："仍叔，周大夫也。春秋鲁桓公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烈，余也。"

《韩诗》曰："倬彼云汉。"《韩说》曰："宣王遭旱仰天也。"据考证，大旱发生于宣王元年，即公元前 827 年。

[注释]

①陈奂："《棫朴》、《传》云：'倬，大也。'"

郑玄："云汉，谓天河也。"何按：倬，照，视也。

②郑玄："昭，光也。"

毛传："回，转也。"

陈奂:“回训转,读如水流转之转。”

③郑玄:“辜,罪也。……何罪与今时天下之人。”

④毛传:“荐,重。臻,至。”

马瑞辰:“荐臻,犹今言频仍也。”

⑤郑玄:“靡、莫,皆无也。”

陈奂:“不举,不举祭也。《王制》:‘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郑注云:举,犹祭也。”

⑥孔颖达:“神皆用牲祭之,故言靡爱斯牲。遍祈群神,所祭者广。天地五帝,当用特牲。其余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言无所爱于三牲也。”

⑦孔颖达:“礼神之圭器,自有多名,言圭璧为其美称……圭璧少而易竭,故曰既尽。”

⑧戴震:“按宁,乃也,语之转。”

⑨马瑞辰:“按《说文》有蕰无蕴,云:蕰,积也。蕴即蕰之俗字。……蕴隆谓暑气郁积而隆盛。虫虫,则热气熏蒸之状也。……《尔雅·释训》:虫虫,熏也。蟲蟲,即爞爞之省。”

朱熹:“虫虫,热气也。”

⑩陈奂:“殄,绝也。不殄,不绝也。”

⑪陈奂:“自郊徂宫,自郊宫也。徂,语词。……祭法,燔柴于泰坛。宫,犹坛也。……奂谓诗因旱而禋祀郊宫,正是雩上帝之事。故篇中言上帝,言昊天,言昊天上帝,皆谓雩祭也。”

⑫毛传:“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礼,瘗其物。”

孔颖达:“奠谓置之于地,瘗谓埋之于土。礼与物,皆谓为礼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属也。”

⑬毛传:“宗,尊也。”

严粲:“无有神而不尊祀之者。”

⑭林伯桐:“毛意自当言后稷不能救此旱也。”

⑮马瑞辰:“上帝不临,读如《左传》神弗临也之临,谓上帝不临护之也。临字于韵不协,古临通作隆。”

⑯王先谦:“《韩》说曰:‘耗,恶也。’”

郑玄:“斁,败也。”

⑰朱熹:“丁,当也……与其耗斁下土,宁使灾害当我身也。”

⑱朱熹："推，去也。"

⑲毛传："兢兢，恐也。业业，危也。"

⑳郑玄："黎，众也。"

㉑马瑞辰："按《方言》：孑、荩，余也。郭注谓遗余。是孑，亦遗也。孑、遗二字同义。故孟子引其诗但以靡有遗民释之。"

㉒马瑞辰："按遗当读如问遗之遗。《广雅·释诂》：'问遗也。遗，与也。'与人以物谓之问，亦谓之遗……与人相恤问亦谓之遗。此诗则不我遗，犹五章则不我闻，闻当读问。问犹恤问也。"

㉓毛传："摧，至也。"

胡承珙："此胡不相畏，与《雨无正》句正同，言先祖见此旱灾，何不相与畏惧而来至乎？"

顾广誉："凡我先祖何不相与畏而来至救此大旱邪？"

㉔朱熹："沮，止也。"

㉕毛传："赫赫，旱气也。炎炎，热气也。"

㉖马瑞辰："按云为雲字古文。象回转之形。《正月》诗：'昏姻孔云。'《传》：'云，旋也。'云又通员。员之言圆也、运也。回旋运转，有庇荫之象……云我无所，犹云荫我无处耳。" ㉗朱熹："大命近止，死将至也。瞻，仰。顾，望也。"

㉘孔颖达："正者，长也。先世为官之长，又与群公相配，故知是百辟卿士也。"

㉙严粲："何其偏忍于我而不见救。"

㉚涤，严粲："钱氏曰：'洗也。'山无木，川无水，如涤之然。"

㉛毛传："魃，旱神也。"

㉜毛传："惔，燎之也。"

段玉裁："按《韩诗》作炎为善。《说文》炎，燎也。"

㉝郑玄："惮，犹畏也。"

㉞毛传："熏，灼。"

孔颖达："熏、灼，俱焚炙之义。"

㉟陈奂："《诗述闻》云：闻，犹恤问也。与《葛藟》篇，亦莫我闻同。"

㊱马瑞辰："按遯、屯古同声。当读如屯难之屯。又遯、困亦同声。《广雅·释诂》：'困，逃也。'遯义为逃，亦为困……宁、乃声之转。宁俾我遯，犹云乃使我困也。"

㊲孔颖达:“黾勉者,勉力事神,是急于祷请。”

马瑞辰:“按《广雅·释诂》‘畏,恶也。’畏去,谓苦此旱而恶去之也。”

㊳朱熹:“瘨,病。”

严粲:“天何偏病我以旱乎?”

㊴朱熹:“憯,曾也。”

严粲:“不知其何故而致此也。”

㊵郑玄:“我祈丰年甚早,祭四方与社又不晚。”

胡承珙:“此本述平时恭敬明神之事。方即谓四时方祭,社即兼春祈秋报,通一岁之祀事,及时举行,未尝晚矣。”

㊶郑玄:“虞,度也……天曾不度知我心肃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于我。”

㊷马瑞辰:“按《白虎通》:友者,有也。《释诂》:友,有也,相保有也……此诗友即有之假借。散无友纪,谓群臣散无有纪也。”

㊸范处义《诗补传》:“鞫,穷也。庶官之长曰正,则既穷而无所措矣。疚,病也。冢宰之率其属,则既病而不能兴矣。下至趣马之掌马政者,师氏之掌失得者,膳夫之供饮食者,左右之与使令者。”

㊹毛传:“周,救也。”

孔颖达:“无有一人而不周救其百姓困急者。”

㊺马瑞辰:“无当读如何有何亡之亡,有谓富,亡谓贫也。无不能止,言虽周之,而其乏无不能救止也。止即救也。”

㊻王夫之:“按《考工记》:里为式。注里读为已。已,止也。云如何止者,不知旱既太甚之后,作何究竟也。即下文大命近止之深忧也。”

㊼朱熹:“嘒,明貌。”

㊽朱熹:“昭,明。假,至也。”

马瑞辰:“诗盖勉群臣敬恭祀典之意,言诚能昭假于天,其感应之理,必未有赢差者。《广雅》:爽赢并训为过,过即过差。无赢犹言无爽。无爽,犹言无差忒耳。”

㊾严粲:“然未得雨,则死亡将近,不可遂已,而弃其前劳。”

㊿陈奂:“戾,定也……言我今求雨,何戾为我躬?亦欲以定庶正救灾之成功而已。”何按:戾,怜也。庶,诸也。

(51)陈奂:“惠,爱也。宁,安也……天何不爱而安之?”

美德

(抑 / 懿)※

1

令人景仰的威风仪容
确有美德藏寓其中
古人有格言说：
没有一个智者并非愚蠢！
俗人若愚蠢
那并不足怪
而智者若愚蠢
就会为其所累！

2

不与人争竞
四方自然归顺
有巨大美德
边国都来效仿
深谋而发布政令
即使远方也会执行
自身有敬肃审慎的威仪
才能做人民的准绳

抑

1

抑抑威仪，[1]
维德之隅。[2]
人亦有言：
“靡哲不愚。”[3]
庶人之愚，
亦职维疾。[4]
哲人之愚
亦维斯戾。[5]

2

无竞维人，[6]
四方其训之，[7]
有觉德行，[8]
四国顺之。
訏谟定命，
远犹辰告。
敬慎威仪，
维民之则。[9]

3	3
生在当今之世	其在于今，
政治昏迷错乱	兴迷乱于政。[10]
将道德的标准予以颠覆	颠覆厥德，
只知道沉迷于酒色	荒湛于酒。[11]
只知道沉迷而快乐	女虽湛乐从，[12]
却不考虑未来的后事	弗念厥绍。[13]
也不拜求先王	罔敷求先王，[14]
如何行事光明?	克共明刑。[15]
难怪皇天不保佑	肆皇天弗尚，[16]
如此泉水横流	如彼泉流，
别让大家一齐被淹没	无沦胥以亡。[17]

4	4
应该早起晚睡	夙兴夜寐，
清扫门户内外	洒扫庭内，[18]
作人民的表率	维民之章。[19]
修整你的车马	修尔车马，[20]
准备好弓箭、甲胄、兵器	弓矢戎兵；
小心战争即将到来	用戒戎作，
必须遏制远方蛮夷	用逷蛮方。[21]

5	5
教化你的人民	质尔人民，[22]
告诫你的侯臣	谨尔侯度，[23]

时时警惕小心
谨慎发言讲话
严肃你的威仪
处世柔和吉祥
如果白玉之圭有瑕点
那还可以磨光
如果语言中有纰漏
就无法挽救

用戒不虞。[24]
慎尔出话，
敬尔威仪，
无不柔嘉。[25]
白圭之玷，[26]
尚可磨也；
斯言之玷，
不可为也！

6

不要轻易出言
不要说一切随便
并没有人按住我的舌头
但话也不能随意而出
任何语言不可能没有回应
任何德行不可能没有回报
要把爱给予朋友
以及民众和小人
这样你的子孙后代
才永远会被万民拥戴！

无易由言，
无曰苟矣。[27]
莫扪朕舌，
言不可逝矣。[28]
无言不雠，[29]
无德不报。
惠于朋友，
庶民小子。
子孙绳绳，[30]
万民靡不承。[31]

7

你要善待你身边的君子
收敛、柔和你的态度
这会有什么害处？
只要是在你自己家里
就不必担心房子漏雨

视尔友君子，
辑柔尔颜，[32]
不遐有愆？[33]
相在尔室，[34]
尚不愧于屋漏。[35]

不要认为有的事别人不知
你自己就在看着自己
何况神灵不可测度
又怎能逃避得过?

无曰不显,[36]
莫予云觏!
神之格思,[37]
不可度思,
矧可射思![38]

8

应该培育你的美德
使你更强大更美善
慎重你的举止
不要错乱礼仪
不要越轨不要害人
微小之行也不要逃离准则
如果别人赠你以桃子
你就还报别人以李子
即使别人冲撞你
你也要宽容那些小子

辟尔为德,[39]
俾臧俾嘉。[40]
淑慎尔止,[41]
不愆于仪。
不僭不贼,[42]
鲜不为则。
投我以桃,
报之以李。
彼童而角,
实虹小子。[43]

9

坚韧的好木料
可以配上丝弦调成琴瑟
温和谨慎谦恭做人
以美德作为基石
只有明哲的贤人
告诫你以话语
你才可以实行

荏染柔木,[44]
言缗之丝。[45]
温温恭人,
维德之基。
其维哲人,
告之话言,[46]
顺德之行。

对于那些愚蠢的人	其维愚人，
小心他的话会害你	覆谓我僭。[47]
他们往往是别有用心！	民各有心！

10	10
呵呀！小孩子	於乎小子！[48]
你还不知深浅	未知臧否。[49]
如果我不拉住你的手	匪手携之，
一言一行告诫你	言示之事。
当面教诲	匪命面之，
以至对着你的耳朵大声说话	言提其耳。
你也许就听不进	借曰未知，
你还是小孩子	亦既抱子。
迷茫而不充实	民之靡盈，[50]
又有谁不是早学智慧晚成大器？	谁夙知而莫成？[51]

11	11
天日在头上高照	昊天孔昭，
我的生活并不快乐	我生靡乐。
眼看你迷迷糊糊	视尔梦梦，[52]
我心中忧愁不宁	我心惨惨。[53]
我谆谆告诫你	诲尔谆谆，[54]
你却远远漠视我	听我藐藐。[55]
不把我的好话作为教导	匪用为教，
只把它看做笑话	覆用为虐。[56]
而我已是老迈之人！	借曰未知，
	亦聿既耄。[57]

12	12
呵呀！小孩子	於乎小子！
听我告你先王规矩	告尔旧止。⑧
如果你相信我的谋虑	听用我谋，
你不会有大的悔恨	庶无大悔。
时势还正艰难	天方艰难，⑨
只怕国家走向毁灭	曰丧厥国。
那历史教训并不太远	取譬不远，
上天从不违反天道	昊天不忒。⑩
快快回归于美德	回遹其德，⑪
让人民得到吉祥！	俾民大棘。⑫

[题解]

这是一篇师傅告诫王子的讽教诗，或传说是周公对成王的训诫。

《荀子·儒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信周也，履天下之籍。"

《抑》，《国语·楚语》读作《懿》，"抑"与"懿"声近为训。懿，善也。《笺》："自警者，如彼泉流，无沦胥以亡。"我认为"懿"就是"仁"的本语。懿，仁也善也。懿/仁古音通同。孔子言仁皆为懿善之意。

《韩说》曰："卫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计年九十有五，犹使人日诵是诗，而不离于其侧。"《传疏》："(武公)入相于周，断在平王之世，入相而作《宾之初筵》，刺幽王，作《抑》刺厉王，两诗皆作于平王之世，而《序》云刺厉王者，本作诗之意而言，取殷鉴不远之义，因遂附于《荡》篇后，《疏》以为追刺厉王，是矣。"

[注释]

①毛传："抑抑，密也。"

郑玄："人密审于威仪，抑抑然。是其德必严正也。"

②何按：隅，寓也。于省吾："隅乃偶之借字。汉刘熊碑引此诗作惟德之偶。……偶与耦古通用。典籍中训偶耦为匹配者习见。抑抑威仪，惟德之偶。是说审密的威仪，惟德之匹配。德为内容，威仪为德之表达形式，言其表里相称。"

③马瑞辰："《淮南·人间篇》曰：人能由昭昭于冥冥，则几于道矣。引《诗》人亦有言，无哲不愚。即言知者无不能为貌愚耳。"

④郑玄："庶，众也。众人性无知，以愚为主。"

毛传："职，主。"

朱熹："夫众人之愚，盖有禀赋之偏，宜有是疾，不足为怪。"

⑤何按：戾，罪也。马瑞辰："按上言靡哲不愚，言未有哲人而不佯愚者，即所谓大智若愚也。下四句又申言靡哲不愚之义。《广雅》：戾，善也。戾对疾而言，正当训善。诗盖言庶人之愚是真愚，故以愚为疾。哲人以愚成哲，斯以愚为善耳。"

⑥严粲："无竞者，莫强也。"

郑玄："人君为政，无强于得贤人。"

⑦毛传："训，教。"

严粲："以为训也。"

⑧何按：觉，巨也。朱熹："觉，直大也。"

⑨何按：顺，循也。朱熹："讶，大。谟，谋也。大谋，谓不为一身之谋，而有天下之虑也。定，审定不改易也。命，号令也。犹，图也。远谋，谓不为一时之计，而为长久之规也。辰，时。告，戒也。辰告，谓以时播告也。则，法也。"

⑩俞樾："兴与举同义。《广雅·释诂》：'兴，举也。'襄六年《左传》'君举不信群臣乎？'杜注曰：'举，皆也。'举为皆，兴亦得为皆……兴迷乱于政，言皆迷乱于政也。"

⑪何按：湛，沈，沉。马瑞辰："按《管子》：从乐而不反者谓之荒。荒亦乐酒无厌之意。"

⑫马瑞辰："按《说文》：虽，从虫唯声。故虽与唯二字古通用……虽字正当读唯。犹《无逸》云：惟耽乐之从也。"

⑬毛传："绍，继也。"

严粲："独不思念继绍之事乎？"

⑭何按：敷求，拜求。郑玄："罔，无也……无广索先王之道。"

⑮毛传："共，执。刑，法也。"

⑯郑玄:“肆,故今也。”

王引之:“谨案《尔雅》:‘尚,右也。’言皇天不右助之也。”

⑰陈奂:“《释词》云:无,发声。无沦胥以亡,沦胥以亡也。”毛传:“沦,率也。”

郑玄:“胥,皆也。”

⑱严粲:“廷内指宫庭,而字作廷……古字通用。”

⑲何按:维,为。毛传:“章,表也。”

⑳严粲:“故脩治其车马及弓矢戎兵之器,用此以戒备兵事之起。”

朱熹:“戎,兵。作,起。”

㉑郑玄:“逷当作剔。剔,治也。蛮方,蛮,畿之外也……治九州之外不服者。”

㉒王先谦:“《齐》质作诰。《鲁》、《韩》作告。”

陈奂:“质,成。《天保》、《绵》同。成,平也。质、成、平,一义之申……言有平治民人之责者,宜皆谨侯,以戒非度也。”

㉓陈奂:“侯,维也。语词。”

㉔吴闿生:“不虞,谓不测之变。”严粲:“朱氏曰:不亿度而至之祸也。”

㉕郑玄:“柔,安。嘉,善也。”

㉖毛传:“玷,缺也。”

马瑞辰:“玷又通作点……袁宏《三国名臣赞》:如彼白,质无尘玷。玷即为点污之点。三家诗盖有作点训污者。”

㉗郑玄:“由,于也……女无轻易于教令,无曰苟且如此。”

㉘毛传:“扪,持也。”

严粲:“今虽无人执持我舌,然言则往而不追矣。”

俞樾:“《有杕之杜》篇,《释文》引《韩诗》曰:‘逝,及也。’”

㉙朱熹:“雠,答。”

㉚郑玄:“绳绳,戒也。”

㉛严粲:“而万民亦莫不承顺之矣。”

㉜毛传:“辑,和也。”

㉝严粲:“庶几不远有过。”

朱熹:“遐,何通。”

㉞严粲:“朱氏曰:‘相,视也。’”

朱熹:“然视尔独居一室之时,亦当庶几不愧于屋漏,然后可尔。”

㉟毛传:“西北隅谓之屋漏。”

李黼平:“窃谓室中四隅,本皆幽暗,日光漏入,为明几何?《中庸》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引此诗以证其幽暗可知。”

㊱郑玄:“显,明也。”

严粲:“无曰此非显明之处,而莫予见也。”

㊲毛传:“格,至也。”

㊳俞樾:“谨案矧字之意,承上文而进一说也……此射字当如本字。与射策、射覆义同。盖射者期于中,凡射策、射覆者,亦期于中……覆而匿之,人所不知。以意县揣而期其中,此射之意也。诗人此诗,之意谓神之来格,不可揆度,矧可县揣。”

㊴马瑞辰:“按郑注《王制》、《祭统》及《鸿范》、《五行》、《传》注,并曰:辟,明也。《礼运》辟于其义。王尚书谓:即明于其义。今按辟,亦明也。为,当为语助词。辟尔为德,犹云:明尔德也。”

㊵严粲:“尔当使之为臧善,使之为嘉美。”

㊶郑玄:“止,容止也。”

㊷毛传:“僭,差也。”

朱熹:“贼,害。则,法也。”

㊸毛传:“童,羊之无角者也。而角,自用也。”何按:虹,宏,宽大。

㊹陈奂:“《巧言》、《传》云: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

朱熹:“柔木,柔忍之木也。”

㊺陈奂:“《说文》:吴人解衣相被谓之缗。《方言》云:吴越之间,脱衣相被,谓之缗绵。是缗有被义。丝者,八音之琴瑟也。被丝,犹言安弦耳。”

㊻毛传:“话言,古之善言也。”

陈奂:“话,当为诂字之误也。《释文》引《说文》作告之诂言。云:诂,故言也。是陆所见《说文》据《诗》作诂言,可据以订正。”

吴闿生:“诂言,善言也。”

㊼郑玄:“覆,犹反也。”

严粲:“僭,躐也……反谓我言为僭躐。”

吴闿生:“反以我为不信。”

㊽王先谦:"《鲁》、《韩》於乎作呜呼。"

严粲:"於乎音呜呼。《释文》曰:凡於乎二字相连,皆放此。"

㊾郑玄:"臧,犹善也。"

㊿何按:民,氓,盲也。姚际恒:"苏氏曰:靡盈,不足也。人之才性有所不足,独患不知,苟其蚤知,则蚤成;岂有蚤知而晚成之乎?"

51何按:夙,早。莫,暮,晚。

52马瑞辰:"《说文》:梦,不明也……此诗视尔梦梦,对上昊天孔昭。宜从《尔雅》训惛。《传》亦训乱者,孙炎曰:梦梦,昏昏之乱也。则昏与乱义正相近。"

53毛传:"惨惨,忧不乐也。"

54陈奂:"《说文》:谆,告晓之孰也。重言之曰谆谆。"

55马瑞辰:"按藐与邈同。《方言》:邈,离也。郭注:离,谓乖离也。《广雅·释诂》:邈,远也。《释训》又曰:邈邈,远也。离远谓之藐藐……此诗听我藐藐,听我者与我而不相亲,则其言不能入矣。"

56马瑞辰:"按虐之言谑也。《淇奥》诗: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虐即戏谑之过甚也……诗盖言不用其言为教令,反用其言为戏谑耳。"

57毛传:"耄,老也。"严粲:"聿,遂也。将然之辞。"

吕祖谦:"既耄,非谓其老也。犹今人责未更事者曰:既老大矣,甚言之也。"

58俞樾:"《小旻》篇:国虽靡止。《笺》云:止,礼也。旧止之止,亦当训礼。言告尔以旧礼也。"

59李樗:"天方降艰难,以丧国家,取譬之不远也。"

60朱熹:"观天道祸福之不差忒,则知之矣。"

61孔颖达:"反为无常而邪僻其德,贪暴税敛,而使下民资财皆尽,甚大困急。"吴闿生:"回遹,邪辟也。"

62大棘,大吉。

韩奕

巍峨的梁山
是大禹所开拓
要继承他的事业
韩侯承受大命

宣王亲自命令他：
“要继承光荣的先祖们
不要背弃我的使命
日夜不要懈怠
谦恭地恪守职位
我的命令不会改变
要镇御不臣服的异邦
保卫我们的边疆！”

四匹洋洋的大马
真是高头骏马
走过遥远的大路
韩侯前来朝见

奉上大王之圭
入朝见了周王
宣王赏赐韩侯
五彩缤纷的旗帜
彩车簟席放光彩

韩奕

奕奕梁山，
维禹甸之，[1]
有倬其道，[2]
韩侯受命。

王亲命之：
“缵戎祖考。[3]
无废朕命，
夙夜匪懈。
虔共尔位，[4]
朕命不易。[5]
干不庭方。[6]
以佐戎辟。”[7]

四牡奕奕，[8]
孔修且张。
韩侯入觐，[9]
以其介圭，[10]
入觐于王。

王锡韩侯：
淑旂绥章；[11]
簟茀错衡，[12]
玄衮赤衡；[13]

黑色官袍和红靴
金玉雕镂饰马头
浅色虎皮蒙车上
笼头车轭闪金光

韩侯告别了祖社
途中住宿在屠邑
显父为他送行
清酒喝了一百壶
陈设什么佳肴?
清蒸甲鱼和鲜鱼
摆上什么蔬果
有竹笋和香蒲

用什么相赠送?
高大的马和轮车
美好的酒具
诸侯们开怀畅饮

韩侯娶的妻子
是厉王的甥女
是蹶父的养女
韩侯迎娶她
住在蹶父的邑里
百辆马车飞奔
披挂车铃当当
到处显耀荣光
女娣们伴她出嫁
济济如彩云

钩膺镂锡,[14]
鞹鞃浅幭,[15]
鞗革金厄。[16]

韩侯出祖,
出宿于屠。[17]
显父饯之,[18]
清酒百壶。
其肴维何?[19]
包鳖鲜鱼。[20]
其蔌维何?
维笋及蒲。

其赠维何?
乘马路车。[21]
笾豆有且,[22]
侯氏燕胥。[23]

韩侯娶妻,
汾王之甥,[24]
蹶父之子。
韩侯迎止,
于蹶之里。
百两彭彭,[25]
八鸾锵锵,
不显其光![26]
诸娣从之,[27]

韩侯拥着她	祁祁如云。[28]
光彩四射进入宫门	
	韩侯顾之，[29]
蹶父勇武矫健	烂其盈门。
没有一国不服	蹶父孔武，
与韩姞相配合	靡国不到。
哪国也不如韩国	为韩姞相攸，[30]
	莫如韩乐。
欢乐的韩国	孔乐韩土，
河流湖泊遍布	川泽訏訏。[31]
鲂鱼鲔鱼到处有	鲂鱮甫甫，[32]
麀鹿不可胜数	麀鹿噳噳；[33]
	有熊有罴，
有熊也有罴	有猫有虎。[34]
有狸也有虎	
庆贺居住在这里	庆既令居，[35]
韩姞安适而快乐	韩姞燕誉。[36]
	溥彼韩城，[37]
走近那韩城	燕师所完。[38]
是燕国农夫所建	
承受先祖王命	以先祖受命，
治理蛮夷百族	因时百蛮。[39]
大王赐予韩侯	王锡韩侯，
管理追与貊	其追其貊；
直到北国	奄受北国。[40]
	因以其伯。[41]
授予侯爵	
建立城池	实墉实壑，[42]
管理田亩税制	实亩实籍，

赏给韩侯猛兽之皮	献其貔皮，⑬
赤豹和黄罴	赤豹黄罴。

［题解］

这是一首颂诗，歌颂韩侯。描述韩侯朝周，受王册命，与韩姞(姬)结婚之事。

韩侯，今朝鲜韩族之先祖。《左》僖二十四年："邗、晋、应、韩，武之穆也。"韩始封君乃武王之子，成王兄弟。徐中舒以为，韩始封地在松花江、混同江一带，地在东北(《先秦史论稿》第39页)。诗中所言追貊，应指秽陌，"东北之夷"。毛传：追貊，戎狄国也。

［注释］

①毛传："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灾。宣王平大乱，命诸侯。"维，为。

王应麟："李氏曰：梁山恐是方城县相近梁门界上之山……《括地志》方城故城在幽州固安县南十里。"

②有，要。倬，继。黄焯《毛诗郑笺平议》："言宣王之道倬然著明，故能使北国之韩侯入觐受命也。其于下文王亲命之始举宣王者，是于文法倒提，非以此二句就韩侯言。"

黄焯《诗疏平议》："周世所封之韩有二，一为武穆之韩，僖二十四年所谓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其国在今河北省固安县镜。即此诗之韩国。"

③朱熹："缵，继。戎，女也。言王锡命之使继世而为诸侯也。"

何楷："戎之言汝，音之转也。"

④朱熹："虔，敬。"

郑玄："古之恭字或作共。"

⑤何楷："则我今之命汝，缵祖考者，不复改易，仍使为州牧也。"

⑥何按：干，捍也。防御。朱熹："榦，正也。不庭方，不来庭之国也。"辟，边。

⑦郑玄："以佐助女君。女君，王自谓也。"

⑧陈奂："奕奕，四马长大之貌。脩，长。张，大。犹《六月》篇之脩广也。"

⑨陈奂："觐，见。《尔雅·释诂》文。秋见曰觐。因之凡见皆曰觐。"孔，克。修张，修长。

⑩孔颖达："毛于《崧高》，以介圭为所执之瑞，则此言介圭，亦为瑞也。"

⑪毛传："淑，善也。交龙为旂。"

王引之："窃疑绥者，文貌。《荀子·儒效篇》：绥绥兮其有文章也。绥绥即文章之貌，注以为安泰，失之……所画于旂，交龙日月之章，绥然有文，故曰绥章。绥章与淑旂，文正相对也。"

⑫孔颖达："茀者，车之蔽。簟者，席之名。言簟茀正是用席为蔽。"

毛传："错衡，文衡也。"

孔颖达："错置文采，为车之衡。"

⑬孔颖达："以玄为衣，而画以衮龙。足之所履，配以赤色之舄。"

⑭孔颖达："马则有金钩之饰，其膺亦有美饰。又以镂金加于马面之锡。"

毛传："镂锡，有金镂其锡也。"

郑玄："眉上曰锡，刻金饰之，今当卢也。"

孔颖达："当卢者，当马之额卢，在眉眼之上。"

⑮朱熹："鞹，去毛之革也。鞃，轼中也。谓两轼之间横木可凭者，以鞹持之使牢固也。浅，虎皮也。幭，覆轼也。以有毛之皮覆轼上也。"鞹，高。鞃，靴。幭，袜。

⑯郑玄："鞗革，谓辔也。以金为小环，往往缠搤之。"

陈启源："然古人制器尚象，多即以所似之物名之。如毕以星得名，爵以鸟得名，皆是。即此章无衮，乃龙首也。赤舄，舄乃鹊字也。金厄既似厄虫，亦可名厄。"

孔颖达："厄，《释文虫》。郭璞曰：大虫如指，似蚕。韩子云：蚕似蠋。"

林伯桐："盖谓以鞗皮为辔首之革，以金饰其末，如厄虫也。"

⑰毛传："屠，地名也。"

胡承珙："此即汉之杜陵，在周镐京之东南。古字屠杜通。韩侯出宿，自当在此。"

⑱孔颖达："父者，丈夫之称。以有显德，故称显父。广言有美德者，非指一人也。"

⑲陈奂："殽当作肴。《宾之初筵》，《传》：'肴，豆实也。'……豆实有醢有菹，醢谓肉，菹谓菜。《传》云：蔌，菜肴，正对上肴为肉肴而言。"

⑳郑玄："炰鳖，以火熟之也。"

陈启源："《玉篇》云：'炰，火熟之也。'《广韵》云：'炰，烝煮也。'"

李黼平:“鲜当读如斯。《尔雅·释言》:‘斯,离也。’斯析其鱼,即是作脍。”

㉑郑玄:“人君之车曰路车,所乘之马曰乘马。”

㉒郑玄:“且,多貌。”

㉓郑玄:“胥,皆也。诸侯在京师未去者,于显父饯之时,皆来相与燕。”

㉔马瑞辰:“按汾者,坟之假借。故《传》训为大。《传》泛言大王,但以为美称耳。”

姚际恒:“汾王之甥,指韩姞。”

㉕郑玄:“百两,百乘。”

陈奂:“《载驱》,《传》:‘彭彭,多貌。’”

㉖郑玄:“不显,显也。光,犹荣也。”

㉗严粲:“《释文》曰:‘妻之女弟曰娣。’”

㉘毛传:“祁祁,徐靓。如云,言众多也。”

陈奂:“靓与静同。”

㉙严粲:“韩侯回顾而视之,见其鲜明粲烂盈满于蹶父之门也。”

㉚郑玄:“相,视。攸,所见。蹶父甚武建,为王使于天下,国国皆到。为其女韩侯夫人姞氏,视其所居,韩国最乐。”

㉛陈奂:“訏,大也。重言之曰訏訏。”

㉜陈奂:“甫,大也。重言之曰甫甫。”

㉝陈奂:“噳本又作麌。《吉日》,《传》鹿牡曰麀。麌麌,众多也。”

㉞马瑞辰:“猫,盖即今俗称山猫者。”

㉟朱熹:“庆,喜。令,善也。喜其有善居也。燕,安。誉,乐也。”

㊱郑玄:“溥,大。”

㊲姞,姐,姬也。

㊳黄焯:“燕师所完之燕为北燕国。”

陈奂:“《传》训师为众者。燕众,犹云燕人也。……完者,读如缮完葺墙之完也。”

㊴陈奂:“以,犹用也。以先祖受命,言韩侯先祖,亦受命为周侯伯,故用其礼,因以策命韩侯。《传》云:长是蛮服之百国也。以释《经》时百蛮之义。时,是也。长读上声。谓韩侯为百蛮之长。”毛传:“韩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

孔颖达:“四夷之名南蛮北狄。散则可相通。故北狄亦称蛮也。”

㊵毛传:“追、貊,戎狄国也。奄,抚也。”

王应麟："《补传》曰：貊为北方之国，先圣有蛮貊之说。追为北方之国，始见于此。"

㊶朱熹："故锡之追、貊，使为之伯。"

㊷郑玄："实当作寔。赵魏之东，实寔同声。寔，是也。藉，税也。韩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国多灭绝，今复旧职，兴灭国，继绝世，故筑治是城，寔脩是壑，井牧是田亩，收敛是赋税，使如故常。"

㊸孔颖达："《释兽》云：貔，白狐。"

引用参考书目

《毛诗正义》

《玉篇》　顾野王　中华书局

《类篇》　司马光　中华书局

《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　中华书局

《诗本义》　欧阳修　通志堂

《通志》　郑樵　商务印书馆

《毛诗集解》　李樗、黄櫄　通志堂

《诗集传》　朱熹　中华书局

《诗集传名物钞》　许谦　通志堂

《诗解颐》　朱善　通志堂

《诗缉》　严粲　听彝堂藏版

《黄氏日钞》　黄震　芸晖阁重刻本

《诗考》　王应麟　商务印书馆

《诗地理考》　王应麟　照旷阁

《吕氏家塾读诗记》　吕祖谦　商务印书馆

《诗传注疏》　谢枋得　商务印书馆

《诗辨说》　赵悳　商务印书馆

《升庵经说》　杨慎　商务印书馆

《诗经世本古义》　何 楷　鸿宝斋刻本

《诗广传》　王夫之　中华书局

《诗经稗疏》　王夫之　南菁书院

《经义杂记》　臧琳　学海堂

《诗补传》　范处义　通志堂

《毛郑诗考正》　戴震　学海堂

《诗瀋》　范家　相商务印书馆
《广雅疏证》　王念孙　上海古籍
《经传释词》　王引之　中华书局
《经义述闻》　王引之　学海堂
《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　世界书局
《诗经小学》　段玉裁　武进臧氏拜经楼雕
《续诗传鸟名》　毛奇龄　龙威秘书本
《毛诗紬义》　李黼平　学海堂
《诗经通论》　姚际恒　中华书局
《诗经原始》　方玉润　泰东书局
《毛诗补疏》　焦循　学海堂
《尔雅义疏》　郝懿行　学海堂
《毛诗稽古编》　陈启源　学海堂
《研经室集》　阮元　中华书局
《三家诗遗说考》　陈乔枞　南菁书院
《毛诗后笺》　胡承珙　黄山书社
《诗毛氏传疏》　陈奂　南菁书院
《毛诗传笺通释》　马瑞辰　中华书局
《诗古微》　微源　南菁书院
《诗经申义》　吴士模　泽古斋藏版
《毛诗识小》　林伯桐　修本堂遗书本
《经学通论》　皮锡瑞　中华书局
《古书疑义举例》　俞樾　世界书局
《群经平议》　俞樾　南菁书院
《诗三家诗集疏》　王先谦　中华书局
《观堂集林》　王国维　中华书局
《诗经通解》　林义光　民国十九年刻本
《诗经新义》　闻一多　开明书店全集本
《诗经通义》　闻一多　时代文艺出版社

《风诗类钞》	闻一多	开明书店全集本
《诗经诂注》	高亨	中华书局
《诗经注析》	程俊英	中华书局
	蒋见元	
《泽螺居读诗札记》	于省吾	
《泽螺居诗义解结》	于省吾	
《诗义会通》	吴闿生	中华书局
《词诠》	杨树达	中华书局
《毛诗郑笺平议》	黄焯	自印本
《诗疏平议》	黄焯	自印本
《沫若文集》16册	郭沫若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诗经选》	余冠英	人民文学出版社
《训诂丛稿》	郭在贻	上海古籍
《文字训诂论集》	刘又辛	
《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	杨向奎	人民出版社
《西周史》	杨宽	上海人民出版社
《罗音室学术论著》	吴世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文字声韵训诂笔记》	黄侃	上海古籍
《古史考存》	刘节	人民出版社
《王力古汉语词典》	王力	中华书局
《商周史料考证》	丁山	中华书局

何新著作年表

书名	出版社	年代
培根论人生(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诸神的起源(第一版)	三联书店	1985
人生论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何新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注:收入开放丛书·中青年学者文库,本文库何新任主编)		
人性的探索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中外文化知识辞典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中国文化史新论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龙:神话与真相(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谈龙	香港中华书局	1989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Form the Eyes of A chinese Scholar	NEW STAR PUBLISHERS1990	
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东方的复兴(第一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	1991
东方的复兴(第二卷)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2
反思与挑战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巨谜的揭破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爱情与英雄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白皮书,内部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论何新(内部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何新画集	亚洲画廊	1992

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下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培根人生随笔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
为中国声辨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7
危机与反思(上·下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诸神的起源(新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7
致中南海密札	香港·明镜出版社	1997
《新战略论·何新战略思想库》(三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孤独与挑战(第一卷)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8
诸神的起源(日文版)后滕典夫译	日本东京树花舍	1998
(韩文版)洪熹译	韩国东文堂	1990
中华的复兴(韩文版)		1999
龙:神话与真相(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大易通解	澳门出版社	2000
大易新解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思考(第一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思考(第二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艺术分析与美学思辨	时事出版社	2001
何新古经新解(七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培根人生论	国际友谊出版社	2002
培根人生论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美学分析	中国民族摄影出版社	2002
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	时事出版社	2002
世界战略形势的最新观察	时事出版社	2002
论政治国家主义	时事出版社	2003
圣与雄	时事出版社	2003
何新集(第二版)	时事出版社	2003
风·华夏上古情诗	时事出版社	2003
孔子论人生·论语新解	时事出版社	2003
培根人生论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4
谈龙说凤	时事出版社	2004
泛演化逻辑引论	时事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王基建
选题策划：骆彦卿
封面设计：李鸿飞 春晓伟业·朱晓峰

雅与颂

诗经（史诗）新解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ISBN 978-7-80232-055-0

（全套15册）定价：680.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
□□□=□□□□□
□□□□=2007
□□□= 198
□□=198
□□□□=
□□□=161000062532
SS□=11827704
ISBN=7-80232-055-0 / I207.222
□□□=090303010333
□□□=
□□□□□□=□□□.□□ □□ □□-□□□.□□□□□,2007.
□□=□□□